

目 录

彭雪枫在南苑	1
英雄出少年	3
平津学生宣传团在大兴	5
南苑保卫战	7
刘伯昆巧排地道阵	9
威震敌胆	11
联庄会众反收枪	13
毁家纾难的阎墨缘	15
梁金龙义劝四大队	17
打响平南民间抗战第一枪	20
奇袭黄村火车站	22
曹各庄伏击战	24
朱家务偷袭日寇	26
回民支队灭汉奸	28
神勇机智炸铁路	30
金老太匪穴劝抗日	32
赵景安智除汉奸	34
绿林传奇金老太太	36
漂亮的伏击战	39

平南地区的红色电波	41
攻克押堤据点	43
刘秉彦叱咤平南	45
刘伯昆冒死送信	48
前杨各庄陈平反正	50
苇塘边的联络	52
风雨夜袭击押堤据点	54
王福林带头磨洋工	56
朱垌村地下交通站	58
突袭白家务据点	60
化装袭击敌军车	62
集日除掉伪军官	64
智取青云店伪警察局	66
郑河村前袭日寇	69
伏击伪军送粮队	71
东北台前打伏击	73
再城营歼敌	75
王福林临危脱险	77
立威之战	79
平南侦敌	81
辛庄村北夹击战	83
兴隆场成功突围	85
除奸记	87

请君入瓮东芦各庄	89
徐濞智用“激将法”	91
赵建华深入虎穴	92
反收枪斗争	94
化装侦察	96
奔袭长辛店	98
活跃在平南“大洋马”	100
破袭北宁铁路	101
王福林的小老虎班	103
沙窝也能有地道	105
消灭礼贤胡部	107
陈平脱险	109
智过浑河	111
鬼子被歼记	112
破路毁车	113
徐濞只身会匪首	115
张文生献机枪	117
高米店陈平除“鬼”	120
宁死不屈	122
礼贤镇搂草打兔子	124
陈平接受新任务	126
入虎穴礼贤策反	127
西黄村遇敌伪金蝉脱壳	129

里应外合端炮楼	130
顺手牵羊	131
枪案之前	132
杨福增摘掉 " 丧门星 "	134
李聚奎调查黄村事件	136
王福林只身俘敌	139
围城打援	141
战斗在冀中的英勇战士—耿玉亭	143
围歼土匪张滑机儿	145
赵玉春独闯虎穴	148
伏击旧州壮丁队	150
钢筋铁骨的战士	152
永定河堤伏击战	154
浑河双杰	156
刘启才饮弹牺牲	158
巧劫敌军饷	160
夜掏小哑巴儿	162
平大路上打伏击	164
孙恕血洒长堤	166
采育 " 三大队 " 的覆灭	168
吴柳桥细心救战友	170
激战板家窝	172
击毙张俊谦	174

激战河西营	176
再战王凤岗	177

彭雪枫在南苑

彭雪枫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军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他曾在位于团河的育德中学读书，是育德中学走出来的英才。

他出生于1907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1944年9月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他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1922年底，彭雪枫以陆军第十一师官佐子弟的名义由天津到达北京，投入该部官佐子弟育德学校

学校紧张有序、严格生动的半军事化的学习生活，磨炼成彭雪枫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优秀品格。尤其是学校自1923年以来每年举行的“五七”国耻纪念活动和“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教育，更激发着他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以排枪向游行的学生队伍射击造成了数十人伤亡。当日晚，中国共产党召集中央会议，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号召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行为，并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6月1日，上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接着，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至北京，全城立刻沸腾。10日，北京各界召开北京国民大会，20万群众冒雨游行示威20华里，群情激昂，声势浩大，形成了一幅“火热的群众斗争壮丽图景”。

在北京各界支持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斗争中，地处北京南苑的育德中学也积极响应。在北京学联的推动下，育德中学的学生“推出以彭雪枫为代表，向学校提出成立学生会，以推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此项要求，得到校方的同情和支持。于是成立了学生会，一致推选彭雪枫为学生会会长”。学生会成立以后，以雪枫同志为首的具有爱国主义思

想的同学，要求参加北平（京）学生的反帝游行示威，遭到校方拒绝。经过雪枫的多次交涉和斗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同意了他们的“正义要求”。

彭雪枫把同学们分成小组，并曾率领张维翰、牛连文、赵子众、郭英、路庭训、张式哲同学，深入到学校附近的团河村、黄村一带农村，张贴反对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的标语；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揭露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

在所有这些“游行宣传活动”中，雪枫同志带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学校驻地北京南苑团河附近的农民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样，彭雪枫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便脱颖而出并崭露头角，并于这年即1925年6月由共青团北京地委书记唐从周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此，开始了他“出生入死，致力革命二十年”的光辉斗争历程，揭开了他“为革命奋斗，替人民服务”的壮丽篇章。

英雄出少年

周恩庆，字少五，1908年出生在北京市大兴区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他从少年时期即勤奋好学，刻苦攻读。1923年考入北京今是中学。今是中学，它诞生于战争年代，取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句，故取校名为今是中学。办学宗旨是为我党地下组织提供活动基地，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人才。这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潮的熏陶，因而他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深恶痛绝，他暗下决心，要立志读书，寻求民族独立自主之路。1925年夏天开始，他参加了北京进步学生组织的罢课游行。1926年，周恩庆转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当年春，因段祺瑞下令屠杀反帝请愿群众，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被激怒的爱国青年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周恩庆组织进步学生勇敢的冲破校方的阻挠，走在汇文中学队伍的前列，带领同学们走出学校，穿过白桥大街、花市、哈德门，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心声。

中国警察和他们的外国主子惊慌失措，调集了大量人马全副武装的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周恩庆勇敢的面对着皮鞭和枪托，慷慨激昂的发表演讲：

“同胞们，警察兄弟们，你们面对的是你的兄弟姐妹，你们下得去手用你们手里的皮鞭让他们皮开肉绽吗？你们能够狠心用手里的枪托砸在学生们稚嫩的脸上吗？北京在流血，工厂在流血，农村也在流血，地主和资本家无情的榨取你们父母的剩余价值，你的亲人们全年的在田间劳作在工厂里奔波，却改变不了缺衣少吃的的生活，我的弟弟妹妹在挨饿，你的弟弟妹妹也在挨饿，如果你的家有利良田千顷，如果你的家有利织机隆隆，相信你们不会违心的穿上这耻辱的官衣，段祺瑞执政府对外不能挺腰面对，对我们的父老乡亲却可以举起屠刀，我们再也无法在安静的教室里上课，我们要代表父老乡亲们表达诉求，我们要提出自己的抗议，我们要求严惩凶手，我们要求不再流血，我们和平的表达诉求……”慷慨激昂的演讲感动了路人，也感动了维持秩序的军警特宪，他们自觉的放下皮鞭，为学生们维持秩序，使游行队伍顺利的

来到中华门，穿过南池子来到段祺瑞执政府，达到游行目的后沿东四东单回到了学校。

在斗争中，他被同学公认为反帝、反军阀的骨干分子。1927年，该校的党组织吸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平津学生宣传团在大兴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团中央根据党的指示,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寒假,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学生们深入工厂和农村,唤起民众广泛的爱国心,发动群众参与活动,一步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开辟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36年1月,平津学联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约500人。

1936年1月3日,宣传团开始南下。第一团冲破军警包围经过一天行程来到青云店,5日在青云店镇作宣传,他们先个别和群众谈话,再利用聚集的群众召开大会,民众的情绪很高涨,听了沉痛的演讲,有许多人流着眼泪。

这是第一次的宣传,技巧和方式,有许多要点是被宣传员忽略了,晚上大家检讨过去的错误,重新决定将来的计划。

6日下午五时到达礼贤镇,学生们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

7日上午在礼贤镇召开市民大会进行讲演,宣传员流露出沉痛的语句,悲哀的声调,在每一个民众的心上留下了永远不能忘却的印象。在他们的脸上,刻着深恸的表情;他们的热情像火山将要爆发的巨口,市民的代表开始讲演了,他们都是这样说:

“我们以往不知道痛苦的来源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新兴买办阶级的剥削与摧残,亡国的惨痛是我们民众所能忍受的吗?我们为了要活命,我们要同民族的敌人和一切恶势力拼命!斗争!”群众都兴奋起来呼喊,跳跃,伸出他们的拳头在空中挥舞。

宣讲团同时组织成立了儿童团,给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印下一些亡国的惨

状，掀起了有力的呼喊和结队的游行。下午一时在民众热烈的欢送中，学生们离开了礼贤镇向着固安行进。七、八两日，四个团先后抵达固安。

宣传团历时3周，徒步700里，促进了广大群众的觉醒，撒下了抗日的火种。宣传团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和殴打。为了保存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宣传团到高碑店、保定后，返回北平。

这支队伍回到北平以后，1936年2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重新组建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此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成为华北和全国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南苑保卫战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的日本侵略军制造借口,进攻卢沟桥,炮轰宛平县城。中国守军29军37师吉星文团奋起自卫,英勇还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国性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从7月中旬开始,日军以第20师团为主力向北平以南地区进攻。对日军来说,打宛平,不如直接进攻南苑。一旦南苑被攻陷,北平四面完全被围,也就是囊中之物了。

南苑有29军重兵和29军的军部,是守卫北平南边最重要的一个基地,也是29军指挥中枢。

南苑兵营位于现在的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机场内,从清朝以来就是京畿一带训练军队的一个基地,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袁世凯,冯玉祥都曾经把指挥部设在南苑,现在的29军也是这样。

日军把战役重心放到了南苑。宋哲元也判断到日军会进攻南苑,积极调兵防守,由此南苑保卫战就开始了。

此时,驻守南苑的29军共有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和军官教导团三个大队,总兵力约7000左右,统归副军长佟麟阁指挥。在日寇增兵华北、不断进犯的紧急形势下,7月25日,宋哲元命令在河间驻防的132师师长赵登禹增援南苑,并任命赵为南苑指挥。

赵登禹率一个团火速兼程北上,于7月27日拂晓赶至团河。赵率部与守备团河行宫的骑兵营以及行宫内29军福利工厂的百余名负伤官兵,在行宫周围的土山上构筑了工事。27日深夜日军发起进攻,在川岸师团40门重炮的掩护下,日军队首先突击力量相对薄弱的南苑学兵团驻地。日军担任第一线指挥的一木清直所部,率先冲进守军阵地,不料纷纷踏上地雷,伤亡惨重。日军被炸蒙了,嗷嗷乱叫。一木清直所部虽然遭受重创,依然嚎叫着向前猛冲,跃进战壕和迎来的学兵团展开了肉搏战。当佟麟阁率领的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时,一木清直又被从阵地上赶了下来。日军27日的南苑攻击战以失败告终。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战斗打响后，炮火依然集中在南苑阵地南边的学兵团驻地。学兵团虽已遭伤亡，但学兵们依然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又有几百名学兵英勇牺牲。

这些牺牲于肉搏战的学兵，都是北平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为抗日来投笔从戎的。

午后一点多钟，一架日本侦察机和两架轰炸机在团河行宫上空盘旋，投下两枚炸弹。接着，从黄村、魏善庄下火车的日军第20师团河边旅团千余人，进攻团河行宫。守军奋勇抵抗，激战至傍晚，团河失守，赵登禹率部撤至南苑。

佟麟阁奉命向大红门集中，而后凭借地形与日军苦战。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击时，他腿部被日军机枪击中，部下劝其退后裹伤，他说：“大红门失守，全局被动，事急如此，我不能临阵而退。”仍带伤指挥作战，官兵们声泪俱下，与日军舍命拼杀。日军地面进攻遭到重挫，遂派飞机狂轰滥炸。他头部又被枪弹击中，不幸与师长赵登禹将军一起壮烈殉国。

2009年，佟麟阁将军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毛泽东高度评价佟麟阁：“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确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刘伯昆巧排地道阵

《地道战》，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影片中山田率汉奸汤司令烧杀抢掠，在抗日堡垒村高家庄遭到了惨败。在大兴的龙头村也开展过地道战，这里的地道四通八达，在战争年代为打击敌人和保护我们的干部群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里的地道其设计者就是该村的传奇人物刘伯昆。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蜂拥而入，宛平、大兴一带京南大地再无净土，日寇的铁蹄，同样也踏进了宁静而古朴的龙头村。

这一年，刘伯昆 28 岁。年轻正直的刘伯昆，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村里村外日本鬼子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这个青年农民的满腔义愤。

他家地少，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没有他睡的地方，他便常去街坊刘凤祥家去睡。刘凤祥家的客人很多，而且来去很频繁。刘伯昆听到他们在议论如何打日本鬼子，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于是他也加入了进来。

刘伯昆虽没多少文化，但心灵手巧，不仅精通木瓦工，还兼备其他各项手艺。

村村建堡垒，户户挖地道，发动群众，全民抗日，成了当时极为有效的抗敌方略。经长期的接触和对敌政策的浸透、熏染，在党组织的外围群众中，刘伯昆无疑是最为可靠，最有影响力，最为有充足能量的热血青年。加上他木瓦工的超凡技艺，设计、修筑地道，已非他莫属。恰如所料，组织上跟他一说挖地道的事，他马上就爽快的应下了。为了带动村民，他决定从自己家开始。

“你参加队伍我支持，可在房子下挖洞，挖塌了咱一家大小住哪里？”父亲犹豫了。

这里是沙质土壤，地下水位又高，挖地道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房子的地基会下沉，弄不好会房倒屋塌。

“日本鬼子占我国土，国要是亡了，家还有吗？”刘伯昆说。

“你挖出来的土，填坑可以，可弄那么多坟头，老祖宗的、太爷爷的，

爷爷的，惊动了祖宗，祖宗们会生气的。”父亲说。

为了隐蔽，他把挖出来的土，做成了一个一个假坟头。

“我们要是甘心做亡国奴，做汉奸，辱没了祖宗，祖宗会生气，我们这样做，为了把侵略者赶出去，列祖列宗会支持的。”

经过耐心的工作，父亲理解了，并跟他一起工作。

光自己一家挖还不行，要动员大家一起挖，只有全民动员起来才能形成规模，才能藏身藏枪藏粮藏物，更重要的是要便于人员转移，要借其掩护有效杀敌。

于是他和几个区领导一起，逐户逐人分析排查，确定首批人选。首先，这些户里的人，要没有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的劣迹；其亲友姨表里，还不能有敌伪混事人员；这家人还要知情明理，理解对敌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逐院逐屋的勘察，找到最为易于隐蔽的方位，设计地道出入口。

刘伯昆设计的地道一般宽1到2米、高1.5米、顶部土厚2米以上，地道内设有了望孔、射击孔、通气孔、陷阱、储粮室等，便于进行对敌斗争。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量的活动，都得在夜里完成。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也只有刘伯昆自己心里知道。在村内党员干部以及像刘伯昆一样的进步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龙头村的地道网形成了。

村连村，户连户，锅台窗台，房前屋后，青纱帐，菜地，沟壑，地下四通八达，处处成了地道口。无论鬼子从哪里来，都能被及时发现，八路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躲藏于地道中，借助地道，游击队打得着敌人，敌人却打不着游击队，敌人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无计可施。

威震敌胆

赵景安是我区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烈士，他嫉恶如仇、一心报国，打鬼子、除汉奸，威震敌胆。

赵景安，又名赵明亭，1910年出生在大兴县南各庄乡朱家务村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4月参加革命，曾任营长、四县游击大队长、支队长等职。194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旧历五月十八日牺牲，时年31岁。

赵景安因家境贫困，从小就在家干活、打柴，十六岁学徒。为了维持生活，1938年春，赵景安借钱在榆垓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在日寇的统治下，他受尽了鬼子、汉奸、地主恶霸和伪政权的欺压，小买卖无法经营下去。赵景安深深感受到：“不把这帮家伙消灭掉，老百姓就别想过太平的日子。”他下定决心要去打鬼子。

1938年10月，赵景安联络几个人，自发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活跃在永定河两岸，这支队伍被当地人民称为便衣队、复仇队。

深受日寇汉奸欺压的贫苦农民看到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纷纷前来投奔，不久队伍就发展到几十个人。

赵景安胆大心细，常常化装侦察。他腰插手枪，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伪的据点之间，拔炮楼，杀汉奸，使敌人闻风丧胆。最初，部队只有20余人和两支手枪。他向战士们说：“我们没有枪没有炮，要从鬼子手中去夺，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夺到。今天我打头阵去固安县城里走一趟，如果夺回来，明天你们再去。”说完骑车从朱家务出发直奔固安，走到城西门见门洞里有日本哨兵背着一支三八大盖在站岗走，便打定了夺枪的主意。日本兵看见他大喊：“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良民证的有？”赵景安停下车，“太君辛苦。”他将一支烟点着递过去，日本兵接了。

“什么地干活？”日本兵问。

“米西米西地，干活。”

他从车后架上拿下一个篮子，篮子用包袱皮盖着，下面满满的，像是土豆、地瓜或是鸡蛋，其实是石头。

日本兵一手拿枪一只手接着篮子。

篮子太重，一只手接不住。

“枪的给我。”赵景安边说边比划。

日本兵没反应过来，真的把枪交了出来。

“这个的给我”。拿到枪，赵景安又看中了他胸前的手榴弹。

“这个的不行”，日本兵护着篮子往后退。

“那好，我不要了。”赵景安一伸手拉下了手榴弹的拉环。

日本兵慌了，扔掉了篮子。

“明儿见吧您的。”赵景安翻身上了自行车。

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

一起站岗的伪军哨兵被吓呆了，当赵景安出几百米后才跑回去报告，等到日军集合队伍追出来时赵景安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赵景安领导的队伍活跃在永定河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939年这支队伍被我军改编为警备第二营，由赵景安担任营长。1940年5月，上级任命他为27团属宛平、大兴、安次、固安四县游击大队长。同年10月，五分区组织东进纵队，任命他为三纵队长。1941年1月，经五分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孔亮介绍，赵景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下定决心：永远跟共产党走，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奋斗到底！

1941年春，日寇集中大量兵力，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对我游击区实行“铁壁合围”，想用此办法来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继续加强法西斯统治。为减少损失，上级命令赵景安带领队伍转移到外线去休整。在转移途中，由于汉奸出卖，赵景安被敌包围，英勇牺牲。

联庄会众反收枪

1939年3月22日，正是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人们按照传统风俗，出了正月应该理个发，然后开始干新一年的事情了。一大清早，村里剃头棚就热闹非凡，早早的烧好了热水，准备开张迎客。就在这时，村里安插在采育敌伪据点儿里的“联庄会”人员秘密送来情报，说日伪军要来河津营、山东营一带来收枪。那时，由于社会不稳定，很多地方都出土匪，他们打家劫舍，骚扰乡里，让人们不得安宁。于是各村的地主老财大户人家为了防止他们的粮食、财产被抢，就强迫租种地的老百姓和他们一起出资购买枪支弹药，凭借这些枪支弹药组成自卫队，看护村庄。针对日伪军的不断骚扰，各村的自卫队都觉得自己势单力薄，难以抵抗。于是，大皮营、小皮营、凤河营、堤上营等村的自卫队联合起来，公推凤河营的阎墨缘、堤上营的赵喜财为采育下路联庄会头目，梁希奇、梁希庆为采育上路联庄会召集人。

得到消息的梁希庆、梁希奇等人立刻联系各村的“联庄会”成员，决定：就近几个村庄的“联庄会”携起手来，集中力量，打一次伏击战，灭一灭反动政府及日伪警的嚣张气焰。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驻扎在采育据点的四百多日伪军，一路上连砸带抢的就来了。眼看着他们胡作非为，沿途百姓敢怒不敢言。

再说梁希奇和梁希庆他们带着“联庄会”组织的几百号人，手持各种杀敌武器，有刀有枪，有斧有铲，还有的拿着铁耙子粪叉子，反正是能杀伤人的家伙什儿都带上了。他们静静地埋伏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两旁，借助荒草、水沟和别的什么杂物做掩护，只等小鬼子和伪警送上门来。

快到晌午的时候，日伪的队伍出现了，当他们走近了，传来一声高喊“给我狠狠地打！”随着这一声令下，人们手中的土枪土炮一齐开火，愤怒的枪弹和铁沙带着仇恨，雨点般射向敌人。人们手中的铁铲粪叉也纷纷投向敌人。与此同时，过年时剩下的二踢脚、麻雷子也点燃了扔进敌群。日伪军们被这忽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更是吓破了苦胆。就在这眨眼的功夫，已经撂倒了他们十几个。剩下的日伪警赶紧扔掉抢夺来的东西，慌慌张张拿起枪

来毫无目标的反击。

可“联庄会”的人都按事先的安排，趁着敌人还在懵头转向的时候，悄悄地退出阵地，去下一个地方设伏了。

再说这帮日伪军放了好一阵子枪，也不知打中对方没有。但听着对方没有还击，过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就心惊胆颤又莫名其妙地伸脖子瞪眼的四下张望，仍然是看不见人影儿。过了好一阵子仍不见有啥动静，就仗着胆子开始行动。他们扯着死尸，抬着伤兵，可着劲头儿的往前面的村子里跑。这帮鬼子和伪军好不容易才跑进村边的一户场院。场院不是很大，有个土墙围子。

不承想，几百号人刚刚挤进院子，四周围的树林里又劈哩叭啦的响起枪声，特别是火枪的铁砂子，虽没有子弹的杀伤力大，但是散开了就是一片，打在人挨人的院子里，顿时是一片血肉模糊。日伪军们被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蹲在土围子墙后面，东躲西藏。等他们缓过神儿来，把机枪架起来开始还击的时候，外面树林里却已看不见人影。

他们趴在土墙里，胡乱地向外面射击，直到太阳快落山了，他们才像受惊的兔子，胡乱地向四周开着枪，灰溜溜地跑回了据点。

而得胜的“联庄会”成员们在收缴了战利品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剃头、吃煎饼去啦！

毁家纾难的阎墨缘

阎墨缘,1901年生于大兴县凤河营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如果没有日本入侵,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出色的乡村先生。

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毅然弃教从戎,毁家纾难,拿出全部财产购买枪支,在凤河营一带组织起护村的自卫团。那时,各村为了财产和人畜安全,也都买枪,组成保安队。阎墨缘为了集中力量,便于联合作战,有效打击敌人,联络了邻近大皮营、小皮营、利市营、大康营、小康营、延寿营、庙注营、风河营、堤上营、沙窝店、王各庄、大马坊、小马坊、麻营、张各庄、半壁店等村成立采育下路联庄会。大村为中队,小村为小队,联庄会为总队。阎墨缘被公推为会长和总队长。联庄会成立后,他积极组织各村挖壕修围,购置枪械,准备御敌。

1938年秋,日军纠集伪军警百余人,在日本军官章松的指挥下,从采育出来到凤河营一带收缴枪支。阎墨缘闻讯立即部署联庄会设伏御敌。当日伪军接近采育东南的沙窝营时,早已埋伏在村北沙岗子后边的联庄会自卫团员们突然开枪,一番激战后,伪警察局局长当场毙命,其余日伪军闻风丧胆,狼狈溃逃。

1939年2月,阎墨缘派人与八路军冀中第五军分区取得联系,分区决定将他领导的联庄会武装起来,改编为游击十一团,并委任阎墨缘为团长。不久后,又将游击十一团改为游击第三路,并继续委任阎墨缘为游击第三路总指挥。

对于阎墨缘的游击队,日本人恨之入骨。于是纠集了上千人的队伍,准备挨个袭剿各村的保安队。

1939年5月26日,日伪军黑压压地从采育向凤河营进犯。

阎墨缘发现敌情,一方面率队伍奋力阻击,一方面安排人动员群众撤离。在阻挡了几个小时候,因寡不敌众,开始被迫撤退。

当他带领警卫员等几人行至凤河营村东口时,见大批群众正沿着凤河南岸由西往东逃离,而日军则在凤河北岸的沙土岗上架起机枪,疯狂地向群众

扫射。

为掩护群众撤退，阎墨缘带着警卫员刘廷杰和李德海等几个人进了村东口，以凤河南岸的冰雹庙为掩护，与敌人对射起来，但几支长短枪怎么也压不住日军的机枪。阎墨缘怒不可遏，提着手枪，冲出庙门，跳下壕沟，下了南河沿，横穿河底，猫腰沿北河坡向上爬，准备出其不意地击毙敌机枪射手。不料此时，日寇发现了他。凶残的敌人掉转枪口，朝阎墨缘连续扫射。阎墨缘身负重伤，仍然向前爬了几步，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射出最后一发子弹后，壮烈牺牲，时年 38 岁。

阎墨缘虽然牺牲了，但他英勇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激励着家乡人民继续勇敢战斗。

梁金龙义劝四大队

梁金龙又名梁诚烈，1916生于湖北省洪湖市峰口镇东晓村，1930年还不到15岁的梁金龙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先在家乡当儿童团长，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金龙和几个老红军一起调到冀中五分区，分区领导知道他能力很强，便把他派到问题最多但又战斗力较强的四大队当政委。

这个四大队就是以前的老八团，共有2000多人，大队长王禄祥是一个兵痞出身的投机分子，他和几个把兄弟及亲信妄图掌控部队为自己谋取私利。

梁金龙来到四大队后，运用他在红军中学到的政治工作经验，首先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党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短短几个月，部队的精神面貌和凝聚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队长王禄祥感到他再不能为所欲为了，就暗中通敌，准备伺机反叛。

1939年8月，王禄祥趁梁金龙政委去分区办事不在大队之机，谎报军情，蒙骗广大干部、战士，准备带着四大队投降日伪军。

梁金龙得知报告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带了两个人去追赶部队。

“司令，有人追上来了。”有人向王禄祥报告。

他是土匪出身，曾自封为司令。这次他把队伍拉出来，又让手下称他为司令。

“多少人？”王禄祥问。

“三、三个，是政委。”报告的人惊慌地说。

“拦着他。”王禄祥说道。

“拦不住，太快了。”

“开枪啊，废物。”王禄祥气急败坏地说。

“他是政委，我不敢。”手下人还没有像他一样要铁下心来当汉奸。说时迟，那时快，转眼之间，梁金龙已经到了近前。

“王队长这是要把队伍带到哪里？”梁金龙压住了心中的怒火。

“咱驻地不安全，我要带队伍到永清一带驻扎，时间紧迫来不及通知你。”王禄祥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那里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更危险。快停下！”梁金龙说完。面向队伍高声喊道。

部队停下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整训，战士的觉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政委拥有最终决定权。

不能停下，好不容易把队伍拉出来，再回去就前功尽弃了。王禄祥表哥在永清县城给日本人当翻译，派人带过话来让他把队伍拉过去，让他当警备司令。

这事只有几个亲信知道，他知道队伍中有很多人不愿当汉奸，这会还不敢公开投敌。

“梁政委，我跟您说实话吧，前些天上级说咱这队伍要整编，要开到山里去，弟兄们都是附近的子弟，不愿意走。”王禄祥装作为难地说。

“部队整编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开到山区整训是上级的安排。”梁金龙说。

“您说的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家有老母在堂，忠孝不能两全。我要在堂前尽孝。”王禄祥可怜巴巴地说。

“你要尽孝可以，不能拉走队伍，这是党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梁金龙说。

“话虽这样说，可老母在堂，实难从命。”王禄祥耍起了无赖。

“你要走可以，但不能拉走队伍，不能做汉奸。”梁金龙说。

“这个您放心，我王某人决不做汉奸。至于队伍，我不强留。”王禄祥说。

梁金龙知道，队伍里大部分是本地子弟，不愿离家，如果弄僵了，也不好收场。只要他不当汉奸，在哪里都是抗日。于是说：“王队长既然这样说，那就好自为之吧。”

他面向战士大声说到：“同志们，你们都是热血男儿，都有一颗报国之心。不打走日本鬼子，我们就不得安宁，国亡了，还有家吗？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请你们想一想，回去有出路吗？大敌当前，只有听从上级安排，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跟我回去，打鬼子。”

“回去，打鬼子。”队伍中有人附和。

“对，回去，打鬼子。听我命令，后队变前队返回驻地。”梁金龙的声音洪亮，极具穿透力。队伍真的停下了。

“向后转，齐步走。”在梁金龙的口令下，队伍往回走了。

王禄祥一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少数几个亲信灰溜溜地走了。

就这样，在梁金龙的劝说下，四大队又成为了冀中的一支抗日劲旅。

王禄祥因为没带过去几个人，日本人很不高兴，只给个伪军排长的小官，后来在跟随日军扫荡的时候被打死了，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打响平南民间抗战第一枪

1939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8月18日，日军侵入礼贤、榆堡、韩家铺、石堡、履磕一带。日本兵开始在永定河沿岸村庄袭扰，并在大堤上巡逻。

距离永定河不到两公里的东岸下，有个村子叫辛庄，村子里一些年轻人看不惯鬼子的胡作非为，更不愿意在敌人的刺刀下忍气吞声的活着。于是西渡永定河，到了对岸的长安城村避难。可巧，这里驻扎着国民党26路军的部队。燕赵自古多豪杰，这些年轻人躲在永定河西岸，看着日本巡逻队在对岸大堤上耀武扬威，各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于是聚拢到一起，商议着怎么对付鬼子。

9月初，李万兴、刘瑞把辛庄过来的人都集中到长安城村口的义全寺内，李万兴宣告：“我们过河这么多天了，总这样躲着也不是个事。这几天我和刘瑞商量的，咱们要拉起个队伍，真刀真枪地跟鬼子干。浑河边长大的孩子，就不能让鬼子这么欺负咱。你们说是不是？”

“对啊！只要你领头，我们跟着你一块干！”大家伙情绪振奋起来。

李万兴说：“好，那咱们今天就算成立队伍了。这个名号嘛我想了，咱们不是在长安城举旗的吗？就叫长安城义勇队。我们效仿关二爷，义勇当先。”

“干嘛叫长安城不叫辛庄啊？咱是辛庄人。”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了这里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不给咱家招事，毕竟鬼子还占着河东边。”就这样，大兴县第一支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出现了，李万兴任队长、刘瑞任副队长。成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袭击鬼子巡逻队。李万兴看着队员们手里的火枪、粪叉、大铡刀，决定寻求帮助。

他找到26路军一个姓王的副连长，说了自己的想法。王副连长说：“好样的，这才是中国人的样子！只要你敢干，我带着机枪支持你！”

几天后，义勇队臂带袖章，手里拿着各样的武器开始过河。

王副连长率一个班战士，配有机枪，一同过河来到东岸，掩蔽在堤坡的

土堆、树从后面。

下午3点多钟，日军巡逻队30来人从北向南顺大堤走来。

义勇队和战士们一同开枪射击，巡逻队开始被突然袭击打蒙了，但是很快就投入了反击。

战斗打响后，驻西麻各庄和胡林的日军听到枪声，马上赶来支援。

26路军周营长听到河对岸枪声越来越密，不顾师部“只守不攻”的命令，率全营出击，掩护伏击日军的战士和义勇队返回了长安城。

但是在激战中，长安城义勇队队长李万兴、王副连长和两名战士牺牲了，义勇队亦有伤亡。这次战斗击毙日军25人。

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平南民间武装打响的抗日第一枪。

日军被袭击后，进行了疯狂地报复，第二天就窜进辛庄村，杀害男女老幼22人。

奇袭黄村火车站

漆黑的夜色里，一队矫健的身影冒着严寒，急匆匆行进在京南大地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7月27日从天津方向过来的一千余名日军精锐，分别从魏善庄、黄村等地火车站下车，再加上从地面过来的日军，共三千余人，向我29军驻地团河及南苑大举进犯，28日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部突围时相继阵亡，29日北平沦陷。

这一仗狡猾的日本鬼子不光打死打伤我大量军民，攻陷了北平，而且还发现了黄村火车站的战略意义，于是决定修复、扩建黄村火车站。日本鬼子毫不怜惜的拆毁了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团河行宫的宫殿，砍伐了周边几百年的参天大树，统统拉到黄村、魏善庄、安定等火车站，修建交通要道。1939年黄村火车站扩建完成了，日本军队堂而皇之的驻扎进去，并把黄村火车站升级为重要站点，成为了日本侵华运输物资的桥头堡。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我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决定袭击黄村火车站等日本主要军事据点。

经过侦察，发现这里铁路西侧有个料场是日本侵华战略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不光有大量的日本兵驻扎，还有为数众多的伪军协助把守。因此，朱占魁司令决定把袭击目标定在这个料场。

冀中军区五分区决定由分区32团完成此次任务，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32团老兵相对较多，有对日作战经验，二是，32团家在黄村附近的人多，甚至有些人参军前还被抓壮丁，参加了黄村火车站的扩建，所以，他们对黄村火车站及周边的地形熟悉，便于进退。

1939年12月25日，夜晚的黄村火车站，调度室、站台、料场等地方点燃着雪亮的大汽灯，日伪军组成的巡逻队不停的巡逻守护。

在浓重的夜色中，我32团三排兵分两路，顺着铁路线，从南、北两个方向靠近了黄村火车站，只见站台上—队日伪军巡逻队背着“三八大盖”步枪从南到北不断地来回巡视着，由于没有火车通过，寂静的站台上除了日伪

军巡逻的脚步声，就是从站长的房间传出的喝酒时的寻欢作乐声。

此时我 32 团的一、二排的战士们已悄悄地越过了冰冻着的小龙河，在内应的帮助下，顺利剪断了料场的铁丝网，在料场的边缘地带停下来，等待着站台那边儿的战斗打响。

三排长再次确认了大家的位置后，抬起手腕，一枪打灭了站台北头那盏汽灯，随后埋伏在站台两端的战士们同时开枪。激烈的枪声吓得在站长室喝酒的日本鬼子手中的酒杯掉在了地上，稍一愣神缓过劲来的敌人开始反击，半醉的敌人纷纷要冲出站长室。这时，全军分区唯一的一挺机枪派上了用场，一梭子打出去，打得敌人伤的伤退的退，除了几个被打趴下的巡逻的，其余在站长室喝酒的全被压制在屋内不敢出来。吓得敌人赶紧灭了屋内的汽灯，想趁黑冲出来，早就有预案的三排集中火力轮番开火，打得敌人不敢再露头。

而在西料场守候的一、二排的战士们，一看战斗打响了，迅速出击，不用一枪一弹就解决了守候在料场的伪军，缴了他们的枪，全部捆在一间库房里。然后冲进料场，看着这里堆放着的一箱箱物资，真是大开眼界。也顾不得看看里面都是什么，扛起来就走，顺利返回到了小龙河西岸，一溜小跑转移了。

车站这边团长一看差不多了，连着向天上开了三枪，得到信号的三排长，向战友们挥了挥手，“把手榴弹都送给敌人，撤！”于是战士们从腰间掏出各自携带来的手榴弹一齐投向了站台，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战士们顺利撤出了阵地。

曹各庄伏击战

赵景安带领队伍时时出击，深入到敌人占领地区扰乱和消灭敌人。日寇为了消灭永定河两岸的八路军、游击队，对这一带进行残酷、频繁的扫荡。在这种险恶环境中，赵景安率领部队坚持游击战，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消灭敌人。

一天上午，榆堡据点的日军出发扫荡，要路过曹各庄。

赵景安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对出来扫荡的日军给予打击，地点就设在曹各庄，在这里打一场伏击战。

为什么要选在曹各庄这里呢？一是因为这里距离榆堡已经有几公里了，鬼子走到这里没有遇见袭扰，会放松警惕。二是鬼子走了这么远应该身体疲惫，战斗力下降。还有就是这里遍地梨树，便于部队隐蔽。

部队马上赶到曹各庄附近，在大路边梨树林子里隐蔽起来。赵景安派出去的侦察员一会儿匆匆回来，跑到赵景安身边：“报告支队长，鬼子已经过来了，大约还有三里地。”赵景安点了点头，一挥手：“各小队进入战斗位置，注意隐蔽。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三个小队长招了招手，一哈腰就奔向了大路两边，静悄悄地潜伏下来。一个小队长摆了摆手，带人向后退了一段。看了看地形，这里一面是个土垄，环境非常适合战斗，战士们就趴在了土垄的后面。

赵景安安排完毕，全神贯注盯住前方，只见一小队鬼子和伪军扛着枪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

看到这个鬼子的这个状态，赵景安决定放鬼子更近一些。慢慢地等敌人全部进了射程之内，距离前面两个小队也就二三十步远了，赵景安才大声命令：“打！”

他举枪撂倒一个鬼子。霎时间，战士们的第一排子弹射了出去，几个鬼子瞬间倒在地上，其余的鬼子摸不清有多少八路军，举枪乱打，边打边往旁边的树林跑。

赵景安一个箭步跳出去：“不让鬼子跑了，冲啊！”大路两边的战士们

端着枪冲杀了出去。

鬼子伪军已经顾不上还击了，拼命往一边的树林子里奔去。眼看快到树林子了，却从道边的土垄后面突然冒出来十几只枪口，随着“啪啪啪”的枪响，呼啸的子弹迎面而来。跑在前面的鬼子扑倒在地，后面的鬼子只好改道。

村旁有个约二十亩面积的水塘，水塘边是个斜坡，鬼子们赶紧跑进斜坡，以为可以在这里躲开子弹。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他们进了水塘边，我们的战士便集中过来，趴在岸上把鬼子包围在里面，想逃也逃不了。

这些鬼子们一见四周都是八路部队，只得跳下水去，想从这唯一的出路跑掉。战士们的子弹、手榴弹纷纷朝敌人倾泻过去，日寇被打得鬼哭狼嚎，冒着飞来的子弹向水塘的对岸逃命，污血把塘水都染红了，剩下的几个鬼子侥幸逃得了活命。他们从水塘对面爬上了岸，提心吊胆地向着附近的鬼子据点跑去。

赵景安三支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振奋了人心，打击了日本鬼子扫荡的计划，使鬼子一时间不敢再出来了。

朱家务奇袭日寇

赵景安的东进三支队经常出击袭扰敌人，而且有时候会分成几部分派出去执行任务，搞的鬼子晕头转向，根本弄不清赵景安到底有多少人，到底驻扎在哪里？反正是稍不留意就会被赵景安痛击一顿。

这一天，赵景安得到一个消息，让他高兴地差点跳起来。原来，这天下午，八十多个日伪军扫荡后返回据点途中，路过朱家务。人走得很累，鬼子队长决定去村里休息。于是日伪军一窝蜂进了村。

村里的伪保长赶忙出来招呼，让他们吃喝一顿，然后送他们去庙里休息。这些鬼子便强迫老乡为他们站岗，自己把枪往墙边一靠，脱下鞋子就躺下睡着了。

赵景安了解了这一情况，尽管当时主力部队已经派出去了，身边只有十七八个战士，但为了争取时间，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他果断命令现有部队立即出发，直奔朱家务。

茫茫夜色中，赵景安一边急行军，一边设计好作战方案。

当他们来到朱家务村口时，赵景安才布置任务：“弟兄们，前面就是朱家务了。在村东大庙里有八十多个鬼子和伪军，我们今天夜里要干他一家伙。有胆量吗？”

战士们小声说：“有，没问题，你说打哪儿就打哪儿。”

赵景安接着说：“不过大伙放心，这会儿这帮王八蛋应该都睡成死狗了，咱们是给他一个突然袭击。这样，咱们分成三路，大刚你带一路从东北进攻大庙，张小个子你带一路从东南进攻。我带的人从东面直接打。听我的枪声为号。明白了？”

“明白，放心吧。”两个小队长答应着。

很快队伍分成三路分别向大庙靠近。

此时大庙里，昏暗的灯光中传来高高低低的呼噜声。料想敌人已经都睡的死猪一样了。

赵景安埋伏在庙旁不远的土坡上，仔细侦察敌人的动静。发现只有一个

鬼子在庙门口放哨。赵景安扭头看了看另外两队战士都已经到位，做好了战斗准备。他掏出一颗手榴弹往庙里一扔，“轰”的一声，手榴弹在敌人中开了花。

门口站岗的鬼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扭回头去看，却被赵景安一枪打倒了。赵景安大喊一声：“打！”

顿时战士们的手榴弹飞进大庙的院子里，到处炸开了花。几个鬼子当即被炸死，余下的乱成一团，有的找鞋子，有的乱放枪。根本就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情况。

鬼子队长怕被包围在庙里，下令拼命逃出去。我方战士们潜伏在庙外面，一边开枪，一边大喊“缴枪不杀”。敌人用机枪疯狂扫射进行掩护，丢盔弃甲的鬼子拼命从庙里跑出来，直向西北方向逃窜。

战士们一路虚张声势地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张家务了，鬼子早就吓得没了魂，也顾不上反击了，奔着前面的据点跑去。

赵景安见已经追到鬼子据点了，才悄悄收兵回村。

战士们一路捡拾着鬼子丢下东西，背着缴获的武器，露出胜利的微笑，连夜返回了三支队驻地。

回民支队灭汉奸

1940年三月份的一天，日伪军催促荆家务、毕各庄、北王力、大马坊、卜家营等村的青壮年，到卜家营村西边挖一条壕沟。各村来的民夫本来就吃不饱肚子，又是这么冷的天，心里很不情愿。因为是保长给派的工，不得不来，所以干起活来就懒洋洋的。

据点里的日本鬼子对翻译官欧阳魁说：“你的，出去的干活。”又一指旁边的几个伪军，说：“你们的，看着挖沟的。”

他们来到卜家营村西边的时候，日头已经升起老高了。村里的保长看见欧阳魁来了，赶紧上前招呼：“欧阳翻译官，您看看啊，我们荆家务的民夫可是按人头来齐了。”马上又有保长上来：“大翻译官，我们北王力村小，这不是昨晚上村里有老人的，差了几个。”

欧阳魁没好气儿地说：“我不管你们他妈死人不死人，该来几个来几个，没来齐的回村找去。头晌午不回来今儿他妈白干啊！”北王力的保长怪声怪气地说：“得啦，您是大爷，我得伺候着您。这就给您找人去。”说着他走了。欧阳魁看着他的背影，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他妈老帮菜，糊弄谁呢！”一扭头，见民夫们都还站着，就骂：“还他妈犯愣呢？赶紧的吧！到晚傍响挖不下一尺去，看皇军扒了你们的皮！”民夫们这才站开，动手干起来。

大约一个时辰的功夫，从河叉子那边出来了7、8个青壮年，他们和来干活的民夫一样的穿戴，一样拿着铁锨镐头，脚下急匆匆地走来。

北王力的保长走在前面，说：“今天你们几个来晚了，好好干，别让这几位军爷着急上火，谁要是给我惹事，我可不饶谁。”几个人什么也没说，就加入到干活的人群中。

这时候，只见一个民夫很不开眼，竟然在欧阳魁的身边扶着铁锨蹲下来，磕鞋里的土。这时欧阳魁骂道：“赶紧干活，你他妈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只见那人冲欧阳魁“嘿嘿”一笑，说到：“这就干！”说着，抡起铁锨突如其来地冲着欧阳魁的脑袋横扫过去，欧阳魁根本就没有任何防范，本能地向后闪身，没想到身后一个人也几乎同时抡起铁锨从上往下直直地拍下来。欧

阳魁嘴里奇怪地咕噜一声，帽子掉到一边，身子一下子就软了下来。俩人继续几铁锹拍下去，这个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就一动不动了。与此同时，另外三个伪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倒了。

这时候各村民夫们都吓傻了，一切来的太突然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蹲下身子磕鞋的那个人走到高坡上，对着他们说：“各位乡亲别怕，我是回民支队大队长，我叫马玉如。我们专门打鬼子汉奸。”有的民夫早就知道马玉如和他的回民支队打鬼子抗日的故事，没想到今天忽然就出现在身边了，纷纷说：“我们听你的。”

马玉如一挥手，说：“我们回民支队有几百人，今天才来一个班，就把这四个汉奸消灭了，以后还会消灭据点里的鬼子。你们有愿意跟我一起干的，今天就跟我走，不愿意干的，就回家。只是要记住，以后不要再给鬼子干事！”说完，又一挥手：“散了吧！”

民夫们有的就纷纷跑回家去，也有几个说：“我们跟马大队长走。”

马玉如打死汉奸翻译和三个伪军，缴获四只短枪的事很快就在永定河和天堂河岸边传开了，而据点里的鬼子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扰民了。

神勇机智炸铁路

1940年8月23日夜晩，京南茫茫的大地上，两支精干的队伍趁着夜色穿行。他们带着铁锹、洋镐，背着炸药，一路向北而来。这是我北上支队和金秀珍的绿林武装。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们绕开了礼贤，这里有投靠了日本鬼子的胡二、胡三这个土匪武装。金秀珍远远地看着胡部的炮楼，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们曾经跟金部一起打过鬼子，但是后来却被鬼子收编了。她想，有机会一定要劝他俩走上正道。

很快，他们来到了北宁铁路边。这里是安定车站与万庄车站之间的路段。李大卫让战士们用洋镐试探着能否把铁路弄断。但是这些战士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对于拆卸铁轨一窍不通。而且看着那么多的大螺钉，又没有恰当合手的工具，短时间内无法破坏掉。况且偶尔还会有火车轰隆隆地通过这里。李大卫和金秀珍想了想，商量着说：“别心疼炸药了，不用炸药咱们短时间破坏不了。”金秀珍大方地说：“既然来了，达到目的是主要的。炸药用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置。”然后，她一挥手，轻声说：“放炸药。”战士们已经用洋镐在铁轨下面刨出了一个大坑，金秀珍指挥着她的人把炸药一包包码好，一直顶到了铁轨。然后向后摆了摆手，除了李大卫和她，其他手下的人都向后退去。李大卫仔细检查了引信，这才说：“全部撤退。”金秀珍拉了一下李大卫的衣服，说：“让猴子点火，咱们都撤。”

“猴子？”李大卫问。

金秀珍指了指她身边的一个瘦小枯干的孩子，“他可机灵了，脚底下飞快。咱们先撤，他点完火一会儿就追上咱们。”

李大卫还要再说什么，金秀珍说：“放心吧。”

只见猴子向金秀珍点了点头，就悠闲地蹲在了地上。顺手从耳朵上拿下一棵烟卷，在铁轨上轻轻磕了磕，就夹在了手缝里。

李大卫和金秀珍带着手下一路往南撤。都走出三、四里地了，还不见动静。金秀珍知道这是猴子想让大伙撤离的更远一些，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也有些着急。

恰恰此时，沉沉夜幕中一束白光从远处出现：有火车过来了！

猴子怎么还不点火？

李大卫他们此时已经撤到距离铁路三公里左右的皋营村西了，但是暗夜里移动的灯光让他们几乎要赶回去。就在火车越来越远的时候，突然北边大地上一团火球炸开，然后脚下的大地随着一声巨响剧烈抖动了一下。伴随着这声巨响，远方越来越近的火车发出了尖利刺耳的刹车声，钢铁车轮在铁轨上的摩擦发出长长的一串火花。

然后，除了一束不再移动的灯光，夜变得安静无比。李大卫和金秀珍相视一笑，大手一挥：“撤！”

当他们撤到天堂河附近的时候，金秀珍对李大卫说：“就此别过，后会
有期。”

“猴子呢？”

金秀珍身后闪出一个身影，向李大卫一拱手：“多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
第二天，法新社、美联社发表新闻，北宁路被炸，致使日本军列被迫停运。

金老太匪穴劝抗日

北方的秋天，田野上玉米黄了，高粱红了。在乡间土路上，三匹战马飞驰，骑在马背上的是一位俊秀的中年女子，身后跟着一对金童玉女。这个女子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金老太”金秀珍。

1940年9月，正是秋收前夕，为了避免日伪军和平南永定河、天堂河一带掠夺粮食，深晓民族大义爱国绿林武装金秀珍，在安次、固安一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面对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上的胡作非为，早已义愤填膺，下决心给他们以打击。她的想法得到了我冀中十分区领导的肯定，并决定派27团一个营配合她的行动。

考虑到自己的军事实力有限，同时附近那么多的绿林武装也可以联合起来，使大家一起抗日。于是，金秀珍亲自前往礼贤胡部，找胡景荣、胡显荣兄弟做工作。胡氏兄弟早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儿，为了得到这一带势力最大的缙子金秀珍的照顾，曾经拜金秀珍为干妈。

金秀珍来到礼贤胡部的寨门前，手下人就高声喊道：“告诉你们大当家、二当家的，干妈看他们来了。”

门口的人一听，撒丫子就往里面跑。很快，胡二胡景荣、胡三胡显荣就快步赶来，远远地就拱起双手，高声叫着：“干妈驾到，有失远迎，恕孩儿这厢有礼了。”

这时寨门已经打开，金秀珍骑马进来。胡二上前接过缰绳，金秀珍进入议事大厅，落座后，直接说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找你们哥俩儿帮个忙。”

哥俩儿对视了一眼，不明白她要干什么。

胡二说：“您老说笑话了，您那里兵强马壮，怎么可能需要我帮忙？”金秀珍微微一笑，品了一口茶，看了这哥俩儿一眼，没有说话。

胡二接着说：“不过您放心，只要我们哥俩儿能做的，一定做到。”

“好！这才是条汉子。”说着，金秀珍放下茶碗，认真说到：“我准备打鬼子，你们干不干？”

胡三说：“这几年咱们跟日本人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只是咱

们主动跟人家动手，这梁子可就结下了。”

金秀珍说：“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日本人在咱们眼皮底下折腾，这是相安无事？”

胡三说：“人家也没得罪我们啊。”

“你们他妈的喝西北风活着呢？不吃粮食是吧！哪来的？”金秀珍甩了脸子。

“得，干妈您别生气。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胡二拱手赔笑。胡三轻轻拉了拉胡二的一角，胡二全然装作不知。金秀珍也装作没有看见，说：“永定河边这几家绉子呢，也全都答应一起干了。要是真有那么一两个不开眼的死土鳖，我真怀疑是得了日本人什么好处了，还是忘记祖宗是谁了？”

“行了干妈，您也别骂了。有您竖起大旗，我们兄弟没二话。就这么定了。”胡二说完，扭头大喊一声：“摆酒，给干妈接风！”

金秀珍起身一笑，“酒先存下吧，打完了鬼子我请你们哥俩儿喝酒。我还有别的事，告辞！”

哥俩儿紧说：“吃完再走吧。”

金秀珍已经来到院子里，手下已经牵马站在门边。来到大门口，她回身对胡二、胡三说：“具体行动日期，我派手下通知你们。”

然后飞身上马，扬鞭而去。

9月末的一天凌晨，白家务据点外枪声突然响起，我冀中十分区27团一个营的战士率先向据点发起攻击，各路绿林好汉们也使出了平时练就的绝技。有的枪法绝伦，一枪一个；有的善于攀爬，三窜两跳就到了寨子跟前，一甩挠钩就挂在了寨子围墙上的树枝上，然后就顺着绳索攀上土围墙，利用有利地势一边向里面射击，一边去打开寨门。不到两个小时，结束了战斗。

赵景安智除汉奸

1940年10月，五分区组织东进纵队，任命赵景安为第三支队支队长。在三支队行动的主要地区，南张华有个敌人据点。驻守这里的伪治安队长赵国江在永定河北、平大公路东几十里的范围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提起他无不咬牙切齿。

赵国江对三支队是很大的威胁，不把他干掉，就不好发动群众，部队也难以立住脚。但是赵国江又很狡猾，轻易不好找到他。好几次都让他溜掉了。

这一天，终于机会来了。赵国江带着四十多个伪军，一清早离开南张华据点，到外面村里挨家挨户搜查，抢了不少粮食。下午伪军们驮着抢来的粮食来到小黑垡村。村里的地主看到赵国江来了，点头哈腰把他请进院子，强迫老百姓杀鸡做饭，好酒好菜招待一顿，弄得村里乌烟瘴气。利用这些伪军吃饭的功夫，一个老乡偷偷跑去找三支队。赵景安听了老乡报告后，一拍大腿，说：“我正找他呢，这回他可是送死来了。”马上命令部队紧急集合，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战斗。

他想，马上就要天黑了，估计这些伪军不会在小黑垡过夜。根据前几次被他们逃跑的经验，我们一去包围，他们立即就会逃跑。为了把敌人一网打尽，我们最好是在他们逃跑的路上进行阻击。赵景安很快把全队分成四个组，派三个组去敌人回据点的路上埋伏，截断敌人的逃路，自己带一个组去小黑垡。

部队跑步上了路，快接近小黑垡时，先去侦察的战士回来报告说：“敌人已吃完饭，马上就要出发了。”

赵景安掏出枪，大喝一声：“追！”部队大步追了上去。当部队进了村东口，赵国江已经从西口出了村。战士们看到村子里被敌人破坏的情景，怒火万丈，纷纷要求继续追击。赵景安对大家说：“不用追了，咱们的人在前面等着他们呢，一会儿他们就得跑回来，咱们去村西口等着他们，这回看他还往哪里跑。”

战士们刚到村西口埋伏好，只听见西边枪声大作。原来埋伏在那里的战士见赵国江过来，立即开枪阻击。伪军被这突然飞来的子弹打闷了，不知道

八路军从什么地方来的，更摸不清有多少人，顿时大乱起来。赵国江也被打得晕头转向。他听听枪声的方向，抡着手枪命令伪军往北跑。他的话音刚落，一群跑到北面的敌人也被一排子弹撂倒几个，剩下的忙退回来。赵国江吓得浑身发抖，伪军们心里也都没有主意了。转眼间，战士们从北、西、南三面冲过来，赵国江边跑边喊：“向东撤，回小黑堡。”伪军没命向东跑去。

赵国江想，刚刚离开小黑堡，八路军怎么也不会在那里，到村里先抵抗一下，保命要紧。没想到快到小黑堡村口的时候，又是一排子弹、手榴弹飞过来，抬头一看，战士们已冲过来了，为首的正是赵景安。

敌人一窝蜂跑进一块坟地，战士们紧紧跟了进来。不少战士都认识赵国江，子弹像长眼睛似的朝他射去，把他打倒了，卫兵弯腰想去扶他，一个战士飞起脚踢倒卫兵，另一个战士举枪结束了赵国江的性命。

附近的乡亲们得知赵国江伪治安队被全歼了，无不拍手叫好，称赞三支队是天兵天将，为民除害。

绿林传奇金老太太

金老太太不姓金，她的娘家是北京市大兴区石佛寺人，娘家姓赵，原名赵金花，嫁给安次县蔡家务金国珍为妻，育有二男四女，长子秀丰，次子秀亭，长女秀荣，次女秀鸾，三女秀芬，四女秀英。

这金国珍虽然是一个农民，日子过得也挺红火，有治红伤的秘方，给周围乡亲看病从来不收钱，在周围村子里小有名气，人缘不错，后来在从榆堡回家的路上被土匪劫了财，还把命搭上了。

金老太太一家顿时缺了主心骨，一来二去来生活都成了问题，无奈之下也拉起了黑挡子，起名叫“金部”，他们既吃“买卖”，也打日本，短短时间就发展到一百多人。他们兵强马壮，弹药充足，成了安次、永清、固安、大兴一带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

金老太太拉起队伍时已经四十八岁了，虽然已年近半百，但是身材修长，头发乌黑，梳圆头，戴高冠，眼睛又圆又黑，和实际年龄有段距离，她虽然也是一身农村妇女打扮，但是在人群里总是让人刮目相看。她为人重义轻利，办事干净利落，说话爽快守信，虽然是一个妇道人家，却有男子汉气概，加上“金部”从来不在附近做“绑肉票”的买卖，所以深受邻里百姓爱戴，这也是在“金部”里镇得住的原因之一。

1940年，我冀中军区部队一部从大清河北来到永定河两岸，面对这一地区复杂的形势，利用金老太太八面玲珑的特点，借重“金部”开展工作。当时，这一地区有黄、白、兰、黑四种反动势力。“黄”指日军，因为日本都穿黄军装；“白”指伪军，当时伪军都戴白领章，周边群众称他们为“白脖子”或者“白脖子”；“兰”指伪治安军和“汪记国民党特务”，他们戴青天白日帽徽或者暗带国民党党徽；“黑”指土匪，老百姓称他们为“黑队”，土匪自称“黑天挡子”。奇的是金老太太和三教九流及方方面面都有关系，日军翻译中岛、廊坊特务吴宝亭、本地区最大股匪胡二、胡三都是她干儿子，可以说她在此地呼风唤雨，八面玲珑，她也利用这些复杂的关系，为我北上支队提供情报，协同作战，为我抗日武装开辟永定河沿岸地区做出了极大的

贡献。多次在我方陷入困境时加入战斗，为我们解围。

金老太太的抗日事迹通过层层汇报，上传到了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提出要见见这个传奇一样的绿林人物，1940年冬天，由冀中军区北上支队支队长李大卫陪同，金老太太的贴身护卫秃老李保护，辗转来到了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饶阳县境内。吕正操司令员说：“金大当家的，感谢您对我们部队和地方革命工作的支持，久闻您的大名，今日一见，的确不一般呀！”金老太太说：“哪里哪里，司令过奖了，小女子乃村女一个，您才是抗日救国的大英雄。再说，犬子秀丰如果不是贵军高雅轩医生及时出手相救，也没有他和我老太太的今天，该说‘谢’字的应该是我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不互相帮衬谁帮衬咱啊，客气话咱不用说啦，看看有什么困难，我们现在虽然不富裕，也会尽量满足地方上的要求。”吕正操司令员诚恳的说。“既然是一家人，咱就不说两家话，我们不缺装备，好歹我们有一挺机关枪，我看咱们队伍上还没有，我手下的弟兄一般都配长枪短枪各一支，这个咱们队伍也达不到。再说穿戴，我看很多同志的冬装都很薄，也是旧的，没有我的兄弟穿的光鲜，司令员有这个话，我也不能让您白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番号，让我们也光明正大的参加革命，别让人总把我们当杆子，我也是苦出身，要不是这年月三年两头发大水，兵荒马乱的不能干正经营生，日本鬼子更不让咱消停，我一个女人家家的，怎么也不会落到这份田地，所以，给我一个番号，我就跟共产党干了！”金老太太向司令员表明了参加革命的决心。“您想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干革命那是好事啊，我们当然欢迎，可是您想过没有，您作为革命队伍的外围军，可以起到参加八路军不能起到的作用。首先，全家可以倚靠家乡，没必要让大伙饱尝离家之苦；其次，可以利用和方方面面的关系，获取更多情报；再次，永定河两岸敌伪关系复杂，您可以利用手里的队伍，进退有据，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帮助中国革命。”“好，司令员，我们听您的，共产党我是跟定了，听您的准没错！”“还有‘买卖’还是要做，不过要选择一下对象，一，咱们队伍活动的区域尽量不干，要干就到路北去，那是完全的敌战区；二，注意选择尽量做大买卖，要选大地主大资本家下手，干一回像一回的，一头驴、一头猪的买卖咱尽量不动；第三，对所有抗日部队和抗日工作人员都要掩护照顾。总之，要注意方式方法，因为，你们已经是一支革命的队伍了，我相信，您一定会把您的角色扮演好。”金老太太说：“我一定按吕司令的指示办，对您交代的工作一定尽力完成，请领导看我今后的行动。”司令员朗声到：“不光看行动，还等着您胜利的好消息呢！”“司

令员您就晴好吧！”

冀中根据地一行，极大的鼓舞了金老太太的抗日积极性，从对共产党的朦胧认识，到坚定了她的革命信仰，让她从朴素的江湖义气过渡到内心里接受革命道理，坚定的走上了革命道路。她的队伍成了外围军中的外围军，在永定河两岸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金老太太在根据地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后来的日子里，兑现了自己对吕正操司令员的承诺，不但为抗日部队解决了八十多套冬衣；还掩护过化装成“粮商”的晋察冀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同志；参与和支援了抗日部队的军事行动；更在土匪、汉奸、日本特务轮番劝降下，义正辞严的说：“连吕司令员都看得起我老婆子，我是中国人，怎么能投降日本人，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她用自己及全家十几口人的生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写此文纪念出生于大兴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优秀女儿“金老太太”——赵金花。

漂亮的伏击战

1940年为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粉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施行的“囚笼政策”,我华北军民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我冀中十分区积极贯彻八路军总部精神,分区主力二团在永定河畔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当时,百团大战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一些伪军看到了抗日力量的强大,不再真心实意地给鬼子卖命,而是暗中帮助我们,给我们送情报。这次的伏击就是伪军的一个中队长陈绍先给送的情报。我二团领导得到情报后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在永定河西岸的南北菜村一带打这场伏击战。

二团各部于第二天进入阵地。

第三天一早,八辆载有日军的汽车由北驶来,后边是一个中队的伪军,伪军的中队长正是为我们送情报的陈绍先。汽车排成一字长蛇蜿蜒而来。有五辆车先驶过石桥,第一辆车上架有一挺重机枪,进村转弯时埋伏在街两边百姓家的游击队员立即用手榴弹袭击,车内日军统统被炸死,由于双方交战距离太近,日军的重机枪失去作用。后面尾随的四辆车,拥挤在入村处的石桥头上,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埋伏于两边的战士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日军大部分被炸得血肉横飞。

有一个持指挥刀的日本军官跳下车,哇哇地指挥着日军顽抗。在烟火弥漫中,几个日军爬进路边一家院里,疯狂向我军扫射,十几个战士中弹牺牲。见日军火力越来越猛,参战的游击队连长马福生带领数十名游击队员将一捆捆高粱秸点燃,抱着燃烧的高粱秸冲向车去,汽车终被点燃,二营章曹辉随即大喊:“上!”四周埋伏的战士们一拥而上,将残余之敌包围,杀得残敌毫无抵抗之力,冲出的几个敌人四散逃命。

此时,在桥北头未过桥的三辆车,见前面战斗打响,即停止前进,埋伏在这里的二营立刻出击。

后边是一个中队的伪军,见遇到伏击纷纷躲避,个别不明事理的伪军想

冲我军开枪，中队长陈绍先上去就是一脚。“你他妈的活腻歪了，谁都不敢打？”

“那咱打谁？”“打谁？冲天开枪，瞅准了，打日本人的黑枪，叫这帮孙子不拿咱当人。”陈绍先说。

“您说的对，就听您的。”伪军答应着。

碰碰碰，伪军这边枪声乱做一团。

经过激战，日军被我军全部消灭。一个日军逃至村外一个废弃的砖窑，许多村民正隐蔽在这里，看到鬼子逃兵，便大喊：“快来捉日本鬼子！”当地村民孙召亮、孙坚荣、张福臻等扛着铁锹、叉子跟了上来。日军见势不妙，钻进一个水湾里，见众人追过来，他趴在水湾里垂死射击。时值初冬季，水少地干，张福臻扬土，使日军看不清目标，睁不开眼，打猎出身的孙召亮趁机从旁边摸上去，土枪鸣响，日军负伤倒下。这时孙召荣眼疾手快，趁机赶上前用铁锹将这个鬼子劈死了。

另有三个日军冲出后，沿河堤向东南逃窜，逃至马家园村时，被阻击圈内的游击队和群众挡住，他们钻进了坟地，凭借坟头顽抗。开始有两个游击队员受伤，后被游击队击毙。余下的一个逃至刁家丘，被群众杀死。

经过7个小时的战斗，烧毁运输汽车40余辆，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共歼灭日军39名，俘获伪军200余人。

此次战斗，沉重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我冀中根据地十分区在百团大战的战绩又添了重重的一笔。

平南地区的红色电波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是为了纪念在上海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白，以他为原型而拍摄的。电影中的李侠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真实地再现了共产党员李白烈士的一生。

在平南，也有一位与李白一样，战斗在敌人心脏，用电台为根据地，传递了大量情报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张存实。张存实，原名张振亚，曾用名张步洲，河北蠡县人，1890年生。少年时代即矢志报国，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部队，曾任冯玉祥少校副官。因好学上进，被送入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他在苏联秘密加入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存实经人介绍到河北民军任职，由于他能力突出，能写善讲，张荫梧委任他为河北民军政治组上校组长。1938年9月，张存实利用张荫梧派他平定河北博野一带民军内乱的机会，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他亲自接管了一部分民军，对外称“河北民军”，然后很快和驻防在博野县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取得联系，接受冀中军区统一领导。

1941年，张存实调任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处长，从事隐蔽战线领导工作。同年12月，由李大卫等护送，张存实带着李景涵、杨健忠两名部下，化装成“粮商”，携带电台一部，在北平以南的大兴县采育镇以东的辛店村以开设粮店为掩护，从事党和八路军的地下情报工作，直接投身隐蔽战线斗争。

在军、警、特横行的北平地区，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绝非易事。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都非常有限，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通过其他渠道一点点地积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建台工作总算完成了。在房间后面的小灶间，张存实拉上了窗帘，把发报机放在写字桌上，接上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对分区发出了呼号。滴滴答，滴滴答，他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收听着分区的信号，当从滋滋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分区的信号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一天深夜，电台旁边的小灯泡忽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也随之中断，张

存实掀起一角窗帘，窗外一片漆黑。过了几分钟，灯泡又亮了，他继续工作，可是又过几分钟，灯泡再次熄灭了。张存实的心猛然一沉：这是敌人分区停电，很有可能是敌人在侦测电台位置。

1943年12月30日凌晨，日本特务终于侦察到张存实秘密电台的方位。警车悄然而来，一大批特务悄无声息地包围了他的住所，并且封锁了该地区所有的出口。窗外的异常情况被正在望风的李景涵发现了，张存实镇定地给分区拍发完北平防务情报，迅速隐蔽好电台，在地下党武工队的掩护下迅速撤离了。

后因形势恶化，情报站也曾转移到团城辛庄堡垒户徐凤舞家。此处粮店作为秘密情报站，一直存在到北平解放，为前线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张存实担任华北军区情报处处长，后被派到东北从事军事调查与联络工作，曾在海拉尔开展工作。

1943年，刘秉彦（时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与张存实设立了五部电台，对冀中十分区坚持抗战到底起了战略作用。

第一部电台，刘秉彦从北平护国寺到铁狮子胡同，搞了三个小饭铺，合法手段搞了个情报电话，可以往城外打电话，在南苑海子里可以收听。

第二部电台，设在黄村。冈村宁次在丰台调兵，必经黄村，一般是用汽车运到黄村，然后徒步走。

第三部电台设在廊坊。

第四部电台放在天津北边小仓镇。

第五部电台放在了天津海光寺，对面是日本师团部。

这五部电台，一直工作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全面掌握了北平、天津的战略情报，对冀中十分区坚持战斗至抗战胜利起到了战略作用。

攻克押堤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日伪为巩固扩大“治安区”，在华北制造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

为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1941年8月我冀中军区十分区东进总队第三支队渡过永定河，开创平南根据地。

永定河北岸的押堤据点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拔掉这个据点是北进的首要任务。

这个据点建有一座大炮楼，炮楼墙基宽3米，高20米，四周挖了一条深3米宽8米的防护沟，沟的外侧还有铁丝网，沟的四角配有暗堡，内驻伪县警备队一个中队120余人，中队长叫朱之龙，是个心狠手黑的家伙。

为了拔掉这个据点支队长程万朝派人进行了细致的侦察，根据侦察员得来的情报，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部队按计划进行，各中队进入阵地隐蔽待命。

中队长李芳和副队长刘国忠带领突击队，来到了敌人据点的铁丝网外面。趁着敌人没有防备，两名战士剪断了铁丝网，中队长李芳和副队长刘国忠带领突击队爬过封锁沟，抢占吊桥。不想干掉了敌人的哨兵时，岗楼上的探照灯射了过来。敌人发现突击队战士后，立刻开枪射击，双方随即交火。

此时，李芳和刘国忠一看，偷袭被敌人发现了，两个人一商量，果断决定突击队抢占吊桥，这边大队长程万朝命令火力掩护。轻重机枪一起开火。驻扎在桥头堡的敌人发现有人偷袭后，拼命死守，企图负隅顽抗，刚打了几枪突击队员已到了他们面前，想跑都来不及了，被李芳和刘国忠他们开枪打死。突击队抢占了桥头堡，放下了吊桥，大部队冲了过来。

哒哒哒，炮楼上的机枪喷吐出罪恶的火舌，几个冲在前面的战士倒下了。

“把门给我炸开了。”程大队长命令道。

“是。”刘国忠亲自带领敢死队再次进攻，程大队长组织火力在后面掩护。

谁知敢死队刚刚跳出掩体，冲在前面的刘国忠和两名夹着炸药包的战士就中弹倒地，身负重伤。见此情景，程大队长果断命令敢死队马上撤回。此时，

已牺牲了 20 多名战士。

“我上！”中队长王芳请命。

“注意安全。”请命得到了批准。王芳抱起炸药包，冲了出去。

“同志们！冲啊！给我狠狠地打！”大队长程万朝高声喊道。

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王芳很快来到炮楼下面，他将炸药包在门洞里放好，拉开了导火索，迅速滚到了一边。

“轰”爆炸声响彻夜空，炮楼被炸塌了一大块，摇摇欲坠，马上要倒。

“喊话，命令他们投降。”大队长程万朝命令道。

“伪军弟兄们，你们快投降吧，不能再给鬼子卖命了。”宣传组的人手持铁皮喇叭喊道。

“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

“缴枪不杀！”战士们一起高喊，喊声惊天动地。

炮楼里有动静了，借着火光，大家看清了，那是用木棍挑出了一件白色床单。

“八路爷爷，我们投降。”炮楼里有人喊道。

“把枪扔出来，排好队，手抱头出来。”战士们高喊。

枪纷纷从窗口扔出来了，伪军们一个个听话地抱着头出来了。

这次战斗打死伪军 18 人，中队长朱之龙被击毙。俘获人 80 余，缴枪 100 余支。

战士们押着俘虏，扛着战利品兴高采烈地转移了。等第二天支援的敌人来的时候，43 区队早就走远了，只有一座被炸得摇摇欲坠的炮楼，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刘秉彦叱咤平南

刘司令来了，看到刘司令我们的心里就踏实了。无论是艰苦的抗日战争还是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刘秉彦带领冀中十分区的部队一直坚持战斗，活跃在永定河两岸，叱咤于平南，狠狠地打击着敌人。

刘秉彦出生于1915年河北省蠡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刘秉彦回到十分区，那正是华北敌后抗战最为艰苦的一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十分区作为冀中根据地插入敌人心脏的刀锋，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

当时，日伪军在冀中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在十分区常驻上万名日伪军，修建了204个据点，不计其数的碉堡，再加上封锁沟、封锁墙，以及公路上巡逻的汽车、铁路上穿梭的火车，十分区被分割成蜘蛛网，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一时间，十分区日伪横行，汉奸嚣张，很多抗日干部和抗日家属遭到杀害。

鬼子张狂得很，四处制造血雨腥风。刘秉彦带着部队巧妙周旋，瞅准机会，打他个措手不及。

1942年6月23日，刘秉彦和十分区司令员周彪共同指挥部队在任丘县发起了边家铺战斗，全歼由日军特种兵组成的“伊豆文雄剔抉队”八十多人，活捉了队长伊豆文雄，轰动冀中。

1942年7月5日，晋察冀军区任命刘秉彦为十分区司令员。此时，十分区的主力部队奉命转移到北岳区。刘秉彦奉命留下坚持斗争。9月，刘秉彦以文安洼的苇塘为立足点，建立苇塘根据地，逐步恢复十分区抗日工作。

在刘秉彦的领导下，十分区在战术上更加积极主动，永清姜家营战斗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在姜家营战斗中，日伪军企图合围八路军。刘秉彦指挥部队占据有利地势，速战速决，消灭了日伪军200人后迅速脱离战场，向东南方向转移，隐蔽在附近丛林。行军路上，刘秉彦给大家讲中国古代兵法，讲天时地利人和，

讲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之分。他说：毛主席讲，要建立山区根据地，可是我们大清河没有山，但是，我们有河、湖、港、汉、苇塘、沙丘、丛林等，这都是打仗可以利用的好战场。比如，我们刚才撤出战斗，为什么往东南方向撤呢？因为这样敌人打炮的时候有太阳晃眼，逆光不好瞄准。我们化整为零，这就大大削弱了敌人炮火的威力。我们占了有利地形，又有阳光助战，所以能够以一击十，破了敌人的合围！

半年之后，大清河北的抗日斗争即将转入大反攻。刘秉彦指挥部队发起文新战役，收复文安、新镇两县。紧接着，部队袭击米家务东大村，攻克固安县独流镇据点。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一次胜利连着一场胜利，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扩大到一千平方公里，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

部队乘胜追击，攻占天津北仓、杨村火车站，占领了日军杨村飞机场，攻克安次县和白家务、旧州、大兴县礼贤镇。十分区的将士们势如破竹，收复6座县城，打死打伤日伪军三千余人，俘虏伪军两千多人，辖区全部解放，迎来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共内战尚未打响，华北已经再度弥漫起硝烟的味道。

1946年8月6日，国民党十六军、九十四军及王凤岗保安团共三万多人对大清河北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疯狂“扫荡”。

王凤岗，此人原是大清河一带的土匪，抗战爆发后曾加入八路军，后因耐不住寂寞而叛变投敌，在涿县一带当了皇协军。抗战期间，为了赢得日军的信任，王凤岗多次率领皇协军向我八路军根据地进攻，杀害了不少八路军战士和无辜群众。抗战胜利后，王凤岗投靠国民党，担任新城县长兼保安司令，继续与中共为敌，在当地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因此，打掉王凤岗这颗毒瘤，是华北军区的重中之重。

刘秉彦为了打好这一仗，精心制定作战方案，先将主力部队撤出雄县、文安地区，给王凤岗营造了我军怯战撤退的假象。随后，刘秉彦命令新固独立营和分区75团陈兵于雄县，吸引敌人的注意，将敌人引向预定的包围圈中。同时，刘秉彦下令二十旅向雄县板家窝一带急行军，与新固独立营和分区75团汇合后，将王凤岗保安第一旅合围于板家窝村。

刘秉彦采取一路突破，多路合围，多路突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从上午9点全线打响，一直到12点以后，打得匪军溃不成军，经四、五个小时激战，王凤岗的保安一旅3000余人被全歼。

此后，刘秉彦率部又先后参加了固安、胜芳、唐河、保定、大清河、平泉、青沧、平津、霸县、永清、雄县、安次等战役战斗。在平、津、保三角地区留下深刻的战斗足迹，刘司令的威名响彻平南地区。

刘伯昆冒死送信

1942年春天，在京南礼贤一带，日伪军先后建了3个据点，修建了炮楼，每个据点常住日伪军50多人，对我十分区平南县工作队构成了巨大威胁，当时我们的工作队正在离此不远的加禄堡村开展工作，这里群众基础好，曾有小苏区之称。

为了有效地了解敌情，打击敌人，更好地保护自己，敌工部长徐溅，选派我情报员韩国英去据点给日寇当翻译，又派刘伯昆到据点给鬼子当木匠，以此为掩护传递情报。

刘伯昆，1909年出生，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龙头村人。1937年卢沟桥头一声炮响，“七七事变”以弹片、血腥、刀光剑影的形态，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年轻正直的刘伯昆，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村里村外日本鬼子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这个青年农民的满腔义愤。

于是他毅然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他参加抗日组织后，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设计地道；二是替队伍上购药；三是沿“京沈铁路”组织沿线设施破坏。这次他接收了新的任务。

刘伯昆木工手艺很好，为了取得鬼子的信任，在据点给鬼子做了三个木制岗亭，还给小队长做了麻将桌，没事时还帮日伪军的家里干点木工活。鬼子汉奸都很满意，混得很熟，出入据点比较自由。韩国英翻译从鬼子那里得到情报，就告诉刘伯昆，刘伯昆再把情报传给为据点送粮送菜的敌工部人员，敌工部就能及时了解鬼子的动向，鬼子汉奸几次清剿，都扑了空，使革命力量得到了保护。

但是，有一天，一点也没有征兆，鬼子突然集合队伍，这时，韩国英告诉刘伯昆，鬼子、伪军要围剿加禄堡。

怎么办，按常规送信已经来不及了，但情报送不出去，那里的同志们就危险了。刘伯昆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只有自己亲自送信了。

刘伯昆和站岗的伪军说太君有事让他去办，他出了岗楼，沿着老沿河飞速向加禄堡跑去。一口气跑回那里，把紧急情况告诉那里的同志。值班人员

马上组织全村人员进入地道隐蔽。

送完信后，刘伯昆想返回据点，可是鬼子已经进了村，喊叫声、砸门声响成一片。刘伯昆怕被鬼子发现，赶忙藏在牲口棚后面，翻墙头进入小胡同，绕路跑回据点。留守岗楼的伪军说：“小队长没找到你，说你的良心坏了，杀头的有”。刘伯昆一听，知道自己暴露了，家也不敢回，就向西北方向的西沙窝村跑去。在那里的堡垒户吃了点儿东西，等到天黑，才悄悄地返回。

回到村里后才知道，鬼子没有在村里找到八路军和地下党组织，就把没有跑和没有钻地道的部分群众赶到当街上，让群众交待八路军地下党组织的人员，没有人说，就放狼狗咬群众，不管敌人多么残忍，鞭抽狗咬，但这里的人民群众没有一个向敌人低头，始终没有说出地下党组织的藏身处。最后，在韩国英翻译的劝说下，鬼子才撤回据点。

敌人撤走后，县委书记苏玉振表扬了刘伯昆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同时，认为刘伯昆已经暴露，不宜在本地工作，应暂时躲避一下，可他拒绝了。一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坚持对敌斗争，从抗日寇到斗白匪，不曾间断，成为我党最坚强的敌工骨干。

前杨各庄陈平反正

陈平原名陈瑞波，庞各庄镇北李渠人，三岁丧母，十七岁父亲又被土匪杀害，无奈来到西枣林庄姥姥家讨生活，一心报仇，终于有了机会。一九四二年替兵役得了现大洋给了姥姥，报了养育之恩，另一方面得了一杆大枪算是有了报仇的家什。

陈平一心报仇，有事没事就琢磨手中的大枪，拆拆卸卸贼溜，一杆枪指哪打哪远近闻名。

庞各庄伪中队分了一挺捷克式机枪没人能使，外号“王驴子”的王增瑞通过陈玉佩找到了陈平，陈平二话不说闭眼全给拆了，王增瑞正要发作，小伙子头也不低又给装上了，这捷克式机枪大小零件一百零七件，闭眼能拆能卸，就这一手把所有人都镇住了，这机枪也理所当然归了陈平。

转眼到了秋收，日本人下了命令，收不上来就动家伙，王瑞增大晚上带队去前杨各庄催粮，两边短兵相接干起了仗，八路人少就撤了，保长李凤池可倒了大霉，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关进了礼贤据点。说来也巧，这李凤池和陈平的父亲陈显林是吃喝不分的朋友，陈平买来烧饼猪头肉，关照好来找小队长崔志信想办法。他们俩跟中队长说起这年月给日本人当差的不易，日本人要应付，八路要应付，老百姓也要应付，谁也得罪不得，谁也惹不起，把他毙了真不见得能找一个比他办事更得力的，一折腾误了催粮日本人怪罪下来够咱吃一壶的。中队长一听有道理，就答应了。

还别说，这李凤池暗地里真给共产党办事，回来后找到平南县委敌工部干事刘志忠怎么怎么怎么回事一说，刘志忠就派李凤池的儿子到炮楼里找陈平来家说点事。见面以后，刘志忠开门见山：我是你们要找的共产党八路军，你要领赏完事我可以跟你走；李凤池先生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这次承蒙关照安然无恙，我也对您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老百姓一年到头就这么点收成，满打满算不见得能接上明年还不好说，给了日本人让这些庄稼户吃什么喝什么；人各有志，我跟八路你跟日本咱远日无怨今日无仇，你枪玩的溜我也不含糊，不过，几里地的街坊，咱犯不着犯冲，合脾气对劲儿以后交个朋友，

看着不顺眼你打死我还是回去报告领赏悉听尊便。

这陈平出来当差本来就是为了替父报仇，穿上这身黄皮自己也臊眉耷拉眼的，平日里据点里日本人作威作福不把伪军当人看，虽然自认为混的不错，可在街坊邻居眼里连土匪都不如，加上王驴子嘴里挂着的“打保长吃白面，打老太太吃鸡蛋。”的口头禅让他特别反感，早有弃暗投明的心思，对共产党在平南地区的活动早有耳闻，也在寻找着出路，刘志忠同志这一番话说到陈平心坎里了：“刘同志，二话不说，我是中国人，这点没变，我也不知道李大叔的身份，不然我也不敢救他，既然您把我约的这儿了，咱开仗让叔为难，不开仗您和我日后都跟弟兄们说不清，这么着，既然我已经出来了，也就不打算回去了，八路去哪我去哪，怎么样？”“这可万万使不得，即使想跟我一起干，今也不成，一来是李家公子去据点里请的你，二来知道你来了前杨各庄，今天不回去王驴子明天就会来村里要人，这三来你现在在伪军队伍里还能起到在革命队伍里不能起到的作用。我看这么办，干八路也不在这早一天晚一天，只要你心里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不与我们为敌，听到什么消息想方设法通知我们一声，就比你现在参加革命起的作用强的多。”陈平一听有道理，抱拳道：“有大哥点拨，小弟茅塞顿开，我以后知道该怎么做，瞧好吧。”

曾经误入歧途的陈平从此秘密的跟八路军建立起联系，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后来屡立奇功。

苇塘边的联络站

1942年秋后，刘秉彦带队伍要重返大清河北，本来准备在文安洼开辟根据地，一摸情况，霸县东边胜芳的大苇塘更好，促使刘司令下定决心改变计划的关键人物是中共地下党员郭振明。

这胜芳韩家地有一家无名吃食店，店主姓郭，父辈从山西迁徙至此。八国联军侵华时，法军为剿灭义和团，就扎营在霸县南关，法军颁布禁令不许店铺营业已经好几天了。这天郭店主蹬上梯子，想看看街上是否有人了，刚上到房檐，一声枪声就栽下来死了。郭店主的寡妻带着两个儿子葬了丈夫。那时，他们的大儿子郭振生才十二岁，小儿子郭振明也才七八岁。幸得早些迁徙过来的本家人帮助，两个儿子才长大成人，心里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振生郭振明兄弟俩先后加入了共产党，那个小店也成了抗日武装后一个联络点儿。

这天，刘秉彦在刘广钰的陪同下，来到了代号“秃二爷”的联络点儿，“秃二爷”郭振明端上来准备好的包子和稀饭，开始给领导介绍附近的情况：“这韩家地方圆千顷都是蔡家的苇塘，土匪出没，是他们藏票儿的地方，碧波万里一望无际，这土匪能安身，咱们也没问题。再者说，大苇塘里鱼虾蟹蛤吃不绝，随便一抄子就能捞上鱼，野鸭子傻傻的不知道怕人，鸟蛋一窝窝的，菱角蒲棒水又多又甜，这是一个天然的休养生息的地方，水陆四通八达，便于撤退，也便于藏身，就是千军万马进去外面也发现不了，日本鬼子人少了都不敢靠边儿。”刘秉彦同志问道：“有没有一个高耸的地方看看？”“当然！您随我来。”这郭振明出来从苇丛里拖出苇梯子，给两位领导带上苇帽子，登上房顶四处一看，一望无际的大苇塘像极了白洋淀，果然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好地方！

下的房来，郭振明把自己听说的和亲自侦察的情况一一道来，大地方如霸州的，胜芳的，信安的，小到崔庄子，金家铺头的；日本据点的，伪军黑队的，土匪的……刘秉彦同志高兴坏了，称赞道：“二爷呀二爷，您这个小饭铺可没白开，把四面八方方方面面的情报都搜集到了，从白洋淀出发前，

分区领导还嘱咐说工作不顺利让我们再退回去，我们自己也担心在大清河北扎不了根，有了您的情报我们有信心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后来，郭振明利用自己方方面面的关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做附近乡绅和黑队的工作，让他们协助共产党八路军在胜芳大苇塘建立起了敌后根据地。

郭振明解放后来到大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革命继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风雨夜袭击押堤据点

1943年8月中旬，我冀中十分区为了开辟平南根据地，决定开展夏季攻势，将敌注意力引向东南方向，便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奔袭了天津西重镇杨柳青。入夜时，一举袭入伪警察署，俘全部伪警二百余人，缴获一批武器。杨柳青距天津仅三华里，过去从未见过八路军，这次战斗我们严格执行了敌占区政策和俘虏政策，做到秋毫无犯，俘虏全部教育释放，给敌占区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一招果然起到了调虎离山的作用，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东线。

夏季的天气，一连几天都很闷热，这一天终于在太阳落山后，乌云滚滚，然后就是电闪雷鸣。一阵风刮过，豆大的雨点打下来。

就在此时，我四十三区队从驻地梁各庄出发了。

借着闪电的光亮，战士们寻路而走，在泥泞的路上，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没有人说话，后面的人盯着前面的人影，快速前进。

面前，忽然白亮亮的一片：永定河横在面前。

平时永定河波涛汹涌，现在在风雨之下，波涛反倒不那么明显了。但是暗流涌动，也是非常凶险的。

战士们排成一队，手拉手踏进水中。这些永定河边长大的汉子，对永定河是熟悉的。哪里有旋涡，哪里有暗坑，他们凭脚下的地势、腿上感受的水流就都知道。

很快他们在半夜时分，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永定河北岸的大押堤据点。

此时，雨虽然已经小了一些，但是电闪雷鸣不断。战士们来到据点外，看见木栅栏门已经关闭，但是因为下雨，岗楼上没有站岗的伪军，战士们悄悄摸了进去。进去后就是一个炮楼，借着闪电的光亮，炮楼顶上也没有人。要知道，我部平时一直在永定河南岸活动，在河北还没有出现过。这些伪军根本就不会想到我们会来袭击，所以一看瓢泼大雨，就都躲进了炮楼里。外面雷声滚滚，战士们已经冲到炮楼下面的大门了，里面的伪军还在玩牌。他们小队长说：“白天都他妈热死了，刚刚凉快凉快，正好打两锅麻将。”于

是炮楼里“稀里哗啦”的打牌声和着外面的雷雨声响成一片。

当我们的战士踹开炮楼门，把手榴弹只扔进去一个，就都投降了。

接着战士们奔向了伪警察所。此时伪警察们已经听见了刚才的一声爆炸，但是一声过后就没了动静。他们还在疑神疑鬼地互相询问：“我说，刚才是一个霹雷吗？”另一个说：“我也听见了，声可不小啊。”伪所长心里不踏实，他把睡觉的踢起来，恶狠狠地说：“都他们别睡了，警醒着点。今晚上我心里不踏实。”

有人就说：“你白天是不是祸害谁家大闺女了？”

“别他妈废话……”刚刚说了半句，就张大了嘴巴——他看见了冲到院子里的战士们。

他一个机灵，声音都变了：“抄家伙！八路来了。”

战士们听见了里面拉枪栓的声音，马上就地隐蔽开始射击。这些伪警察毕竟不是战斗部队，别看平时吓唬老百姓耀武扬威，一听见枪响，子弹打在屋子里“噗噗”地在墙上钻眼儿，早就吓得拾不起个儿了。几个胆大的举枪向外面瞎打，那胆小的就已经躲在窗户底下哆嗦没完了。

很快，他们就开始喊了：“别打了，八路爷爷，我们投降。”

前后三十分钟结束战斗，全歼伪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警察所，俘伪军政人员六十余人，而我只轻伤一人。这次战斗，清除了我们开辟平南地区的一大障碍。

王福林带头磨洋工

1943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僵持阶段进入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局部地区已经开始战略反攻。日本侵略者狗急跳墙，在做垂死挣扎。这一年十二月的大兴县安定火车站，还是京山铁路线上一个孤零零的小站。旁边一座突兀的炮楼，几个日本兵，三十几个伪军把守着。鉴于全国抗日形势的扭转，这里加强了防御，开始在炮楼外挖掘隔离壕。

挖隔离壕的民工都来自附近的村子，也都是贫苦的穷人。有钱人家可以出钱雇人来替工，而穷苦人只能自己来干。这是些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的人，现在却要冒着严寒，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挖出一条巨大的壕沟。刨斧轮起来砸在地上，溅起一些土屑，地面上砸出一个白点。王福林已经来了几天了，他打心里就不愿意给这些平时作威作福的侵略者狗汉奸们干活，起心眼儿就不想卖力气。因此，他总是悄悄地拖后腿。人们磨磨蹭蹭地一天也干不出多少活。

这天，邻村来了一个傻大个，到了这里左右看看，一脸不屑地，走到才开出浅浅的一条隔离沟前，甩掉身上的破棉袄，抡起大镐就干了起来。王福林看见了，凑了过去。

“嗨，大个，早上吃摇杂杂了？”

大个一听，傻了。他停下来，说：“没有啊。”

王福林紧盯一句：“那你劲头挺大啊！要干一天呢。”

大个儿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旁边的几个人，慢慢地说：“给东家干活要实诚。”

王福林指了指炮楼说：“你东家在炮楼里呢？”

大个儿说：“那倒不是。”

“好好养精神吧，干活饿了自己忍着。”大个儿明白了，捡起破棉袄穿在身上。

就这样，几天下来，地面上还刚刚开出一条浅沟。

鬼子汉奸们心里起急，因为他们已经惶惶不可终日，恐惧感越来越增加，

因此开始加紧催促这些民工劳动。王福林这年 17 岁，虽然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但是却身材瘦小，没有多大的力气。更由于他已经有了革命觉悟，就悄悄地鼓动干活的人磨洋工，混时间。

由于工程进度太慢，日本人也就不再躲在炮楼里，带着几个伪军汉奸一起过来监工。他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谁都在弯腰干活，可是怎么看又都跟没干一样，动作轻飘飘的。

日本人就想找个人出出气，吓唬吓唬别人。这样捋摸一下，发现了身材矮小的王福林。就走到他身边，一边骂骂咧咧催促干活，一边就举起枪托子捶向他的肩膀。王福林身子一侧歪，差点跌倒。但是他很快收住步子，扭头怒视着日本鬼子，鬼子一看：哟呵，还敢瞪我，这是不服啊，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王福林忍着痛苦一声不吭，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仇恨。等日本人打完了，王福林才爬起来。这天，一直到日落西山收工回村，王福林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鬼子汉奸们却发现昨天挨打的那个小子没有来，而且佟家务村出工的人数一下子少了仨人。原来，发生了日本打人这件事，王福林等三人便一起找到张区长申请去参军。张区长考虑到年轻人容易冲动，为了保护革命种子，同意了他们的申请，连夜把他们送到了区小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朱垱村地下交通站

1943年开春不久，朱垱村一直在北平城里崇文门外打磨厂那边染坊里干事的魏振东回村了。他从小身体就不好，有一条腿瘸，干不了农村繁重的体力活，所以才到城里学手艺的。不仅学会染坊里的工艺，还会记账，识文断字。但是在这个春天，他回到了朱垱村，种自己家的那几亩薄田。

朱垱村地域偏僻，到处是原始树林，到处是巨大的沙龙。周边村落较多，西北五里是杨秀店、北边五里是柴家务、东边五里是李家务、南边五里是靳七营，西南是留民营、沙堆营等村。魏振东回来后，一边种地，一边拖着一条瘸腿到处“赶集”，通县集、青云店集、大红门集都去，给村里人的感觉就是不务正业。他们也知道，毕竟在城里待过，不是踏实在土里刨食的人。

后来他的叔伯弟弟魏振华跟他越来越走得近。过了夏天，魏振华也开始到处“赶集”，有时候就背个粪筐出去，一走可能半天，也可能一天。

村里人都说：跟瘸子学不出好来。

这天，魏振华又是天一亮就背个破粪筐出去了，溜溜达达地奔青云店而来。那时候都是土路，路上就是马车、驴车。魏振华的破筐里还真捡了一层驴粪蛋。但是快到青云店的时候，遇上了日军盘查。他上身破黑棉袄，腰间系着一条搭补，下身是条破缅甸裤，肩头背个破粪筐，筐里一把粪叉子。日军一见，刺刀一横：“什么的干活？”魏振华站着发愣，慢慢地把粪筐转到前面。日军低头一看：“什么的干活？”说着就准备用刺刀扒拉。这时，魏振华身后不远处，“哎哟哎哟”一声驴叫，魏振华一指那驴，正看见驴屁股下面热气腾腾的驴粪蛋。魏振华赶紧走过去，几下就把新鲜驴粪铲到筐里，然后乐嘻嘻地回到了日军面前。日军用刺刀一拍粪筐：“快地、快地！”魏振华就进了青云店镇。其实，在粪筐底上垫块破席头，在筐底与席头之间，今天放着一把给安定交通站的手枪。就这样，他一路上大摇大摆，串大街走小路，把枪送到指定的地方。

驻扎采育的伪军保安三大队的冯兆文、司德庆已经死心塌地的当起了汉奸。他们对附近的革命力量进行疯狂地镇压。而北边马驹桥的瞎魏三也经常

过来骚扰。为了安全起见，魏振华在村西边的大高土台下面挖了地洞。曾经有一次，一区赵建华正在魏家，保安三大队的就来了，家里几个人都躲到地洞里。赵建华担心地洞人多，就没有进地洞，而是向西跑去。

1945年8月5日深夜，在堡上营村北的大坟圈子里，魏振华举手宣誓，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批准人就是赵建华。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考虑到东北需要大批的干部，便从延安派出几百名学员、干部去东北。这些人化整为零，由各个交通站负责，一路上一站接一站往下传递。这些干部中就有个人叫张天民。张天民是1939年10月去的延安，这次去东北是担任冀热辽军区后勤供给部副部长、驻东北办事处主任。魏振东、魏振华就护送过他，当时谁也不认识谁。交通站的规矩，来人不能问。可是张天民有文化，了解了一下这里的情况，就记住了朱坨村的老魏。

1975年的时候，已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的张天民来村里看望在这里插队的儿子。他说起当年来过这村，记得交通站的老魏。村支书魏振华说，往东北送学生送干部都是他。老哥俩才算是相认了，他们同岁，都属虎。张天民是全国总工会第七、九届执委和第八届书记处书记，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离休的，1997年3月病逝。去世的时候给魏振华发来讣告，魏振华让儿子带着去八宝山参加了张天民的追掉会。

突袭白家务据点

夕阳的余晖中，炮楼里的鬼子伪军正在大吃大喝。这时，一声枪响打断了鬼子的晚饭，这些鬼子伪军万万想不到，这会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1944年春天，我平南工委、平南办事处的活动地区，有日伪军大大小小十几个据点，它们像一个个钉子钉在永定河、天堂河岸边，严重阻碍了平南抗日形势的发展。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决定给他们以打击。那么，拿谁开刀呢？白家务据点处在北寺堡、南王力、田谷营等小据点的中心位置，是最难打的。但是，刘广钰说：“表面看，白家务据点是最安全最不可能打的，它在中心位置，又是个大据点。但是，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它的弱点是什么？疏于防范，麻痹大意。根本不会想到我们会去黑虎掏心，直接奔他而去。而且拿下大据点，对敌人的打击威慑才起作用。”

有小队长提出：“白家务周围都是据点，他们要是一起出来支援白家务，那我们就处在他们的包围之中。”

刘广钰分析到：“小据点伪军人少，当他们知道大据点我们都敢打，他们还敢来凑热闹吗？再说，躲在据点里是安全的，真的出来了，他们会暴露在外面。所以，”他顿了一下说：“一方面要狠狠地打白家务据点，把家里的手榴弹带几箱去，别舍不得。力求速战速决，不给他们喘气儿的机会；一方面在周边外围布置下阻击部队，把敢过来的小据点的伪军迎头打回去。”

“明白！”小队长的信心倍增，摩拳擦掌回去准备去了。

3月29日傍晚，刘广钰率领四十三区大队一部悄悄向白家务据点靠近。刘广钰吩咐到：“尽量接近土围子，越近越好，只要不被发现，就直接冲进去。”

队员们身上带着手榴弹，借着越来越暗下来的天色，很快潜到据点土围子下面，然后靠着土壕向寨门摸去。

当小队长带人来到寨门近前的时候，岗楼上的伪军发现了他们，急忙喊道：“干什么的？”

刘广钰抬手一枪：“打！”

小队长对着寨门甩出两颗手榴弹，把寨门炸开一条裂缝，然后迅速冲进

土围子，后面的队员进去后把木门抬起来推到一边，区小队迅速冲进寨子。这时据点里面的伪军也开始还击了。但是这些伪军是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会突然袭击进来，根本就没有作战的准备。有的吃完饭聚在一起打牌，有的枪也没在打牌这屋，还有的就枪里带的几颗子弹，而大批的弹药却在伪军中队长的房里锁着。在我区小队的猛烈攻击下，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全歼了据点里的 20 多个敌人，缴获了 30 多条枪，大批的子弹。

与此同时，在白家务的西边传来枪声。附近北寺堡据点的伪军试图赶来支援白家务据点。但是才走到半路上，就被我阻击部队突然开枪，迎头一阵痛击，打得趴在地上不敢起来。过了一会儿，便悄悄地退回了自己的老窝。

同样，南各庄据点和田谷营据点的伪军听见枪声也出来了，在路上遭遇了我区小队的阻击，没有僵持多久，白家务方向就枪声稀疏下来。这些伪军没有过多坚持，马上退了回去。

我区队突击白家务据点，从正面给伪军直接打击，对周边的小据点伪军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一时间全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使我们的斗争形势有了稍稍改变。

化装袭击敌军车

1944年3月29日，我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率领四十三区大队对白家务伪军据点突然发起进攻，全歼据点里的敌人20多个。附近南各庄、北寺堡、田古营据点的伪军试图赶来支援白家务据点，也被打退。

话说榆堡据点里的伪军，知道我区大队跟白家务据点的伪军交火后，反倒非常兴奋。守在榆堡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告诉伙房：“明天早上去街里弄一扇肉来，中午给大伙炖了。”跟在后面的小队长就问：“白家务那边打起来了，咱们反倒吃肉，为什么呀？”

中队长莫测高深地仰头看着星星，说：“为什么呀？八路在白家务打仗，那咱们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告诉弟兄们，明天吃完肉，趁着八路没工夫上咱这边来，咱们下乡去转转，该搂点东西去。”这群伪军们一说明天出门逛摸东西，甭提多兴奋了。

第二天，3月30日。中午才过，从南各庄方向的大路上来了一支衣衫不整的伪军队伍，直奔榆堡据点而来。本来衣服就啼哩吐噜的，再加上过永定河，有桥不走非要蹚水，弄得衣服更是泥一块水一块，怎么看着都不舒服。不过，看他们一路过来，却是有说有笑的。

一个说：“刘主任，你说他们能猜出来是咱们吗？”刘广钰笑着说：“让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昨天咱们还在白家务开战呢，今天就给他们来个神兵天降。”

“就是啊，估计昨天一打白家务，今天他们都缩在炮楼子里不敢出来了。”

这时旁边又一个人说：“您这招换穿衣服也厉害，本来都是合身的衣服，结果这大个子穿小衣服，小个子穿大衣服，好家伙，没有一点儿利索劲儿。”

“还有呢，”他晃了晃手里的枪，“全换成白家务缴获的家伙事儿，让那帮坏蛋睁大狗眼也看不出来破绽。”由于刚刚打了大胜仗，战士们各个精神头倍儿足，几里地的路程在脚底下根本不算事。

与此同时，榆堡据点里的伪军们簇拥着一辆汽车从据点里涌出来，准备

下乡到村里进行抢掠。才出来不远，就看见了对面而来的这队伪军。

两边一照面，榆堡的伪军就问：“你们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这边的伪军虽然衣衫不整，灰头土脸，但是却没有一点儿垂败的感觉。

只见他们说：“我们是白家务围子里跑出来的，整个围子让八路端了。”

说着榆堡伪军的汽车就停了下来。那些伪军一听是白家务过来的，也就都松了一口气。中队长剔着牙从车上下来，边走边问：“你们这是去哪儿呀？”

这边说：“我们没地方去了，这不是投奔你们来了吗？”

那中队长把下巴抬得老高地说：“就你们这帮败兵，我还真不大看得上眼。”

这边一个大个子说了：“那你能看得上它吗？”说着，抬手就是一枪，伪军中队长应声倒下。

其他伪军一看，还喊呢：“别开枪，别开枪，都是自家弟兄，有话好商量。”

大个子一声令下：“打！”

这边的枪随着大个子的声音，已经开火了。一时间把榆堡的这些伪军打蒙了。根本没有想到都是给皇军当差的，怎么就开了火了？

随着枪响，后面几十米处突然出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山呼海啸一般冲来，那气势势如破竹，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在战士们的喊杀声中，车上来不及还手的伪军死的死，伤的伤。地上那些没有机会坐车的伪军，现在真庆幸他们的俩脚还在地面上，于是急忙转身撒丫子就往回跑，只恨自己的腿太短，眼看着据点的大门真想一步就逃进去。

战斗迅速结束，打死打伤伪军二十几个，跑回据点的不到十几个，还缴获了一辆汽车。

我冀中十分区四十三区队，两天里连续打击了敌人的两个中心据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遏制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集日除掉伪军官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王瑞增，在他十几个手下的眼前，开枪打死了这个伪军中队长。一时间，轰动了整个青云店地区。

1944年农历六月初四，青云店大集的日子。

一大早，鲍辛庄村的保长徐景波也来赶集了，他在青云店十字街东边文昌阁前面放下挑子，然后蹲下来开始抽烟。挑子里摆着几十把上好的烟叶，焦黄干燥，透着好看。太阳升起来了，空气开始燥热起来。徐景波从头上扯下草帽，抓在手里不断扇着。

驻守青云店的伪军中队长王瑞增，每到大集日子，都要到街上转一转，有什么好东西直接就拿走了。王瑞增一会儿就转到了文昌阁前面，也就看见了徐景波。

老徐就招呼着：“王大队长，过来尝尝这个。”王瑞增低头看看，问：“你的？”老徐笑笑，“卷一炮尝尝。”“这有什么可尝的呀？”“这可不一样，亲戚从东北带来的关东烟。”说着迅速地在手里把一棵纸烟卷好，递给了王瑞增。王瑞增点着，狠吸了两口，说：“真不一样啊。不过这也没人识货啊。”老徐说：“也不多，能卖就卖，卖不了你王队长拿走。”

王瑞增笑了：“老徐你开玩笑，我能拿你的东西吗？”说着要走，老徐抓起两把完整的烟叶，硬塞到了王瑞增的手里。王瑞增拿着烟叶离开了。

这时从旁边转过来一个小伙子，他的肩膀上搭着一根绳子，前面栓着一个犁铧头，后面栓着一个牛箍嘴。

老徐一看，悄悄说：“看见了？”

小伙子点点头走了。

这个小伙子就是我敌工人员高凤阳。自从敌工部准备在青云店开辟工作，高凤阳利用青云店大集的机会，已经第三次来到这里，通过徐景波的帮助，他终于认得了伪军中队长王瑞增，经几次侦察，也摸清了他的行动规律。

8月初，青云店大集的日子。高凤阳挑着两篮子大桃，从后安定来到青云店十字街，找个空阔的地方，放下篮子。在他的斜对面，徐景波面前放了

半筐甜瓜。

在不远处，敌工部张万鹏肩上背个褡裢，也从十字街西边慢慢往这边溜达。

和每次一样，过了一会儿，从东边开始人们又骚乱了起来。他们知道，王瑞增过来了。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和计划好的一样。

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后面竟然跟着十几个伪军，个个都斜背着大枪，松松垮垮的样子，东张西望。

高凤阳向张万鹏和徐景波点了一下头，手就放到了篮子底下。老徐一见，马上招呼王瑞增：“王大队长，弟兄们过来尝尝小甜瓜。”因为老徐是保长，没少给他们办事，这些伪军都认识他，于是几个伪军就拥到了老徐跟前。

这时，只听见有人高喊一声：“王瑞增！”

王瑞增不由得回头看去，只见一支枪口直顶脑门，“我是八路军。”随着一声枪响，王瑞增顿时倒地身亡。

那几个伪军一时都傻了，等反应过来要动手的时候，高凤阳已经穿过人群消失了。他们只好虚张声势地朝天打几枪，然后垂头丧气地抬起王瑞增的尸体逃回了据点。

虽然这次只打死了王瑞增一个汉奸，但是那些伪军也明白，以后不能再祸害老百姓了。平南工委在青云店大集上公开除掉伪军中队长王瑞增，对敌人起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智取青云店伪警察局

1944年8月18日下午，从青云店北门进来一队日伪军，他们打着“太阳旗”，大摇大摆地向着伪警察局而来。就在前几天，驻守青云店的伪军中队长王瑞增被我敌工部高凤阳、张万鹏击毙在青云店大集之上，使得鬼子汉奸一时紧张起来，加紧防范。特别是严加把守青云店南门，并试图增强兵力。

今天进来的这支队伍，各个精神饱满，步伐有力，特别是炯炯有神的双眼，十分警惕地边走边观察四周的情况变化。

可巧的是，当他们就快来到青云店伪警察局门前的时候，对面来了一小队巡逻的伪军，他们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不由得愣了一下。小队长上前搭话：“弟兄们，你们打哪儿来呀？是哪部分的？”

只见一个人从前进的队伍中走了出来，来到这个小队长面前，稳稳站定，狠狠盯着这个小队长，把小队长看得有些发毛。这才说：“最近这里不太平，知道吗？”

小队长马上点头：“知道，知道。”

“我们是驻守大红门的保安大队第三中队，临时派来加强这边的警戒。你们是巡逻的吗？”

小队长欣喜地说：“是，是，我们正在巡逻。”

“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没有，没有，您放心，一切正常。”

“那好，都警醒着点，我们先去警察局那边报到。”说完，便大摇大摆地跟上队伍。

小队长讨好地喊了一句：“前面就是警察局了。”

这个跟伪军小队长对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冀中军分区四十三区队副区队长冰野。

原来，当初敌工部高凤阳为了除掉王瑞增，几次化妆进入青云店侦察，不仅摸清了王瑞增的活动规律，给予击毙。同时，还了解到青云店伪警察局有步枪40多支，这让我平南办事处刘广钰很是动心。经过周密计划，才决

定化装成日伪军，打着“太阳旗”公开进入青云店北门。

再说冰野带领尖兵班首先进入伪警察分局大门，门口的警察想向前搭话，冰野站在他面前，透过黑黑的墨镜盯着这个警察，冷冷地说：“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王瑞增中队长大白天的死在你们的地盘上，你们干什么了？”

这个伪警察一时迷糊了，思路被冰野带了过去：“他们是保安队，我们也惹不起啊。再说，出事那天他们保安队还有十几个人在跟前呢。”

冰野大声说：“你们就没责任吗？八路是怎么进来的？”他说着，看见战士们已经上了房顶，控制了制高点。后续部队也按预定计划进入了阵地，把警察局包围了起来。

那个伪警察说：“我们也不知道八路是怎么进来的”。

冰野冷冷一笑：“我告诉你，八路就是像我这样进来的！”说着上前一步，用手枪顶在他的胸前，借着他身体的遮挡，退出了大门。

这时屋里的警察发现有人上房，觉得不对，从窗口伸出枪来，向外面胡乱开了几枪，企图顽抗。

刘广钰一声令下：“打！”我军顿时所有枪支都同时向屋里射击，以猛烈火力压住敌人，使敌人不敢抬头。

冰野喊道：“我们是八路军，已经把你们包围了，赶紧投降吧！再不投降，就把你们全都消灭！”

一听是八路军来了，而且已经上了房，不知道外面到底有多少八路军。这些伪警察别看平时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都是根本就不会打仗，没有真正上过战场。外面没开枪的时候，他们胆大的还敢在窗口胡乱往外打枪。现在外面枪声一响，子弹射进窗口，里面的人早就吓坏了。听到让他们投降，赶紧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冰野喊道：“把枪从窗口扔出来。”

一阵稀里哗啦响过，里面没有了动静。

冰野又喊：“高举双手，挨个从里面出来。”

过了一会儿，里面的人才慢慢地举手往外走。冰野一把扯过刚才俘虏的那个警察，问到：“里面有几个人？你给我想好了，看看还差谁？”

那人站在外面挨个数，轻轻说：“好像还差一个。”

“你数好了？看看差谁！”

“哦，不差了，算上我就对上数了。”冰野一挥手，一个小队鱼贯而入，瞬间冲进了屋里，挨屋搜寻一遍，确定没有人了，才出来把敌人扔出来的枪

支扛在肩上。

这次化装智取青云店伪警察所,俘虏了20余名伪警察,缴长短枪40余支。
这次胜利,震动了路北地区。

邾河村前袭日寇

天刚蒙蒙亮，一队鬼子在大路上出现了，随着一声“打！”，路边的密林里枪声大作，射出仇恨的子弹——

1944年10月5日，我县大队侦察到大辛庄据点的一股日伪军在贺南、石柱一带进行“讨伐”，杀害抗日村干部，骚扰百姓。县大队那时候活动在永定河沿岸一带，政委苏玉振得到消息，马上和大队长刘启才进行研究，觉得这是消灭敌人的有力时机。一是因为日伪军没有遭受过大的打击，而且认为八路军远在永定河以南，忘乎所以，放松了戒备。二是县大队成立了，可以通过打击日伪军“讨伐队”，为抗日群众鼓气。三是彰显县大队的威力。于是，马上集结队伍，连夜蹚过天堂河，在太阳升起之前，战士们进入了潜伏位置。

大辛庄据点的日伪军，带着劫掠来的财物和祸害百姓后的疲惫，懒洋洋地从石柱村出来，向着大辛庄而来。这是他们回来的方向，所以队伍松松垮垮，没有一点儿警惕。

当他们从河床对面下来，正准备爬上北坡的时候，苏玉振高喊一声：“打！”我潜伏部队顿时开枪射击，队伍里的日军随即就有几个倒了下来。这一波子弹打出，已经把鬼子打蒙了，因为他们万万想不到，眼看就到家门口了，怎么会有人来拦截他们。对面是什么人？八路吗，可是八路远在固安、安次一带，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这一带土匪猖獗，礼贤、白家务等地方都有土匪。对，一定是附近的土匪。

于是鬼子小队长趴在河床上让伪军喊话，告诉这些土匪不要打皇军的主意，皇军是不好惹的。

有个伪军就把双手合在嘴前面，向着树林里喊话：“老少爷儿们，各位弟兄们，我们是大辛庄的保安队，别弄误会了。请问各位是哪个山头的？”

苏玉振听见问话，高声叫道：“兔崽子们，老子是中共平南县大队的，打得就是你们这群祸害百姓的王八蛋！同志们，狠狠地打！”

战士们群情激愤，纷纷瞄准鬼子开枪。伪军们一见，遇见的是八路，调

头就往回跑，爬上南边河坡，一路向西，绕道奔老窝大辛庄据点而去。几个腿脚利索的鬼子，赶紧跟着伪军跑。因为没有伪军领路，他们就是无头的苍蝇，四处碰壁。

县大队一看敌人一溜烟逃跑了，也就没有必要再追赶了。因为这些伪军回去，一定会做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因为他们打了败仗，必然会夸大我们的力量，不然，他们跟日本人面前没法交代。而这，也正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通过打击这些鬼子伪军，扩大县大队的影响，鼓舞这一带抗日群众的斗志，使革命群众看见希望，使那些中间摇摆的地主、乡绅看清革命形势，不再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做事。

战士们冲下河坡，歼灭了河底的敌人。这一战，打死日军7名，缴获部分枪支弹药。战士们看着手里崭新的三八大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从此，平南县大队，在大兴的土地上，如鱼得水，活跃起来，给敌人不断打击。

伏击伪军送粮队

1944年10月底的一天，天才蒙蒙亮。礼贤镇东门的巨大栅栏门被抬开了，一个小队的伪保安团悄无声息地跑了出来。然后，他们的身后出现了一溜大车，尽管驾辕的有的是马，有的是骡子，但是六辆大车共同的是全都装着满满的麻袋。这是大秋过后，礼贤汉奸胡部从乡下强收上来的粮食。现在要偷偷地运往安定火车站，给据点里的日本人送去。

胡部是以胡景荣（胡二）、胡显荣（胡三）哥俩儿为匪首的势力。1940年7月，胡部接受了日军的收编，彻底成为汉奸。

胡部不置办大车，也不安排人准备粮草喂养牲口。所以当他们需要运输的时候就到附近村里去征用大车。由于胡部杀人不眨眼，极其凶恶，一贯横行乡里，所以附近村子都惹不起，有半夜赶来的，有头天晚上就装好车的，都不敢误了土匪的事。

现在胡部准备趁着一大早，人们还在睡梦之中，悄悄把粮食运出去，很快就到安定据点，这样这件事就算办完了。为了不引起注意，所以只派了一个小队，三十几个人，还带了一挺轻机枪在大车上，这是万无一失的。

很快，车队出了礼贤，经过甸子，到了于家场村口。这个时候天才蒙蒙亮，伪保安团小队长王二迷糊心里还在想，照着这个速度，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就到安定据点了，那时候就完事大吉了。正这样想着，不成想路边一声大喝：“打！”

接着就是密密麻麻的枪声，子弹打在麻袋上“噗噗”直响。

虽说这里距离礼贤不是很远，但是一时间根本弄不清楚这里到底埋伏了多少人？王二迷糊虽然叫二迷糊，但是打仗精明的很。枪声一响，赶大车的老乡早吓得从车辕上一骨碌就爬下来，躲到了路边沟里。王二迷糊趴在车下面，顺着大车的枣木轱辘中间的缝隙往外看。这一看不打紧，他发现路边的树林里各个方向都有子弹飞来。他知道，自己中了埋伏。既然人家提前有了准备，肯定自己就占不到便宜。回头看看横七竖八死的死伤的伤的这些匪兵，知道活命是最主要的。于是身子往后退去，借着大车的遮挡，高喊一声：

“扯呼了。”就一溜烟跑进了甸子村里，三窜两跳地逃回了礼贤据点。

王二迷糊这些土匪，平日里练就的腿脚功夫救了他的命。

县大队一声“冲啊！”，上百人从路边树林里冲了出来，除了十几个死伤的，剩下的一个伪保安小队只跑了一个王二迷糊，别人都被俘虏了。队员们把俘虏集中在一起训话，教育他们不要再跟着胡二胡三给日本人卖命，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这次就放他们回家。若是以后在土匪里再遇见他们，就不会再手下留情了。这些人纷纷点头，表示再也不敢当土匪了。然后就四散逃开。

此时，礼贤东门外响起了枪声。原来是胡部听见这边枪响，就猜到是运粮队出事儿了。马上集合了部分保安队从东门冲出来，结果一露头就被埋伏在这里阻击的县大队打了回去。胡部冲了一下，就赶紧封闭寨门，不敢再出来了，以为是八路军正规部队打了过来，根本不想粮食的事了。

这次战斗，俘获伪保安团押车一个小队，缴轻机枪 1 挺，步枪 20 余支、粮食 6 大车。

东北台前打伏击

寒冷的月光下，一队矫捷的身影奔驰在北方的大地上——

1944年11月的一天，我平南县大队和四十三区一支队趁着夜幕的掩护，悄悄越过北宁铁路（即京哈线），急行军来到采育附近的东北台村潜伏下来。东北台村子不大，也不在交通要道上，县大队悄无声息地进入小村，神不知鬼不觉的在堡垒户和老乡家里住了下来。

没想到在距离采育不远的再城营村里，竟然居住着部分鬼子和伪军。他们是从廊坊出来，沿途在各村讨伐抗日家属，杀害我抗日干部。昨天来到了再城营村，因为吃喝作乐晚了，就住在了这里，准备第二天继续向着青云店、魏善庄方向而来。他们也知道我地方抗日武装远在永定河沿线，而北宁铁路以北一直都是被他们霸占的地区。所以，那十八个鬼子让几十个伪军在前面，放心大胆地从村里大大咧咧地走了出来。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在走着，突然听见一声“打！”路两边顿时枪声大作，无数子弹射来，鬼子队伍顿时倒了一片。

原来，我县大队进驻东北台村后，马上安排侦察员去附近摸清情况，一面布置岗哨，防止县大队进入东北台的消息走露风声。

战士们天不亮就悄悄吃过早饭，然后就把队伍拉到了东北台西口的大路边。然后在道路两侧沙岗子后面潜伏了下来。

战士们早已有了丰富的战斗经验，那就是“擒贼先擒王”，真正的对手就是那十八个鬼子，只要把鬼子消灭掉，伪军早就都吓尿裤子了。

现在，战士们的枪口全是对准后面鬼子的，只听大队长一声令下，所有的子弹都射向了鬼子。前面的伪军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见枪声一响，四下里一看，知道已经被打了伏击，马上趴在地上，有的还滚到道边的沟里趴着，根本不敢抬头。

那些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子弹怎么就直接打在自己的脑袋上了。第一波枪声之后，有几个鬼子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支上机枪开始向路边扫射。

刘启才大叫着：“狠狠地打！”

苏玉振面前机枪子弹“噗噗”地射进沙土，他回头喊道：“注意隐蔽！”但是，已经有战士牺牲了。县大队的战士们怒火中烧，集中火力射向了鬼子的机枪，终于鬼子的机枪哑了。

刘启才一挥手，“冲啊！”战士们从沙岗后面窜了出来，猛虎下山一样冲了下来。刚才在机枪的掩护中，那些伪军早已跑没影了。只是十八个日本鬼子却丢下了17具死尸。也别说，还真有一个鬼子一直在后边很远稍着的，听见前面枪一响，也不管自己的武士道精神了，扭头就撒丫子蹿了，比兔子跑得都快。

苏玉振指挥战士们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这次战斗，我县大队战士牺牲2人，击毙日军17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1个，步枪14支，弹药一批。

这是平南县大队成立以来，向北部发展革命力量，跨越北宁线，与敌人的第一次交锋，极大地打击了日寇气焰，也唤醒了那些伪军中尚有良知的中国人。此次战斗后，那些四散逃跑的伪军，很多都悄悄溜回了家里，不再给鬼子干事了。

再城营歼敌

1944年中共冀中十地委和十专署决定建立平南县，10月建立了平南县抗日武装平南县大队。

平南县大队成立后，利用奔袭战、夜袭掏窝战、伏击战等形式狠狠地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极大震撼。

话说这一年的11月份，平安县大队配合43区队越过北宁铁路，执行收缴伪自卫团强制人物，期间在长子营的再城营一带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打伏击，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打伏击，能否取得成功，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保守行动秘密，隐蔽作战企图。

我们事先派了侦察员去搜集情报，侦察员回来汇报说：廊坊的日伪军将在后天来这一代讨伐。

人数不多，大约100余人，没有重武器。

这是个机会，干他一场，大队长刘启才一听有机会可乘，马上两眼放光。咱们要好好计划一下，不打没把握的仗。政委苏玉振也下决心要打。

商定了作战计划，马上命令部队加紧作好战斗准备。

为了保密，计划高度保密，第二天午夜12点，部队紧急集合，二位首长向各中队干部布置了任务，而对部队则只宣布夜行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要求随时准备战斗。

拂晓，部队进入伏击地区。

早晨7点钟，廊坊之敌吉田小队以及伪军步兵120余人，骑兵20余人，向再城营一带大摇大摆地开来，他们对我军行动一点儿也没有察觉。

敌人先头的步兵十六七人和骑兵8人，一直进到离我阵地仅100多米处。这时，有一个缺乏经验的侦察员沉不住气了，忽然高声喊叫起来：“鬼子到了跟前啦，还不快打！”这一下惊动了敌人，他们“噼噼啪啪”向村里放起枪来。

我平南县大队和区43中队的轻重机枪立即向敌猛烈开火，一下就打死打伤30多个敌人。

敌人很是训练有素，一听枪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但他们一点儿也不害

怕，利用大树，沟渠等有力地形进行还击。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一定要尽快解决战斗，不然附近据点的敌人来了就麻烦了，大队长刘启才很是着急。

不行就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政委苏玉振建议道。

不行，这是我们在这儿的第一场战斗，一定要打赢，打赢了才能够让老百姓认可我们，才能威慑敌人。

你说的有道理。我支持你的决定。苏政委说。

好，那咱就下决心拼他一把。刘大队长说。

好，就这么干。两只大手握在了一起。

司号员，吹冲锋号。刘大队长命令道。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号声，战士们纷纷从掩体中跳出来，杀向敌人。

战斗中，干部战士奋不顾身，显出了刺刀手榴弹的硬功夫，更是杀出了我军神威，不多时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这次战斗歼灭日军 17 人，俘获伪军 70 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王福林临危脱险

1943年12月，安定火车站还是京山铁路线上一个孤零零的小站。旁边一座突兀的炮楼，十几个日本兵，三十几个伪军把守着。为了加强防御，日军开始在炮楼外挖掘隔离壕。王福林今年17岁，虽然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但是却身材瘦小，没有多大的力气。更由于他已经有了革命觉悟，就悄悄地鼓动干活的人磨洋工，混时间。日本人看他干活不带劲，一边骂骂咧咧催促干活，一边就举起枪托子捶向他的肩膀，接着就是一顿毒打。王福林忍着痛苦一声不吭，心里记下了这个仇恨。等日本人打完了，王福林才爬起来。这天，一直到日落西山收工回村，王福林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鬼子汉奸们却发现昨天挨打的那个小子没有来。原来，发生了日本打人这件事，王福林几个人便一起找到张区长参加了区小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几个月后，便被提升为副班长。

在这个时候，区小队的工作是夜里袭击鬼子炮楼，白天躲在老乡家里呆着。但是看见鬼子真来了又没有实际力量跟鬼子打，这让他感到很憋屈。18岁的小伙子，正是火气旺盛的时候，多想跟鬼子真刀真枪的打啊！由于他经常往外跑传递信息，了解了县大队的战斗情况。觉得在区小队没有发展，不能像县大队那样跟鬼子面对面的真干，于是要求去县大队。但是提了几次都被领导拒绝了。

不过命运还真的给了他一个面对鬼子的机会。一次他带着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夜里住在东白疃村老乡家里。都是年轻小伙子，很快就呼呼大睡了。没想到村里面有汉奸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悄悄给鬼子送了信。半夜的时候，在外面放哨的队员回来报告说，不好了，鬼子把房子包围了。队员们一听，马上抄起武器准备战斗。在低矮的土炕上，透过窗户，借着明亮的月光，可以看见对面房顶上已经架起两挺机枪，旁边还一个挨一个趴着许多鬼子。王福林看着对面，心情无比激动，真的可以和鬼子打了！

但是他脑子里飞速的地思考着，对面房上就二三十人，地面上肯定还会

有人，更外面呢？鬼子真正来了多少并不清楚。而自己只有十几个人，除了一挺机枪和自己的一把手枪，大多是土造的长枪，打起来根本就不是鬼子的对手。这时，他想起白天老乡临出去的时候告诉过他，这个屋里有个地道。当时他并没有在意，只是觉得在这一带已经活动很久了，都很安全，没想到今天竟然出现这样的事情。他悄悄告诉队员：“找找看，屋里应该有地道。”可是队员们既着急还不敢弄出声音来，摸着黑怎么也找不到。这时，机枪手挨到他身边说：“班长，要不咱们冲出去跟他们拼了吧？”他说：“你看冲得出去吗？两挺机枪从正面对着屋门，往外冲我们这支队伍就没了。”他扭头说：“仔细点儿，好好找。”

这时候，外面的伪军二狗子被鬼子逼着开始对屋里喊话：“屋里的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吧。咱们都是这十里八村的，也不想把你们都打死，出来吧。”喊完就停下，听里面的动静。这时他们终于在靠后墙的桌子下面找到地道口，悄悄地钻了进去。从地道口出来，已经是村边的一个破败的院落。回头看去，刚才他们住的房子上，仍然人影憧憧，不断地向里面喊话呢。虽然这次惊险突围没有跟鬼子正面交锋，但是他却没费一枪一弹带回了整个小队，上级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到了1945年的7月，区小队和支队合编，王福林被编到十分区78团警卫连任班长，进入了正规部队。

1978年，我国军队改革，干部知识化。王福林这一年52岁，他所在的190师师级干部9个人中只保留1人，其他8人全部离休。他没有犹豫，接到离休通知，马上办理了交接手续。

立威之战

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过了7年，在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下，根据地逐步扩大。永定河两岸的平南地区由日伪统治的敌占区，逐步成为了游击区，一些地方还成立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10月，以分区武装四十三区队一个排为骨干，从平南县各区小队抽调一部分力量，组建平南县大队，大队长刘启才，政委苏玉振（兼），副政委何全志，下辖3个排，总兵力百余人。同年12月中旬，平南县大队与四十三区队四大队合编为平南支队，支队长白宗善，政委苏玉振（兼），副政委王嘉钰，下辖2个大队，总兵力300余人。

平南支队组建要杀敌立威，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经过侦察，把目标选定在礼贤的日军据点。

之所以选定在这里，一是礼贤是历史古镇，日军重点经营，政治意义重大，二是不久前礼贤据点的伪军小头目崔志信，经我方争取教育后率部反正，他对礼贤据点地理环境，敌军部署十分清楚。

这个据点住着日军一个班，伪军一个中队，日军班长叫野旅，老百姓背地里管他叫野驴。伪军中队长是胡景荣，人称胡二，他还有个兄弟叫胡汉荣，人称胡三。这兄弟俩是本地人，以前是土匪，杀人越货做了许多坏事。

根据崔志信的情报，平南支队抓到一名炮楼出来捞外快的伪军头目，他叫崔福利，他也是崔志信的同村远房兄弟，经过教育，他如实通报了炮楼里的情况。

支队长白宗善，政委苏玉振，副政委王嘉钰三位领导一商议，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夜袭礼贤据点。

崔志信、崔福利打头阵，突击连长白启忠率领，战士们在后面跟着向炮楼挺进。

当接近据点时，岗哨问：“什么人？”

崔福利骂道：“是我，老崔，快放吊桥！”

“等会儿，哪儿玩去了，二爷找你。”

二爷是伪军对胡二的称呼。

“我来了，二爷呢？”崔福利问。

“二爷、三爷家里有事，回去了，说让你盯着点儿。”

“好了，我来了。”崔福利答应着往前走。白连长带队伍跟进。

“站住，后边的什么人？”野驴在炮楼上问。

“后边，后边是自己人。”崔福利答道。

“崔，你的撒谎，自己人都在这里。”野驴说。

“是安定那边的，我的亲戚，天黑了，怕八路。过来密西密西的。”崔福利边说边走，战士们紧随其后。他们已接近岗楼。

“八嘎，站住，再不站住死啦死啦地。”

“真是自己人，弟兄们，快把门打开。”崔福利说道
有伪军下来开门。

“八嘎，开门地不行！”野驴说。

“真是自己人。”

“你的等一等，我打个电话！”野驴转身去打电话
冲，白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猛虎般地窜了出去。

“不许动，缴枪不杀。”

情况来的太突然了，伪军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做了俘虏。日军还想顽抗，被冲上来的战士们一阵乱枪打死了。

平南支队很快控制住了局势。

胡三胡二因不在据点捡了个便宜，逃脱了。

白队长吩咐打扫战场，此战俘敌 80 个人，缴获枪支 70 条，随后平南支队放火烧了炮楼，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凯旋而归了。

平南侦敌

1944年冬，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大反攻即将到来。为配合反攻，我冀中十分区根据上级指示，查清北平南面丰台附近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地理情况。分区领导把任务交给了侦察科长石明。

石明30多岁，是个老红军，经验丰富。接受任务后一行六个人随即出发。他们首先通过赵家庄的秘密联络站找到了平南县的县长阎占彭同志，平南支队支队长白宗善，拜访了对于配合我们打开这个地区局面出过力的大高各庄开明地主韩天经，然后根据他们的建议，顺藤摸瓜一步一步地伸向黄村、丰台、长辛店、南苑等几个主要目标。

在内线的介绍下，他们先来拜访了大藏村周大乡长。

这位周大乡长五十多岁，矮胖的身体，穿着滑溜溜的长袍马褂，圆团团的脑袋，戴着一顶红疙瘩缎子帽盔。面对着这个陌生的年轻人，他笑容可掬地说：“石参谋，久仰！久仰！光临舍下，不胜荣幸。我们这些人，虽然帮助东洋人做了点事情，但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请见谅，见谅。”

石明说：“你的情况，周村的龙广平先生向我作了介绍，过去的事算作历史，现在鬼子不行了，你可能看得很清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抗日出点儿力，日后也好交待。”

“所言极是，所言极是。”说着，摆上了酒菜。

“我已经吃过饭了，也不会喝酒，还是继续谈吧。”

石明帮助他扭转了话题：“黄村日本人的华北电台（通讯枢纽）你最清楚了吧！”他立即接过去：“当然……那是，那……”他自斟自饮，边喝边说，酒助话兴，稍加点拨，便滔滔不绝，直到雄鸡三唱，东方破晓，才结束了这次会见。从这位周大乡长的谈话中，石明侦察到了黄村日本通讯枢纽的不少情况。

又过了一天，丰台六合乡的大乡长齐树三，送来了丰台地图。他指着地图空白的地方：“这是东兵营，北面、西面是华北派遣军总仓库，大的很，里边有……”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他在齐树三的带领下从没有岗哨的南小

街进入丰台，以一个小商人的合法身份做掩护侦察敌情。

南苑机场是此次侦察的重点。石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绕机场外围一周，计算了机场的面积，观察了飞机、跑道和机场的设施，以及机场东面隐蔽着的许多飞机，并用从一位中学教师那里借来的一个固定镜头的小照像机从不同角度拍了照。为了到机场里边去看看，通过后辛庄保长张有义的关系，顶替了附近村庄一个生病的民夫，混过日本门卫的搜身检查，在机场内侦察到了许多宝贵的情报。

历时三个月，石明结束了工作回分区，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情况，上交了收集到的材料。

不久，南苑飞机场、黄村日军通讯枢纽和丰台火车站等目标，遭到盟军“空中堡垒” B-29 大型轰炸机准确的轰炸。

辛庄村北夹击战

1944年春，为震慑敌人，扩大抗日政府影响，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亲率四十三区队来到平南开创抗日根据地。

刘司令首先带部队进驻了永定河西长安城村。这是冀中根据地的北部边缘，因为有永定河的阻挡，日伪的势力在这里比较薄弱。

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必须渡过永定河到对岸去。对岸是属于当时宛平管辖的榆垡，榆垡建有日军的据点，有伪自卫团驻守在那里。他们知道对岸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给他们下了命令，让他们挡住八路军，如果放八路军过河，就统统地死啦死啦地。

要到对岸去，走十里铺渡口赵村渡口都不行，这两处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经过侦察，最合适的路最近就是从长安城村东下永定河右堤涉水过河，到对岸，对岸是大兴的辛庄村，辛庄有咱们的情报员接应。为了稳妥起见，战士们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同时命令郑生的便衣队与大队分开行动，提前在求贤附近偷渡。

伪自卫团团长沙金龙是涿州人，是在永定河边长大的，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从亲戚那里知道刘秉彦率部队来了，要过河，于是在各处加紧了防范。

刘司令带部队涉水过河，水不深，但却冰冷刺骨，战士们咬牙坚持着，悄悄地接近东岸。

“不好，有情况。八路来了。”一个团丁发现了过河的队伍。

“慌什么，给我打。”邱金龙喊道。

啪啪，枪声杂乱地响了起来。

“冲过去，机枪掩护。”刘司令见偷渡不成，便果断地命令。

哒哒哒，机枪喷吐出火舌。

“八路火力太猛了，顶不住了。”有团丁惊慌地喊。

“给我顶住，他们上不了岸。”邱金龙狂妄地叫嚣着。

“队长，二爷被打死了，咱跑吧。”二爷是邱金龙的把兄弟，副队长。

“谁退后就打死谁，给我狠狠地打，替二爷报仇。”邱金龙急红了眼。

“冲啊——”43区队的先头部队冲上来了。

“八路上来了，弟兄们，咱跑吧。”伪自卫团的防线松动了。

“谁跑打死谁。”邱金龙抬手打死了一个逃跑的团丁。

“给我狠狠地打，八路过河，日本人饶不了咱们。都得死。谁都他妈的不能跑，谁跑我杀你全家。”他气势汹汹地说道。

团丁们都是附近村的，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他说得到做得到。在邱金龙的威逼下松散的防线又稳定下来。

43区队的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河滩上。

“刘司令，敌人的火力太猛，咱冲不过去。怎么办？”参谋长焦急地问。

“别着急，告诉战士们隐蔽好，注意安全。”刘秉彦司令员也过河了，在一处树丛后面密切地查看着敌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伪自卫团的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

“郑队长成功了，接应咱来了。告诉司号员，吹冲锋号。”

滴滴答答的冲锋号响起来了。

“冲啊，杀啊——”战士们从掩体中跳出来直奔敌人的阵地。

“大队长，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有团丁惊慌地喊道。

“老二老二，你给我顶住。”邱金龙气急败坏地喊。

“二爷早就死了，咱跑吧。”团丁喊。

“弟兄们，咱撤。”他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一听说让撤，伪自卫团的团丁们撒开了丫子，跑的这叫快，一会儿大部分人就没影了。

大部队冲过来了，他们与郑生的队伍一起追击逃兵，有跑的慢的，地形不熟的，受伤跑不掉的，统统做了俘虏。刘司令命令部队打扫战场，统计战果。这次战斗俘获伪自卫团丁37人，缴枪20支。由于团丁大部分是日本人抓来的，经过教育释放回家。

刘司令用兵如神，八路军如同天降，这些被放回去的人在附近大力宣传八路军的神勇，振奋了两岸的百姓，打击了敌人。

兴隆场成功突围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向驻守宛平城的国民党29军守军挑衅，29军奋起反击，卢沟桥事变爆发。29军的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牺牲，日本鬼子随即占领了北平，北平一带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日本鬼子在这一带烧杀掠夺干尽了坏事。

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倡议下，建立统一的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后来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由于八路军英勇作战，深得民心，全国人民还是习惯称为八路军。1938年，共产党在冀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大兴、宛平等地区属于冀中十分区的活动范围。为了扩大和巩固根据地，43年8月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亲自带领军区所属43区队跨过永定河，目的是配合地方干部在这里创建根据地。

1944年1月，刘司令员带领队伍来到了兴隆场村，他们利用该村周围的壕沟等有利地形，封锁村庄，收没伪自卫团的枪支，对村民宣传抗日。

兴隆场村位于安次、大兴、宛平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敌人不甘心失去这一地区，纠集了附近据点的日伪军几百人前来讨伐。

第一天敌人从东南两侧向兴隆场发起了进攻。军区司令员刘秉彦带领部队给敌人设下了包围圈，打了一个大胜仗，毙俘日军少佐以下官兵50多人、伪军13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日寇狼狈地逃跑了。

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日军指挥官龟田恼羞成怒，发誓报复，他向上级报告，说这里发现了八路主力，冀中司令刘秉彦就在里边，并且吹牛说自己已经把八路包围了，请求上级赶紧发兵来一举歼灭这股八路。

龟田的上级听了他的话很高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消灭冀中八路主力，如果再能活捉刘秉彦，功劳就是大大的，说不定自己的官职还能向上升呢。于是下命令派兵来支援龟田。第二天，日军大批兵力到来，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实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妄图消灭我军主力部队。

当时，我军的部队并不多。刘司令带来的只是43区队的一部分。地区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地方武装的主力，由各军分区将民兵、部

分游击队集中组建而成，地区队的规模约千人左右，第43地区队是去年12月由冀中军区10分区32团组建编成，战斗力不强，并且这次他带来的只是地区的三、四两个中队，人数也就200多人，并且还有一些地方干部在里边，需要保护。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刘司令决定组织大家突围。但突围之前要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让人们知道我八路军的厉害。

刘司令认真分析了敌情后马上调兵遣将部署战斗。

兴隆场的老乡们对八路军非常的热爱，知道要打鬼子，非常支持。他们在村支部的带领下，给战士们做饭，煮地瓜、蒸干粮、熬米汤，忙着卸门板、扛木料，帮助部队构筑工事。司令部的宣传部门再次向战士们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为了打败日寇，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

上午9时，几辆日军汽车从白家务据点向兴隆场渐渐逼近。战士们瞄准敌人目标，等待着开火的命令。待敌人进入43区队交叉火力圈时，三队长钟成用驳壳枪一指，高喊一声“打！”战士们早就瞄准好目标，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被击中的敌人的汽车立刻停止前进，未被打中的日军纷纷从车上翻滚下来，托枪挺胸的向我军阵地冲过来。在我方猛烈火力的射击下，敌人的许多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河沟里和大道旁。

这时，又有几百名日伪军赶来增援，一群亡命徒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把敌人放近了，用手榴弹招呼敌人。”钟队长命令着。

100米，50米，待到距离我阵地前沿二三十米的地方，“投弹！”钟队长大吼一声，手榴弹向冰雹一样飞向敌群，炸得日军丢盔弃甲，尸横遍野。

日军进攻失败，重新调整部署，用汽车拖着大炮，载着士兵向兴隆场村南、北两翼运动。东街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街道，机枪手胡敬忠乘敌人停止射击的时候跳到街心，朝着趴在街上的日军猛扫。九连连长黄学友沉着指挥，鬼子涌到跟前时，一排手榴弹甩下去，炸得鬼子血肉横飞。副教导员秦昌银组织战士集中火力对突入村内的敌人猛烈射击，并带领战士与鬼子展开白刃搏斗。

四大队的阵地上，指导员严海元组织反击敌人，代连长高云汉命二排掩护，带领一排战士向敌人冲去。一阵手榴弹，把冲进南门的鬼子炸得死伤过半。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天黑了就是我们的天下。敌人停下进攻，埋锅造饭，等候第二天再进攻，刘司令抓住这个机会，连夜组织突围。

兴隆场村突围战，打得悲壮，打得辉煌，43区队的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十倍于己的日军的联合进攻，在冀中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除奸记

且说1944年，在日本鬼子眼看将要完蛋的前夕，为了加紧掠夺战略物资，实现其以战养战的阴谋，他们相准了北京南郊庞各庄镇周围这块盛产花生、棉花的宝地。这年的九月大秋刚过，驻庞各庄镇北头的鬼子小队长宫协，就下令让伪警备队大队长王振华，亲自带领着伪军到四乡去横征暴敛。这王振华是日寇的铁杆汉奸，接受命令后，表现得非常卖力，整天带领人马下乡，逼着保长让老百姓给日本人缴纳花生仁和棉花。稍有怠慢，必遭毒打，稍有违抗就会被五花大绑带回其驻地北裕丰施以严刑，直到逼出花生仁，棉花，取保释放为止！甭说老百姓，就连各村的保长也都怕他三分，对于王振华的暴行，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

当时的中共平南县委知道了这件事，决定为民除害，县季敌工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交通员高凤阳和张万鹏。

别看高凤阳和张万鹏都很年轻，却都是经常出没于敌占区的老手，他们接受这个任务之后，立即化装进入庞各庄邻近的天宫院、西中堡两村，他们根据王振华的表现，定于集日下手除奸。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五日，正是阴历的八月初九庞各庄大集，王振华就带着小老婆一前一后从北裕丰迈着方步走了出来。身旁的两个勤务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离前后。

这王振华旁若无人的人群中横冲直撞。老百姓看见他都赶快躲闪，因为人们都知道他的厉害，谁肯自讨苦吃。高凤阳和张万鹏两同志却早已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肩背着销码子，枪就放在销码子的前兜里。他俩始终没离王振华的左右，但苦于人多怕伤了群众没能下手，只好等待时机。当王振华从十字街往西一拐弯，要进路北的西永发成杂货铺时，跟在他身边的“老百姓”张万鹏机敏地示意同伴这是个下手的最好时机。此时，高凤阳不慌不忙，右手从容地伸进销码子的前兜里，说时迟那时快，当王振华前脚已迈进西永发成门槛时，高凤阳用左手一拍他的肩头，王振华一回头，高凤阳右手一反腕，手枪正好顶着下巴颌，只听砰的一声枪响，王振华的脑袋就开了花，应声倒西永发成杂货铺的门槛里。跟在他身旁的两个护兵一看主子被打死，吓了

个魂不附体，连一枪都没敢放就钻进人群，各自逃命去了。王振华的小老婆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隔了一会才扑向王振华嚎啕大哭起来。赶集的人们听到枪声马上炸了集，从四面八方朝着镇外涌去。当鬼子和伪军鸣枪出动，关栅栏戒严时，高凤阳张万鹏早已随着赶集的人流安全撤离，回李家巷向敌工部领导汇报去了。

请君入瓮东芦各庄

陈平初会刘志忠后，平南县敌工部焦志铎在东白塔村于家，敌工部部长徐溅在西荆家务樊西庆家先后密会陈平，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陈平也一再跟领导坦白尽早归队的迫切想法，并把自己争取把兄弟黄玉宝和小队长崔志信的情况做了汇报。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徐溅、刘志忠、焦振铎、田熙德开会研究了具体计划，策划陈平正式加入革命队伍。

话说1944年10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多，安定炮楼的伪中队部里慌慌张张跑进来两个人，气喘吁吁的报告说赶着大车给炮楼送粮食，在后辛庄碰上了截道的，把牲口给卸走了，赶紧派兵把牲口和粮食给追回来。陈平一看时机来了，走到中队长刘占奎跟前说：“这截道的胆也忒大了，白天晌午的就敢出来抢粮食，真没王法了，咱们多去几个人，教训教训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要是连小毛贼都不管，那还不反了天，谁还给咱们上供交粮食啊！”说话间，又跑进来几个老百姓，说从安定火车站下车路过辛房让两个劫道的给劫了，让刘队长给作主儿……这刘占奎老奸巨猾，眼看着日头偏西有点犯嘀咕，陈平又给烧了一把火，一抖手里的机枪：“怕什么呀，马各庄礼贤安定都是咱们的地盘儿，就是真有三五十人还不够我手里的机枪突突呢！”下面的两个小队长也嚷嚷着干一家伙，糗在炮楼里挣不到外快，刘占奎活了心，留下十个人守据点，带上手下二十四个人出发了。陈平临出门，早早的拉开了机枪的大栓，刘占奎笑道：“老弟慌什么，哪里有这么早把机枪的大栓拉开的，万一走了火，再把兄弟们突突喽。”“还上着保险呢，跑不了火，怕遇到情况来不及，咱比不了中队长您，又是擗子又是盒子炮，远近都能对付，我提了个机枪看着挺威风，真要是近边突然蹦出来人，一点不顶事。”刘占奎一听占理，把手里的擗子递给了陈平，可把陈平高兴坏了。

队伍走到东芦各庄村西，遇到了大土匪头子李苗子，刘占奎与他打着招呼：牲口不是老哥劫的吧，那是给兄弟送粮食的。“怎么会，你知道我只劫富户，不跟官家作对”，这东芦各庄与后辛房就隔着三里地，远远的看见两个人撒丫子就往村里跑，这二十多人一下子就撵过去了，眼看着离村外的土

壕子还有一百五十米左右的光景，两个人突然回身，壕围子上也多了几个人，举枪向伪军射击，刘占奎高喊“兄弟们冲啊！——快跑！”怎么回事，感情“啊”的喊声未落，就看见从东围子口和西围子口出来两队八路军，情知不好，赶紧喊“快跑”，这时陈平已经架起了机枪，掉转枪口打了几个连射，把敌人压的死死的。

这一战，只跑了伪中队长刘占奎和他的勤务兵，八路军无一伤亡，缴获大枪二十只，机枪一挺，手枪一支，俘虏二十名的战绩。

徐濞智用“激将法”

1944年年底，宛平县敌工部的杨臣同志来到平南县，筹划两县各派一名得力干将用“单打一”的办法到黄村北边的前高米店村，去打日本鬼子的一名上尉顾问。这个鬼子名叫稻村，他是被专门派来对付我敌工人员的策反和开辟地区工作，整个黄村地区的伪军和伪乡公所，在这方面都要听从他的指挥。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我敌工人员到这一带活动，伪保长们常常是表面应承，暗地里通风报信，有的村，我方人员白天根本深入不进去，夜里进去也时常遭到敌人围追堵截，对我方开辟敌后的工作确实是大障碍。宛平县敌工部派人要求联合除掉这日本鬼子。这天，正好敌工部的十几个人，多数都住加禄垡村堡垒户王占清家。徐部长把大家召在一起，征求大家意见，问谁去合适。见半天没人吭声有点着急，从怀里掏出由三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放说：“不管谁去，拿上我这只手枪，把你的手枪给我，用完以后也归还你使用，算是永远换了。”然而，仍是没人吱声。这时，徐部长站起来说，“我知道，这个任务不比寻常，据说稻村这个鬼子很狡猾，他深居简出，全靠遥控指挥，他的住处又正好在自卫团据点旁边，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中国有句成语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们这次去，不是趁老虎不在窝里去抱小老虎，而是要深入虎穴，去打大老虎，弄不好很可能被老虎咬着，甚至被老虎吃掉。可是，我们又不能眼看着他暗地伤害我们的同志，使我们今后工作不能推进，我们的策反工作不能深入开展。怎么办？我看还是由我来点将吧！我觉得完成这项任务，最合适的人选非陈平莫数，理由很简单，一、这是他分工管辖的地区，二、他人熟地灵，口音对路，三、他点子多，装神像神，装鬼像鬼……”听徐濞说到这，陈平打断了话茬儿：“您也别夸了，我去还不行吗，丑话说前边，说话算话，我去就是了，完成任务您的这把枪可就是我的了！”徐部长见激将法起作用了，笑道：“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在座的各位都在，给咱们做一个见证。”

几天后，陈平和杨臣就完成了这次“单打一”的任务。

赵建华深入虎穴

赵建华原名杨永立，化名齐哲，又名赵建华，河北省任丘西汜水村人，在北京读书，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工作足迹遍及大兴全境，为党开辟和巩固平南根据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因为赵建华同志工作能力强，有丰富的对敌经验，根据工作需要，先后参与了二、三、四、五联区的开辟，1944年春天，赵建华同志和平南工委对敌工作部部长徐溅越过北宁路，在杨福增的牵线下，面见采育镇商团头目冯兆文，为部队进入路北创造条件。

三个人进入商会的议事厅，分宾主落座，上首是不冷不热表情复杂的冯兆文，两边的是他的八大金刚，一个个面无表情，手都按在腰间斜挎的盒子炮上，静默了有半分钟，冯兆文开了口：“你们八路有种，方圆百里，谁不知道我冯兆文杀人不眨眼，手下的八大金刚个个都是好汉，几百条枪可不是吃素的！”赵建华同志不紧不慢的接到：“久闻冯总大名，也深知您在采育廊坊的影响力，我们组织上也肯定了您及其商团在保护一方百姓方面做的贡献。对我们来说，日本人的据点我们都说拔就拔，南苑长辛店都想进就进，何况咱们中国人自己把守的地方呢？本来，这些年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相处融洽，今天呢，因为形势的需要，我们需要跨过北宁路，到青云店去，到海子里去，到南苑去，到北平城郊去，为将来的大反攻作一些准备工作。”冯兆文不屑的一笑：“说句话贵党不要不爱听，就你们的几十人马几支破枪，别说打北平，就是打庞各庄都费劲儿，在礼贤你们不是还要看胡二、胡三脸色行事！听说你们打仗子弹袋是空的，拿树枝子糊弄人，别说大话了！”赵建华同志微微一笑：“我们子弹供应不足一点不假，可战士们能一枪解决绝不放第二枪；我们每次到礼贤知会胡部不假，不是我们怕他，避免发生冲突的原因您应该理解，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县大队人员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后面有冀中十分区和冀中军区，有晋察冀解放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现在有几千万人口；就说我们这几十号人，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多少年了，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会长注意过没有，鬼子据点里日本兵越来越少，全靠伪军撑

门面，所以，伪军官兵都要给自己留后路。我们这次越过北宁路，特来拜会冯会长，一是有杨福增先生引荐，二来久闻大名，知道您是爱国爱民的绅士，三来怕以后发生误会，结下梁子。希望您行个方便，借条路。”赵建华绵里藏针的一番话，也触动了地头蛇冯兆文，他何曾不知道日本人马上就靠不住了，没必要和八路结梁子，何况八路军拔据点，截军车，炸铁路无所不能，怎么能体面的让共产党来开展工作又不触动自己的利益，才是最关键的。他借喝茶思考着如何答复眼前这个久闻大名的八路军干部。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房间里鸦雀无声，静的可怕，冯兆文突然放下茶碗，爆发出一连串不尴不尬的笑声：“杨福增兄弟不是外人，我们几里地的街坊，不沾亲也带故，几次三番在我耳朵边说贵党贵军的好话，久闻不如一见，两位都是一表人才，要不是我这里庙小，非给你们俩委任个队长干，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个路不借显得我冯某人不够朋友！”说到这，冯兆文故意顿了顿，然后接着说：“不过，我有几个条件，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赵建华接到：“愿闻其详。”“好，第一，部队在我的地盘上有动作，要让小杨提前知会我一声，以免误会；其二，你们在其他地方搞的斗地主分浮财的事不能在我的地面上搞，以免我和商会及街坊们没法交代；这三吗——你们对付日本人的时候，要给我留足退路，远着点下手，采育这希望别放枪。真违反了这几条，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赵建华同志朗然道：“向来知道冯会长一言九鼎，今日不虚此行，我们的党和军队有铁的纪律，一定按约法三章办事，也希望您对我们落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加以保护。谢谢您的香茶。告辞！”

和这一带最大的地方势力达成共识，为部队开辟路北工作提供了保证，对敌斗争延伸到了路北，不久又进入海子里，并取得了化袭青云店和旧宫伪警察所的胜利，威慑了日本占领军。

反收枪斗争

1944年春夏之间，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亲率四十三区队两个大队，在永定河左右两岸打了几次漂亮仗，有力的支持了涿州、良乡、宛平、大兴及平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日寇发现当地自卫团不打八路军后，命令对枪支造册登记，限期交出。

韩天经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几辈子都生活在今天的庞各庄镇西高各庄村，在霸县的新镇上过军校，在旧军阀的队伍里做过官，因为看不惯军队里那些作风，解甲归田，回乡伺候祖上留下的土地，想踏踏实实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在动荡的日子里这简单的想法成为了奢望。日本人知道他在附近有点声望，又学过军事，委任他为宛平县三区皮各庄乡武装自卫团团团长，他凭着平日里积攒的名声，小心翼翼的支应着平南这块土地上的“土匪”“白脖”“治安军”“日本人”，也偷偷摸摸和“共产党”建立了关系，“枪交给谁”可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大问题。

一夜无眠，一个大胆而缜密的计划慢慢成型，吃了晌午饭，韩天经这个小老头颠颠的跑进了庞各庄鬼子炮楼，向驻守的日本头目报告：“太君，我们大皮各庄乡自卫团愿意把枪交给皇军，为大东亚圣战贡献力量，配合皇军早日完成收枪任务，也给周边各乡各村带一个好头”日本鬼子小头目连挑大拇指：“韩桑，你的，大大的好”“太君的好，太君的好。不过最近土八路闹的欢，保险起见，希望傍晚您派人接应一下，省的出现意外。”“这个的韩桑的放心，我率全部队伍欢迎你们的到来！”

回到大高个庄，手下人早把辖下各村的分队长招集齐了，韩天经哭丧着脸说道：“父老乡亲们，老少爷们儿们，日本人催的紧啊，这枪不交看来是不行了，我知道大家伙儿舍不得，这也是当初五十亩地一杆派下来的，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好些事由不得咱们，日本人说了，要么交枪，要么交命，大伙拿个主意吧！”下面一阵阵议论，有胆大的说：这枪惦记的人多了，日本人惦记，八路军还惦记呢！你们没听说前几天他们拔了榆堡据点？听河西的朋友说，前两天窑上打了日本的伏击，成片的死尸，据说是四十三区队干的，

这可不是土八路，是原来三十二团改编的正规军，这个节骨眼儿上把枪交给日本人，我看不妥……韩天经把脸一沉：“可是我还知道，你丢了枪，八路的干部只会教育教育你，日本人轻则放狼狗咬你，重则让你脑袋搬家！清单我已经给日本人了，你们看着办吧，各位都是村里管事的，明儿露水落了，咱们集合队伍，皇军准备好了招待咱们呢”。韩天经脸一变，再加上一顿咋呼，一屋子的人都不言语了。

第二天按约定集合起队伍，无精打采的奔庞各庄进发，路过皮各庄和东高各庄之间的一片坟地，突然听见有人喊话：“老乡们！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应该交给人民的武装……”，众团丁一个个惊慌失措，纷纷问大乡长怎么办，韩天经哭丧着脸说：还能怎么办，保命要紧呀，八路谁惹的起呀，连皇军都躲在庞各庄、黄村不敢出来。我先跟他们盘盘道。”然后提高声音喊：“对面的兄弟姓什么呀，报个名号啊，”“我们姓共，四十三区队听说过吗？”“感情是土八路啊，我们可也一百多号人枪呢，你们一口气吃不了我们，这么着，这个买卖惦记的人多，给你们留下三十杆怎么样，也让我和其它朋友有个交代。”“姓韩的，听好喽，我今天胃口大，能不能一口吃了你咱们试试吧！”听到这，团丁们议论纷纷，给谁都是给，犯得着开仗吗！你韩天经愿意给鬼子卖命你卖吧！韩天经看着左右众叛亲离，颇有几分无奈：“八爷，属下也是混口饭吃，你们看这么成不成，枪可以给你们，子弹留下一点，咱们都朝天开枪，打个一袋烟的工夫，兄弟我好交差！”“这个可以答应，别耍滑头，不然饶不了你。”然后真刀真枪的放了一阵空枪，人民武装得到了一百多条枪。

那么，八路军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情报呢，原来，韩天经经过一夜考虑，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去庞各庄炮楼之前通过地下党联系到区长刘广钰，一起演了这么一出瞒天过海的好戏！

事后，韩天经还有更绝的，腿上弄了点血，缠上了纱布，气喘吁吁的跑到庞各庄，向鬼子汇报：交枪路上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队伍打散了，人也负了伤。鬼子当然听见了密密麻麻的枪声，虽然有约定，也不敢离开据点去接应自卫团，安慰了一番，安排韩大乡长去北平看病。

在这次反收枪斗争中，在平南地区共收缴了各种枪支 1700 余支，为抗日反攻阶段做好了积极的准备。

化装侦察

1944年十二月二号，敌工部提前得到了情报：这天有一队日伪军要从万庄到采育，四十三区队一个连找到杨福增，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设伏，杨福增把设伏地点选在了东北台村和凤河营之间，准备利用冬季干涸的河床打敌人一个伏击，部队的指挥员听取了他的意见，做了精密的部署，就等着小鬼子送上门来。

好事多磨，鬼子进了西北台就没有出来，等到过了晌午，鬼子还没露头，战士们有点沉不住气了，只见杨福增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包子和一个酒葫芦：“我去村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顺带看看具体情况，有没有咱用得着的情报。”四十三区队的王连长说：“杨福增同志，临出发领导有指示，让我们一定要保证您的安全，说我们这次行动战果大小无所谓，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别冒险。”杨福增说“同志您放心，这一带我熟悉，我知道怎么应付，您瞧好吧！”说罢，边走边啃着包子，酒葫芦在胳膊肘下晃来晃去，街里的岗哨竟没有一个盘问他的，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了街中的小卖铺，“掌柜的，给我赊二斤青云店烧刀子。”掌柜斜眼看了来人一下，气不打一处来，“青云店烧刀子，就是采育的烧锅也没有了，还赊，你拿着现钱也没有了。”“什么日子酒这么俏，刚过晌午这酒就没啦，哥们儿不是跟钱有够吧！”掌柜的哭丧着脸说：“照这么干真干不下去了，多半缸酒都让皇军给赊走了，还饶上了四十六个瓷缸子，外带十来斤落生豆。您说我找谁说理去？”“该着我倒霉，轮到我进门，合着热乎屁都没了！”说着话，杨福增已经跨步到了门外，这光景手里只剩下酒葫芦了，只见他脚步踉踉跄跄，活脱脱一个醉鬼，嘴里念念有词，顺利出了村。过河回到了部队汇报：“敌人正在村里吃饭，因为喝酒还要等些工夫，这次出来的鬼子加伪军大概有五十人左右，按照冀中军分区及工委的有关指示，我们要做好争取伪军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么这么这么办。”王连长说：“这个主意好，我听您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四十三区队的指战员们屏住呼吸，警惕的注视着村口的一举一动，也许是预知了今天就是他们的末日，所以，今天这一队

鬼子吃的格外饱，喝的格外香，出发的也格外晚。日本兵照旧横端着枪走在后面，像赶牲口一样的吆喝着东倒西歪的伪军，一步步的走入我们的包围圈。就在队伍走到河中心的当口，杨福增一顿一挫的语调说话了：“对面的伪军弟兄们听好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消灭这些日本人，你们要是不想死，就赶紧趴下，离那些畜牲远远的，真扎的你们主子堆里，枪子儿不长眼睛！”鬼子兵一个个支楞着耳朵发呆的工夫，身边的伪军早就趴下来，不顾身下的湿泥和薄冰，连滚带爬的四散而去。与此同时，我四十三区队的指战员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呆若木鸡的日本兵一个个都成了活靶子，转眼间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了战斗力。伪军一个个撅着屁股雨点般磕头。杨福增在一片灌木丛后又开始了喊话：“伪军官兵们，日本侵略者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这些你们应该也明白，看看你们一个据点里还有几个日本兵，他们都被抽调到其他战场了，就连日本国自己也保不住，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互相伤害，咱们都本乡本土的，老少爷们吃这口饭也各有各的难处，都这日子口啦，要给自己留条后路，长个活动心眼，以后，不许祸害乡亲们，碰上为我们八路军工作的人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不得不开仗了，枪口要抬高一寸，你们表现好与不好，我心里都有一笔账，有数！乡里乡亲的，谁也别过分，如果我们不枪下留情，你们现在就跟河里的小鬼子是一个下场了。好，你们想办法回去交差，我们打扫战场。”

这一仗，消灭日本兵一个小队的同时，还教育了伪军，为今后路北地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奔袭长辛店

1944年8月9日，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命令四十三地区队三大队和独立分队北进平南，协助苏玉振和刘广钰领导的地方政府和武装开展对敌工作，寻找战机，争取在北平城郊打一个漂亮仗。

指战员接到命令后连夜出发，急行军从雄县经方官区北到了涿县以东香营一带树林子里休息。正值三伏天，酷暑难耐，但是战士们热情都很高，同志们明白，马上要进入敌后的敌后了，虽然风险更大，但是今后的每一次战斗，都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影响更大。十日继续北进，十一号来到了大辛庄，见到了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经过研究和准备，十八日完成了化袭青云店的战斗任务，战后总结，认为缴获不大，要筹划一个更大的战斗。

几天后，负责侦察长辛店的三大队政委岗彪和敌工干事郑承勤回来了，地区队队长冰野，三大队队长李瑞增，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听取两个人的汇报。郑承勤说：“长辛店位于宛平县卢沟桥西南，依山傍水，平汉铁路由此通过，是北平通往石门和郑州的咽喉，因为离丰台和北平都很近，守兵不多，防备松懈，有伪宛平县警察署和一个守备队，队长是罗奇营村人，长辛店的北面和卢沟桥的西面各有日军一个班，从广安门和丰台组织支援乘火车应该在四十分钟左右，各路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岗彪接着说：“我建议队伍这样展开，三大队全部包围警察署，敌人收缴的枪支就存放在院子新盖的库房里，完成歼敌任务后，以最快速度把枪支和其他物资装车，独立支队一部分约三分之一对长辛店北警戒，一部分约三分之二对卢沟桥方向担任警戒，任务完成以后，对押运部队实行保护，不要恋战，出镇子八里地，小日本就不敢追了。”冰野同志总结到：“注意协同作战，尽量突然发起攻击，用最小的牺牲取得最大的战果，一旦不顺利，要尽快脱离敌人，不要贪恋到手的装备。刘广钰同志，替部队感谢一下韩氏兄弟，他们可是立了大功了！”

为了迷惑敌人，防止鬼子狗急跳墙，部队领导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方案，为了不暴露以永定河西以长安城和南北蔡为核心的秘密根据地，部队从永定河左堤路的石堡出发，要来回跨过多条河流，往返近二百里地，困难可想而知。

就在一切都准备停当的关键时刻，首长接到了刘秉彦司令员派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的紧急手令：冰野同志，请即刻率部南下，到指定位置完成对马庄据点的包围。

面对突然接到的命令，稳妥的办法是停止奔袭长辛店，执行新任务，但是，这样就放掉了到嘴边的肥肉，太可惜了！可是，如果抗命不尊，长辛店打不好，没有完成预想战果，又贻误了攻打马庄据点的战机，部队指挥官的责任就大了！大家开会决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打长辛店，回师打马庄。

写完给刘司令的报告，交给了通讯员，部队就出发了。

部队化装成讨伐队，身穿伪军装，头戴钢盔，几个干部穿长衫，戴草帽，化装成特务模样，从石堡上了左堤路，一路向北。在六合庄征用了两辆大马车，黄昏时分在鹅堡村西大庙里吃罢饭，准备过河，又发生了点小意外。正待过河，发现永定河发水，刷塌了堤岸，原来有斜面的河滩变得陡峭，牲口任凭车把式挥鞭吆喝，就是不肯下河。无奈之下，付了脚钱，叮嘱了注意保密事项让老乡回去了。部队沿河找浅滩处过了河，到了马家场村，跟伪保长以拉病号的名义征用了大车，准备拉枪用。然后渡过小清河，来到了长辛店东。

此时已经是8月25日深夜，部队按计划进入指定位置，冰野和李瑞增率部来到了伪警察署，对敌人实施了包围，在前院宿舍区派兵堵了门，腿脚利落的压三两下上房对敌人实行了压制，另一部分直插存枪的后院。还甬说，有些伪警察还挺敬业，到这点了还没睡觉，打麻将的打麻将，打天九的打天九，看热闹的看热闹，好不热闹，就是没设岗。谁也不曾想到，土八路敢到皇军眼皮底下来，只见李瑞增顺窗户扔进去一颗手榴弹做为信号，佯攻警备队的一个分队，监视北面山坡日军炮楼的部队一起开火，信号弹和照明弹一起升空，敌人也不知道我们的虚实，平时耀武扬威的鬼子自始至终没有离开炮楼一步。伪军没有了主人称腰，也没有了平时的豪横劲儿，在“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的威慑下，一个个双手把枪举过头顶，乖乖的排队走进了伪警察署前院的宿舍，满满当当的挤进去四十多人。而我们的战士将五百多支长短枪及其他物资装上了马车，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此一战，我们俘虏了伪警察署长在内的四十多人，全部教育释放，而我方无一伤亡。敌人苦心孤诣从下面收缴来的几百条枪本来准备建立新军，没想到全给了八路军！

26日拂晓，我们指战员们已经走出了三十多里地，敌人才组织了数百人进行追击，从丰台方向开来了一辆装甲车，汽笛长鸣，探照灯四射，枪声炮声响个不停，好像是给我们的战士送行。

活跃在平南“大洋马”

“大洋马”是爱称不是贬称，能有这样一个雅号可不容易，起码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要身材高大，二要洋气，三要跑得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平南提起“大洋马”就没有不知道的，鬼子汉奸恨的不行，土匪恶霸怕的要命，革命群众和战士待见的不得了——他就是赵建华！

194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海子里广德庄做工作，当走进院子里，看见门外有哨兵，听见屋子里有喝酒划拳的声音，心想：遇到土匪了，京南的土匪心狠手辣，跑已经来不及了，打又打不过，怎么办？见机行事吧，先进门再说，想着一边大踏步往里走，一边说：赶上了赶上了，算我一个！外面的土匪还没清楚怎么回事，赵建华已经推门进了屋，屋子里的土匪警惕的端起了枪，把枪口对准了他：你是谁？干什么的？赵建华见状计上心来，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大大咧咧把枪往桌子上一放，说到：“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来喝酒的，来来来，先满上。”土匪们见来人把枪放在桌子上了，看来也没有恶意，纷纷收起枪，端起了酒碗。赵建华接着说：“我是谁重要吗？一点也不重要！哥们，我就是个穷人，是为穷人卖命的，我们的死对头是地主老财，他们为什么富，我们为什么就活该穷，他们认了日本鬼子当爹，日本鬼子和地主老财都是王八蛋，是我们的敌人，咱们哥们可是朋友！”一边说一边喝，一会工夫喝了八大碗，土匪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来路，就都夸大个子做人豪爽，真是海量。赵建华看看差不多了，拉长音调说：“这酒是真好了吗……哥几个，你们喝着，我走啦。”说着，抄起枪，摇摇晃晃的走出了院子，拐过街角，飞也似的消失在夜幕中……

据后来广德庄的这个房东说，本来说好和赵建华谈工作，不巧，石泰庄的一股土匪来家里派酒，眼看赵同志进了屋子，心想，这事坏了，谁成想赵建华能全身而退，还蹭了一顿酒，佩服的了不得！

解放后的几十年间，赵建华同志在大兴及平南的革命事迹还广为流传。

破袭北宁铁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我抗日部队对当地日伪军就地受降。为响应上级指示，三区区委书记吕金明、区长陈桥经研究决定在铁路上做做文章。当时大兴县划分为五个区，三区为现在的礼贤镇一带。

本次行动的目的确定为扒铁路，把日军困在据点，迫使其向我方投降。

8月25日，在吕金明、陈桥的带领下，礼贤区的干部和民兵趁着夜色，悄悄潜伏到铁路两旁。

“报告，情况正常，从廊坊出发的火车30分钟后到达安定站，50分钟后经过这里。车为货车，货物不详，押车人员日军50名、伪军120名。”侦察员向二位领导汇报着情况。

吕金明看看表，跟陈桥点了一下头。

“好，一分队警戒，二、三分队组织民兵行动。”陈桥下达了命令。

同志们马上行动起来。

拆铁轨第一步是拧螺丝。铁轨靠巨大的螺丝固定在枕木上。拧螺丝需要有合适的扳手，螺丝拧不下来，巨大的铁轨没法弄下来。这吕书记和陈区长早就想到了，他们不仅有扳手，还有专业人员。安定车站的铁路维护工刘金涛白天为日军巡查铁路，晚上带了工具来拆铁路。在他的指导下螺丝一个个被拧了下来。

“弄好了一截，来，上撬棍。”十几根撬棍插进了铁轨与枕木之间的缝隙。嘎吱吱，嘎吱吱，铁轨松动了。

一，二，三！一根铁轨脱离了原来的位置，翻倒在一边。

“又弄好了一根。”

“再来。一，二，三！又一根铁轨翻倒了。”

“拆下四节铁轨了。”有人向陈区长报告。

“好，继续。”陈桥命令着。

“鸣——”火车的鸣笛声传过来了。

“撤——大家隐蔽。”陈桥命令着。

吕金明、陈桥各带一队隐蔽在铁路两侧。

“呜——”汽笛长鸣，哐当哐当，火车摇摇晃晃地过来了，“嗤——”巨大的摩擦声，在强烈的灯光下敌人看出铁路有异常了，想刹车，已经晚了。列车像喝醉了酒一样，一头栽出去了。

车上一阵骚乱，押车的日伪军乱糟糟地下来了。

“打！”陈桥命令战士们开火。

“不好，有埋伏！”日伪军如惊弓之鸟纷纷退回车上。

“小鬼子，快投降吧！你们的天皇老子都投降了，你们不投降只能是死路一条！”吕金明书记带领队员用铁皮喇叭向敌人喊话。

子弹疯狂地打过来。吕书记带人隐蔽在沟底，根本打不着他们。

但日伪军都在车里，车是铁皮的，我们这边没有重武器，也拿他们没办法，战斗就这样僵持着。

远处传来激烈的枪声。

得知列车出轨后，安定车站、魏善庄车站驻守的日伪军疯狂地向我军民扑过来，妄图消灭我军民。而闻讯赶来的我区小队、县交通队、平南支队人员则把敌人牢牢地堵住了。

一条条弹道划破了夜空，一颗颗手榴弹爆炸，掀起一片片火光。子弹打光了，就用土办法——在铁皮桶里放鞭炮，产生和机关枪一样的枪声效果。

“打开一个口子放敌人回据点，等待我们的大部队来再收拾他们，咱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吕金明书记和陈桥区长商量了一下，下达了命令。扒铁路部队、阻击部队根据命令让出了一个口子，敌人则像丧家犬一样逃走了。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日伪军整列火车的军用物资。不久，我大部队赶来，拿下了这两处据点，平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王福林的小老虎班

1945年9月，这时王福林在76团侦察连当班长。当战士们为日本投降而喜悦兴奋的时候，王福林告诉战士们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上级动员战士们进军东北，接收日本武器。

听说可以拿到日本武器，王福林心里无比兴奋。虽然在意识里东北很遥远，过去一说去东北都叫“闯关东”。但是这些路程对于战士们来说并不算什么。他想大约有两个月就可以拿到新武器回来，真是摩拳擦掌。

可是，部队出发的时候，他却发现几个战士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而是磨磨蹭蹭，没有一点儿精神头。他问：“老张，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老张无精打采地说。

“去东北换武器，这是好事啊！以前咱们没有好家伙事儿，净挨鬼子欺负了，这回咱们去拿他们的家伙，多好啊。”

“……”老张抬头往远处看了看，没有说话。

“有什么想法？”

王福林说完，见老张还是不说话，就说：“想老婆了？咱们到东北拿了新枪就回来。”

“有必要吗？”老张说出了心里话。

“说说看。”王福林耐心地听着。

“当初从家出来就是为了打鬼子，现在日本人投降了，被我们赶出中国了，该回去好好种地了。”

王福林想了想，说：“上级有指示，革命还没有结束，所以不但不能放下枪，还要拿起更好的枪，继续革命。”他停了一下，又说：“谁不想回家种地啊？我出来前也种过地，可那是给邻村地主家扛长活，是给人家种地，我们不是土地的主人。所以要当家作主，就还要继续革命。”

说完拍了拍老张的肩膀。老张点了点头：“好吧，听你的，继续革命。”

一路上，王福林这个小班长，关心着每一个战士，不使他们掉队。一路行军中，不仅个人情绪高涨，还带动全班的战士也很活跃，各个都生龙活虎，

顺利走到了古北口。

这时上级通知，在这里稍作休整，全团召开大会。会上，团长总结了这次行军的情况，指出：“以前打仗，我们都是在永定河边上转悠，这次是第一次离开家远一点，结果有的人就没出息，离不开家，离不开老婆孩子，每个单元建制都有离队的现象，这很可惜啊，同志们。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达到，还要继续革命。”听到这里，老张悄悄地向王福林伸了伸大拇指。

这时，忽然听到团长喊：“王福林在哪里？侦察连王福林在哪？”

王福林马上站了起来：“到！”

团长一招手：“过来，上台来。”王福林莫名其妙地走到台上。团长说：“好你个王福林啊，站中间。大家好好看看，就是这个王福林，别人的兵都带丢了，就他一个不少，还劝回了几个要回家的。”台底下有人哈哈大笑起来。

团长大声说：“王福林班的战士，全站起来！”

战士们一听，齐刷刷战好。

团长看了看说：“这是一群小老虎啊，有你们这样的精气神，还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现在发奖。”

说着，团长把作为物质奖励的几包香烟递到王福林的手里，全团战士全都热烈地鼓掌。

团长接着鼓励大家，“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待换装，因为运输线的困难，我们还要继续前进，要继续发扬王福林他们班的那种小老虎的精神，走点路怕什么？”团长环视着全场，停了一下，然后高高地挥了一下大手：“我们下一个目标，到八沟去！”

沙窝也能有地道

1945年年底的一天，天气特别寒冷，还刮着大风。傍晚时分，几个身影迅速闪进东沙窝村。这里是大兴县一区，今天是区委委员张清泉带着三名同志来东沙窝村开展工作，和老百姓商量减租减息、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等事情。由于时间太晚了，外面又刮着狂风，就决定住宿在一个堡垒户家。结果第二天天还没亮，从魏善庄过来的敌人就包围了张清泉他们住着的这家，原来是被村里的汉奸告了密。敌人很快就爬上了屋顶，对整个院子实行了包围。

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日伪军，突围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张清泉和战士正在着急，堡垒户一拉张清泉的衣角。张扭头一看，在地下靠北墙的条桌下面，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洞口，老乡说：“赶紧下去，上面有我呢。”原来这家堡垒户为了很好的掩护经常在此停留的八路军、县大队队员及县里的工作人员，早就做好了好几手准备，这地道就是其中的一种防备手段。

包围院子的敌人，在屋子顶上乱喊乱叫：“你们跑不了啦！赶快出来投降吧！”

这时，只听屋门一响，屋门开了，鬼子伪军马上把枪口齐刷刷地指向屋门。只见老乡紧裹着棉袄，一边系扣子一边说：“这大早上的谁在外面吵吵呢？”然后他一抬头，看见那么多支枪指着，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他喊道：“怎么了？这是要绑票啊？”

鬼子伪军看见有人出来，却是一个老乡，他们的胆子大了起来。一下子就冲进院子，按住了老乡。

伪保长走近老乡，上下打量了半天，问：“老李头，八路军的干部哪去了？”

老乡说：“什么八路军九路军啊？”

“别废话，夜个晚上村子里来了二十几个八路干部，他们最后都归了你家了，人呢？”老乡一听，他这是故意多说，好让日本人觉得成果大。

老乡就说：“多少人我可不知道，来我家那是一通祸害啊，把吃的都弄没了。”伪保长不耐烦地说：“我说的是人！人呢？”

老乡指着屋里说：“我这一屋四旮旯就在这摆着，你瞅瞅能搁下二十多人吗？”

“那他们哪儿去了？”

“他们吃喝完了早就走了，还等着你们来啊。”

“往哪里走的？”

“这黑灯瞎火的我哪儿知道啊，我也不敢问啊。”

这时日本鬼子已经不耐烦了，为首那个当官的一挥手，日伪军们便端着枪慢慢进屋，果真什么都没有。于是他们放心了，开始翻箱倒柜。借着找八路军，见什么有用就拿什么。

他们回到院子里，用刺刀乱挑玉米秸堆成的柴火垛。凡是眼睛能够看见的可以藏人的地方都一顿刺刀乱捅，却一无所获。

日本鬼子站在那里，没有了办法，就叫过来伪保长，让他继续跟老乡要人。

伪保长亲自在屋子里转悠，可是几间小土房，一眼就看清楚，哪里有可以藏人的地方啊！他转了一圈走了出来，跟鬼子说：“没有。”

鬼子在院子里转了转，往地下指指：“地道地干活？”

伪保长说：“太君，您不知道，这里不能挖地道。现在冰天雪地挖也挖不动，就是挖动了也不成。”说着他用力跺了跺脚，说：“这下面，挖个菜窖都冒水，不能挖地道的。”

这时，几个伪军在院墙外面发现个地洞口，鬼子看了看，也不像可以藏人的，就丢了几颗手榴弹。看看没有动静，只好垂头丧气的撤回据点。

其实，外面的地洞是屋里地道的通气孔，由于地道里面有拐角，手榴弹爆炸并没有伤到躲在里面的张清泉他们。

消灭礼贤胡部

1945年9月，我冀中十分区76团、78团兵临礼贤，包围胡部。此时，随着日本投降，我们进入战略反攻，从南往北一踏步地推进，永定河沿岸地区已成为我根据地。

早在1944年12月，我平南支队曾经包围礼贤，夜袭了礼贤据点。那次战斗俘敌80余人，缴获枪70余支。当时本着分化瓦解敌人的意图，我们只消灭了礼贤东头炮楼里的伪军，对礼贤西头的胡部没有动手。一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击东边的伪军，二是当时胡景荣、胡显荣在廊坊据点，没在礼贤。这样就给胡部留下了一个蛋糕，牵引胡二胡三回来。果然，在我们把礼贤的伪军消灭后一个多月，国民党伪政府就把礼贤胡部编为大兴县第二警备队，增设五、六两个中队，驻守礼贤。这样，整个礼贤就成了胡二胡三的天下了。于是，他们营建两所大宅和一座四角炮楼，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

当我两个团的兵力围困了礼贤后，这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土匪就没了主心骨。要知道，尽管他们平时张扬，但那是对付老百姓，真正的与正规军面对面的打仗，还真没有底气。于是还没开战，就各个考虑怎么逃跑。他们知道，礼贤以南已经全部是我军占领的区域，而能够挽救他们的只有距离最近的安定火车站炮楼里的伪军。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两团战士的火力集中在炮楼上，手榴弹甩进据点里，不到半小时，这些土匪就开始往外东北方向冲。才冲出据点，东北方向的机枪就猛烈的开火了，形成一道火墙，使这些土匪丢下几十具尸体后，又改变了方向。礼贤往北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东边的通往安定，一条是西边的通往平地、黄村的，俗称黄礼路。现在土匪一看东边的路上火力猛烈，只好改向了西边道路。还别说，这边没有埋伏，于是几百人的大队人马就都集中向了这边。

这边与东边不同的是，东边树林密布，便于隐蔽，所以这些土匪遭到了伏击。而西边大道是二三里地都没有什么树木，两边是开阔地，所以这些土匪很快就跑上了这条没有一点遮挡的地段。

他们哪能想到，这里就是特意给他们留下的一个口子，从别的地方都给

堵回来，只能往这里跑，而这里就是他们的丧身之地！数百人的队伍前呼后拥地上了光秃秃的大道后，已经成了我军的活靶子。埋伏在水渠里的战士们忽然架起机枪，开始了横排面地扫射，这些土匪真的插翅难逃了。

再说胡景荣，一看礼贤被包围了，他让胡显荣带队往外冲，而他留下来殿后。这是因为他不清楚外面的情况，等等看一看。哪知道兵败如山倒，土匪们往外一冲，就没有再愿意留下来的，全都恨不得多生两条腿，全往外冲去。我军战士迅速杀进来，胡景荣刚刚冲出炮楼，就被我冀中十分区的战斗英雄褚国恩扑上去按到，随着几个战士上来将其生擒。胡显荣带人从东北出来后，迎面遇到阻击，他马上招呼人向西北跑，而他转身却一路向西南跑去，跑没多远，拐向东南。他曾和胡二在廊坊经营多年，现在礼贤被端了，他觉得还是去廊坊附近躲一躲。没有想到，刚刚到万庄附近的大伍龙村，就被对面打来的几枪击倒了，原来这是他在廊坊的部下，早就对他们哥俩儿的蛮横痛恨至极，现在看见胡三掉单了，就毫不犹豫地下手打死了他。

陈平脱险

1945年1月的一天，眼看春节即将来临，陈平奉命化装进城去散发传单，在他说来进北平城内去散发宣传品，这确实还是第一次，因此，在精神上开始未免有些紧张。这次他化装成伪侦缉队人员的模样，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带着铅印的宣传品，用包袱皮一裹就捆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骑到永定门脸，两个伪军拦住了他的去路，说什么也不放他进城。他心眼儿多，跑到日本兵跟前，说了几句治安军内曾学过的侦缉人员专用话，两个日本兵很客气地把他放进城去。时间不长，他把宣传品就都巧妙地散发在天坛公园和天桥以南的僻静地方。

第二天，他又从团城辛庄领来宣传品，准备再次混入北平城内去散发。走到吴庄，肚子咕噜咕噜直叫，自知是饿了，就去村里一姓胡的堡垒户家，准备吃了饭再进城。房东老大妈忙着给他做烙饼摊鸡蛋，不料，这时伪保长忽然走进来。他见到陈平，倍献殷勤地说：“陈同志，几天不见了，这几天你在忙些什么？”陈平回答说：“少不得还是我们那些事，反正闲不住！”“对，我不该问，你们干的事都是保密的。正好今天我有工夫，咱们哥儿俩好好喝喝！”说着他吩咐人去买肉，说是炒几个菜，然后包饺子吃，另外再买上一条烟。陈平暗想，这儿烙饼摊鸡蛋快要吃上了，他偏要派人去买肉吃包饺子，这不会是有意拖延时间的吧？再说本村就有烟，为什么还要到镇上去买？往日这个伪保长从没这样套过近乎，今儿个如此殷勤肯定是没安好心。想到这儿，陈平再也坐不住了，就说：“钱保长，你的好意我领情了，今儿个我的任务太紧，恕不奉陪，咱哥儿们后会有期，下次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陈平说着站起身来就往外走，并大声喊着：“大妈，把您摊的鸡蛋用一张烙饼一裹，我拿着路上吃去！”钱保长一看陈平要走，急忙上前扯着苦苦相留，陈平此时把脸往下一沉说：“钱保长，你留我吃饭不是有别的用意吧？”钱保长一看陈平要急，连忙说：“陈同志你这是想那儿去了，……”“那好，对不起，我得走了！”陈平骑着自行车，出了吴庄，没敢往北平方向去，直奔后大营、西庄方向而来。当他刚走到西庄村口，后边的枪声就响了，原来

钱保长发现陈平进了吴庄，就一面派人去密报驻孙村的小队长邓奎元，一面找到陈平假献殷勤，故意拖延时间企图稳住陈平，没料到陈平机警没上他的当。再说邓奎元接到密报以后，因惧怕陈平的枪法，没敢带一小队人去吴庄围捕，而是又急忙派人骑自行车到黄村调来一个中队。他俩会合后，到吴庄扑了空，才又一路往南追来。快到西庄时发现了陈平的影子。陈平到西庄后，因西庄村太小，他急中生智，把自行车放到一户人家，自己带上宣传品插地直奔西枣林庄。到了西枣林庄上房一看，霍德详和邓奎元的一百多人的队伍，已经从西庄向西枣林庄方向扑来，情况紧急，陈平此时想：要是自己的马三八在手那够多好，可惜手枪远了不顶用！陈平只好含恨插地朝陈各庄方向走去。陈平出村后不久，伪军们果然包围了西枣林庄，但是又扑空。陈平朝西枣林庄打了一条盒子，意在招他们再追。邓奎元说：“拉倒吧，再往前追，没咱们的好果子吃，他现在手里是没有大枪，要有咱们非吃亏不可！他用大枪走着路打兔子，一枪一个，何况人这么大个目标！”

智过浑河

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平南县敌工部的徐溅，刘志忠，陈平、焦振铎等七名同志，从十分区开会回来，走到南各庄，太阳只剩下一竿子多高了。初春的风，虽然不象严冬那样刺骨，但太阳一落山，仍有几分寒意。一行人走上永定河大堤，举目一看，只见那奔腾咆哮的河水，滚滚南流。他们知道，类似这种情景，不知河水深浅，更不知道哪儿有陷滩，没有当地人做向导，是不能过河的。于是徐部长派刘志忠、焦振铎去到南化各庄村里老乡家找向导，他俩光大爷、大妈叫了个无数，但结果是一个向导也没找来。徐溅部长让交通员高凤阳二次去找，结果仍是无济于事。大家一琢磨，才明白过来，原来近些日子王凤岗折腾得太凶，南化各庄正处在河沿，伪军王凤岗的队伍出没无常，老百姓出于怕招事，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心直口快的高凤阳说：“这儿是块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就是能久待今晚我们也不能露宿在大堤上啊！就是找到村里住下，明天再找不到向导怎么办？”这时只见陈平慢条斯理发了话：“依我看，咱们变变招数吧！”大家异口同声地问，“有什么招数可变呢？”陈平说：“咱们化个装不就行吗？”说着陈平打开包袱，自己先穿了一身伪警官的服装，腰挎东洋刀，足登高筒大马靴，然后让刘志忠扮成一个伪军官，焦振铎、高凤阳化装成伪兵丁，徐溅等三同志化装成便衣特务，而后直奔南化各庄伪保长家，自称是固安县的“伪军”，要过河到大押堤炮楼，有重要公干，不能停留，让伪保长亲自当向导送过河去，并加重语气说：“误了公事唯你试问！”伪保长不敢怠慢，顺从地把徐溅、陈平等七人送过了永定河。打发伪保长回村以后，徐溅部长说：“今天要不是陈平转轴多咱们可真褶子了。”大家一路说笑，一路对陈平倍加赞许，不觉回到了河北根据地——李家巷。

鬼子被歼记

1945年9月3日，我平南县敌工部部长徐濂同志和通讯员高凤阳二人，化装进入了庞各庄这个有名的“京南第一镇”，目的是为了了解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驻庞日军的受降意向。完成任务以后他俩决定来个顺手牵羊捉个“活舌头”带回去，因此，他俩就坐在大街路西一家麻绳铺门前，等待捉“活舌头”的时机。

功夫不大，一个日本兵过来了，高凤阳旁若无人地朝日本人走去。只见他用手枪朝那日本人一指，说道：“那边地开路！”鬼子顺从地往前走了两步，觉得不对劲儿，扭头往回跑，手疾眼快的小高一把揪住了他的脖领，用手枪指他说：“跑就死啦死啦地。”鬼子一见事情不少，杀猪似的大声嚎叫，徐濂怕因此引起麻烦，顺手一托鬼子的下颌，鬼子的下巴摘了钩儿，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滚落下来，就再也喊不出声了。可是鬼子还仍然打坐坡，不肯往前走，只好两个人架着他往南拖，鬼子一步也不迈，他的两只大皮靴把地划成两道印。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竟掉了一只大皮鞋。虽然不是集日（阴历七月廿七日），看热闹的人也是越聚越多，在大街上拖着走也是越招看得更凶了，徐濂一看这形势，再拖延下去不但舌头捉不成了，恐怕连自己也走不了，他当机立断，说了声：“小高，送他回老家吧！”小高心领神会，往旁边一闪，徐濂顺手掏出手枪，照着鬼子的脑袋就是一枪，枪声一响，只见鬼子应声仆通倒在了镇公所门前的马路沟里。看热闹的人一听枪响，才明白原来这两个陌生人是“神八路”。为了不招嫌疑，个个回家掩上了门。日本人闻讯后从北裕丰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呀呀的从北往南捉拿凶手时，徐濂他们回到了六里地外的四各庄驻地。事后听人们传言，当时日本小队长为此事曾扬言要血洗庞各庄，但因受降在即，未敢造次。尽管如此，在他们临走的时候，三辆坦克走到东中堡时，还调转头来朝庞各庄镇打了三炮呢！

破路毁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尾声，预感到战争即将失败的日本鬼子加紧了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和调兵遣将，针对这一情况并按照冀中十分区领导的命令，大兴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破路”上来。

天宫院位于鬼子黄村据点和庞各庄据点之间，都在十里地左右，破路的过程中要防备鬼子的阻扰，上级领导安排平南支队一部在中堡村北设伏，涿良宛一部在大庄村北设伏，分别监视据点里的敌人，其余指战员和天宫院的民兵一起执行破路任务。

出发前，天宫院武委会主任王殿举在十字街口的磨盘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乡亲们好，同志们好，根据情报，明天早晨将有一队日本军车从咱们村外路过，拉的都是重要物资，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破坏掉天宫院到大庄间的洋灰路，让这些汽车不能通行！我知道有些乡亲会想不通，咱们门前这条路，给咱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再像以前因为流沙难走，但是，这条路便利了我们，也便利了敌人，他们利用这条路，把抢来的粮食，把屠杀中国人的武器运到他们想要的位置，为了我们的粮食和财产安全，为了我们兄弟姐妹的生命安全，我们今天就要把这条洋灰路完全捣毁，这也是我们天宫院人对分区政府、对中国革命最大的支持！等打跑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八路军会和我们一起把这条路修的又宽又直又平！咱们都是好庄稼把式，力气活难不住我们，今天晚上一辆车也不让从我们眼皮子前面过去，出发！”

到了分区领导指定的破路地点，天宫院的民兵、群众，平南支队和涿良宛大队的部分干部战士拿着各种劳动工具，有大锤，撬杠，洋镐，刨斧，钎子，铁锹……大家掌锤的掌锤，支钎的支钎，砸的砸，撬的撬，掏的掏，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破路行动进展相对缓慢，这小日本的路修的忒结实了，上面是二十公分的洋灰路面，下面还有近半米的夯土，十八磅油锤砸下去，就一个白点，铁锹掏下去，夯土挖不动，下面掏不空，上面的力就白费。这时候有一个村民

出了一个主意：“我当年被日本抓丁修过马路，他们在拆路的时候用火烧，别看这洋灰路结实，架火一烧，噼啪乱爆，一会就酥。”“这主意成吗？力气是省了，烟别把日本招来。”争执间，来了一个平南支队的干部，朗声道：“乡亲们，我代表部队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破坏平大公路，不放过一丁点敌人的战略物资，咱们尽量把火烧起来，让烟小一点，就是敌人发现了有烟，也不敢轻举妄动，真出来更好，上级领导已经有了部署，让他们有来无回！我们甩开膀子加油干吧！”。

天色微明，天宫院的民兵和群众与部队一起，胜利完成了破路任务，把天宫院村北的公路破坏了好几段，更绝的是最边上被破坏的一段，村民们又把撬下来成块儿的水泥块铺回了原地，与下面掏空的路基组合成一个大陷阱！

破路队伍撤离没多久，日本运输队的车就过来了，头车一头扎进了天宫院村民布置的陷阱，后面的司机发愣的工夫，已经撞上了前车的尾巴，日本指挥官就剩下叽哩哇啦叫苦的份了，什么掠夺物资，什么收缩战线，什么调兵遣将，没有一条畅通的公路，一切都是空谈！

而我们天宫院的村民该睡觉睡觉，该下地地下地，就当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一样，在后来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提起……

徐濂只身会匪首

抗日战争期间，北宁铁路以北是日伪所谓的“确保治安区”，我军开展工作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平南工委决定派敌工部长徐濂先期进入摸清情况。

这一地区属于伪大兴县管辖，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徐濂了解到，采育镇的冯兆文手下有 200 余人，亦正亦邪，在敌我之间摇摆。争取一切力量抗日是当时我党的主张。力争冯部抗日，即使不成也力争做到其不助敌，方便我方行动。徐濂将这一想法上报军区党委，得到批准，在爱国青年杨福增的安排下，只身前往采育，劝说冯兆文。

一天上午，徐濂化装进入采育冯兆文队部，他衣服外面插上一支驳壳枪，枪里并装满子弹，这是表面上的。真正的火力是两把压满了子弹、掖在大褂兜和袖筒里的美制短枪。

冯兆文得知是大名鼎鼎的徐濂来了，就想试探一下他的本事。

冯兆文土匪出身，枪法很准。比试的一项就是打固定目标。

一名手下将一只酒盅立于墙头，冯兆文抬手一枪，酒盅粉碎。

冯司令枪法如神。徐濂说到。

徐部长过奖，冯兆文把枪递了过来。

我有。徐濂说完拔出二十响，转身一个连射。枪枪打中屋檐下的椽头。

好枪法，院子里的人纷纷叫好。

上。冯兆文大喊一声，一个叫“猴子”的手下爬上了房顶。

徐濂将二十响放下，掏出手枪一击，“猴子”的帽子上被打穿了一个黑洞。之后，冯猴子迅速爬上了面前的白杨树，徐濂蹭地一下追了过去，随即也爬到了树梢。

走。猴子往下滑。

下到一半时，徐濂“唰”的一声回到了地上。

较量后，冯兆文才服，遂将徐濂请到屋中。

酒过三巡之后，话入正题，徐濂说明来意。

冯兆文开始摊牌：“徐部长，你本事和胆识令在下佩服，叫我打日本人也没问题，可让我投降八路军我还要和弟兄们商量商量。送客！”

冯兆文的四名侍从马上走到了徐濞两旁，说道：“徐部长，请！”

徐濞回头狠狠看了冯兆文一眼：“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认为冯司令是会分清敌我的。”

走了一里多地，四个土匪仍然紧紧尾随。徐濞看他们不怀好意，紧跨两步，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威严地朝四个人摆摆手说：“我带的队伍就在前头树林里！感谢诸位一再相送，到此为止，请回吧！”此举大有关云长单刀赴会之风！几个家伙面面相觑，只得掉头而回。

后来，徐濞又几次派人向冯兆文做统战工作，终于使他的政治态度有所好转并做了一些对抗战有利的工作。

1945年2月，平南县委、县政府决定歼灭采育镇日伪武装力量。战前，徐濞与采育镇冯兆文修书一封，冯答应积极配合。28日夜12时左右，在内线接应下，平南支队顺利摸进伪警备队中队部，将伪中队长及警卫员2人击毙，其余均缴械投降。伪警察所及杨园子据点之敌见大势已去，稍做抵抗后即缴械投降。29日凌晨3时许，平南支队及区小队押着百余俘虏往东撤至通县德仁务一带。当日，冯兆文部亦撤离采育。

1945年春，日伪集合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对采育地区进行大扫荡。在日伪的威胁利诱下，土匪出身的冯兆文叛变投敌。日本投降后冯兆文又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残杀我工作干部，1949年被我解放军剿灭，冯兆文被枪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张文生献机枪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一带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日本鬼子在这一带烧杀掠夺，干尽了坏事。

在离北平不远的永定河西岸有一个村子叫朱岗子村，村里有个地主叫张文生。他家是这一带有名的地主，有几百亩地，大小枪十来支。张文生家有枪不是什么稀奇，稀奇的是他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

张文生这挺轻机枪是从一个逃兵手里买来的，花了他整整 200 大洋，那是他一年的收入啊。但他觉得值，有了机枪，附近村子的自卫团对他刮目相看，把他尊为老大。

俗话说，树大招风，张文生手里有机枪的消息被城里的小鬼子知道了，鬼子派他们这一带的伪保长来找张文生，要他把机枪上交。

张文生说，我这枪是防土匪的，自打有了这枪土匪就没来村子骚扰。

伪保长说，皇军来了就天下太平了，就没土匪了。

真是放屁，张文生心说，就是因为你们日本来了，才整天闹土匪的。他心里这么想可没敢说出来，只能陪着笑脸说别的。

让老百姓买枪是皇军的令，让咱买枪防匪维护治安。我这枪是花了 200 大洋买的。

伪保长说：皇军说了，你把机枪交了，金条大大的有，要防匪好说啊，皇军说了，为皇军效力，让您做自卫团团长。

为皇军效力，那是让我做汉奸啊，这事说什么不能做。张文生说。

说什么呢，汉奸怎么了，识时务者为英雄，皇军说了，要是不交，就死啦死啦的。伪保长一生气走了。

伪保长走了，张文生可发愁了，就在他坐在屋里发愁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进来了，谁啊，他的儿子张福来。张福来十六岁，在宛平县念书，日本人占领宛平后，学校停课他就回来了。这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看见伪保长走了，他怕父亲答应他替日本人做事，就进来打探消息。进来后看见父亲坐在那里发呆，知道事情不好，就问父亲什么事。张文生就把刚才发

生的事对儿子说了。

张福来说，这枪说什么也不能给日本人。

张文生说，我也不想给，可这事这么办呢。

张福来抬头向外看看，四下没人，他小声说，您知道铁腿夜眼神八路吗？

八路？张文生愣住了。最近外边都传神了，攻占押堤据点、横扫榆堡伪警察局、巧打白家务据点、夜袭长辛店。这是真英雄，他打心眼里佩服。

八路据说就在咱这一带活动，咱可以把枪交给他们，让他们打鬼子。张福来说。

是啊，给八路，可鬼子那头咱怎么交代？张文生担心地说。

让八路军帮咱想办法。他们里边竟是高人，他们会有办法的。张福来说。

那咱就试试吧？张文生说。可怎么能跟他们联系啊。

我去找他们，张福来说。

你去，行吗？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张文生开始为儿子担心。

没事，我有一个老师是他们队伍上的。我的好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八路。

好吧，你找找看，出门在外长点心眼啊。

您就放心吧。张福来说完就走了。

很快他就找到了八路军。十分区刘司令员得知张文生手里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并且要交给八路军，十分高兴。要知道那时机枪可是稀罕物。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才装备一两挺，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中则更是稀少。于是派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负责这事。

张文生知道刘司令员派刘广钰主任来接枪很高兴，交枪时间定在三天后的夜里十二点。地点定村东大堤上的三间汛房。接头方式为划火柴三次，击掌三次。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特别黑，刘主任带着警卫员王嘉民，又找了个身体结实的区小队战士，一块去接枪。

他们从北蔡顺着大堤，经过葫芦堡据点，直奔东大堤上的三间汛房。

这边张文生张福来父子和一个庄丁扛着机枪也摸黑前来。

时间到了，划火柴，击掌。

对方回应，也是这样。

接头成功，终于会面了。互相寒暄了一番后，张文生的儿子把用麻袋捆包好的一挺轻机枪递给了区小队的那个战士。

感谢您为抗战做过的贡献。刘主任说。

没什么。机枪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

就这样，张文生献枪成功，后来八路军武工队袭击了日军据点，打死了惦记张文生手里这挺机枪的日本军官，机枪这事再没人追究。

高米店陈平除“鬼”

陈平这次去高米店是小打扮，头戴德国盔黑色墨镜，上身穿烟灰色绸子棉袄，内套毛衣白衬衫，下身穿青缎子棉裤，内套毛衣秋裤，腿腕子上结青丝带，脚上穿礼服呢棉鞋，骑一辆僧帽牌崭新的自行车，腰间别的是跟徐部长换的秃尾巴三把盒子，子弹一律是“铁头三星”。杨臣同志也化了装，不过他戴的是礼帽和浅色墨镜。两个人在这天的上午，大模大样地骑着自行车进了前高米店，一直驰到姓赵的伪保长家门口才下车。进门以后，正好赵保长在家，让进屋后，陈平劈头就问：“你们联保主任宋以德在家吗？”伪保长连忙说：“他不在家。”“什么时候回来？干什么去了？”陈平继续追问，“这我也闹不清什么时候回来。二位从哪儿来，找他有什么事？”赵保长试探着问。“我们俩是南苑侦缉队的，为你们村大烟馆的事来的！”陈平不屑一顾的傲慢地回答，“好，那我给你找老宋去。”伪保长说着要往外走。

“可以，但是你别去，让你家里别人给我找一趟，咱们还得谈谈你村大烟馆的情况哩！”“大烟馆前几天不是已经给抄了吗？”伪保长若有所思的问。“不错，不过那次抄得不彻底。听说他不光卖大烟还卖白面儿呢！”杨臣胸有成竹地回答。他们正说着，他家里去找宋以德的人回来了，说宋还没回来。“不回来咱们就踏踏实实地等他，我看快晌午了，你派人去买二斤羊肉咱们包饺子吃么样？”陈平边说边看伪保长。“行，行，行。”赵保长连声答应着，就又派人买羊肉去了。

吃完包饺子宋以德还没回来，伪保长几次要亲自去找，陈平就借口说事没让他去。其实陈平、杨臣早已商量好了，稳住他。一是怕他去炮楼通风报信，二是留住他以做人质。一有风吹草动，他和 he 家里的人就甭想活命。已是掌灯时分，宋以德终于来到了伪保长家。他俩仍然说是南苑侦缉队的，为大烟馆的事而来的，直到联保主任领着他俩出了伪保长的院，走到去烟馆的路上，陈平才对宋说，“别走了，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八路军。到你这儿来主要是为通知你，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前，八路军大部队由四海庄来一个团，从你们村南大庙旁边过路，十点多钟尖兵就到。你们村南头大庙里不是住着

20多自卫团吗，你赶快通知他们立即转移，不然发生误会，一打枪黄村的鬼子一出动，可没你们村的好儿。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们通知你了！”宋以德听完后说：“咳，为这事，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呀？放心吧，我马上就找人去通知他们。”果然，不一会儿南大庙里的伪军，都跑步到北庙去了。陈平，杨臣暗自庆幸自己调虎离山计的成功。一拐弯，杨臣就示意陈平二人一同钻进了大庙对过儿的胡同里。原来这个日本鬼子顾问，就住在胡同西头的一所独院里。院内两间西房，北间开门，鬼子住南间。只见里外两间屋都被小电灯照得雪亮，外屋一个日本女人正在炒菜，里屋灯下有四五个人正围坐在桌旁喝酒。有几个站着的可能是勤务兵。陈平示意杨臣在院里警戒，自己一个箭步就闯了进去，用右手一挑帘子，冲着四十多岁，留着仁丹胡，正在喝酒的鬼子摆手，示意叫他出来。鬼子一见形势不妙，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从腰里掏出手枪冲着陈平，“砰”就是一枪。陈平一见鬼子开了枪就急了，举起徐部长的三把盒子冲着鬼子的胸部连发三枪。只见鬼子往后一挺，就把炕上的桌子踢翻了，灯也被桌子砸灭了。其余的人都给吓蒙了，没有一个人敢还手。陈平明知他们几个人都有枪，本想进里屋去摸，又怕在黑暗中遭到暗算。正犹豫只见那个日本女人奔自己扑来，陈平眼疾腿快，只一脚就把她踢翻在地。这时，忽然听到街上传来清脆的枪声，陈平不敢恋战，向着枪声相反的方向，跳过围墙朝着西南方向跑去，当他与杨臣在辛店铁道口会合后，二人到一个地主家，稍事休息便分手了。杨臣回宛平县，陈平连夜赶回李家巷时，天已经大亮了。

宁死不屈

为加强对采育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导，上级派张平同志来协助赵建华工作。当时小区分南北两处，南边在李堡村张德荣家，北边在河津营村张奎元家。赵建华区长带张平书记在南小区熟悉两天，了解区小队战士和堡垒户的基本情况，第二天起程到北小区，为安全起见张德奎、张德荣三人一同前往，王惠民因有二张带路，先到潞城营崔茂兴（清）家。赵区长趁他谈情况，先行去了上黎城任洪俊家，正巧任永旺也在，通知二人新来书记叫张平，现在潞城营老崔家，一会就赶到，咱们先行去河津营村张奎元家等候他们到来。不知是巧遇，还是有人告密，日本鬼子和伪三队一帮子人来抓赵区长，还没进张家胡同就听见后边敌人呐喊声。张奎元根据经验忙说：往老地方跑。三个人顺胡同奔村东任家坟地壕沟隐蔽起来。日本鬼子把张家围住，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没抓到赵区长——奇怪，看赵区长奔这来了，怎么就找不到？气急的敌人将张奎元捆绑起来，押到梁锡庆家院子里，喊来不少无辜群众，将张奎元绑在大板凳上，边用棍子打边问：“你把八路军的区长藏哪儿了？”“我没见到什么区长，藏谁呀？”“你还嘴硬，快交出来！”“你们一帮人，把两院各屋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我上哪儿找？”“你他妈的还不说，来人，给他灌凉水！”两鬼子用瓢往他嘴里灌水，弄得鼻子、嘴到处乱冒。围观的乡亲们心痛地流下了眼泪。凶狠的鬼子吼着：“看见没有，谁藏八路就是这个结果！”敌人把枪放在张奎元的肚子上，问：“哪去了？”张奎元坚定地说：“不知道！”鬼子用枪托按着他被灌凸的肚子，问：“哪去了？”“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赵区长、任永旺、任洪俊三人藏在壕里，知道张奎元被抓走，凶多吉少，后果难料，就让二任一个去潞城营村方向迎着张书记几人，先别进村，一人去现场看鬼子怎样整治张奎元，恐吓群众，想法搭救他。任洪俊、任永旺二人在村东后，听见梁家院内鬼子乱叫，知道来人不少，没敢进去，直奔村西贺家坟。张平书记和张德荣正商量怎样前去搭救，听二任一说鬼子来人不少，又怕双方打起来，伤及无辜百姓。因为我方只有七八个人，也不一定打得过

敌人。张德荣说：“不能打，就得让任洪俊和任永旺两人深入现场巧计救人。”张平书记说：“只能这样，就看你们俩的啦。”二任说：“行，我俩设法去救张奎元，完成任务给新领导看，赵区长现在村东隐藏很安全，你们放心在这等着。”

二任急忙到了张奎元家，正碰见做香工人赵福泉，他是山东人，和张奎元很好，个子高、说话矜持，正为奎元被抓走发愁。任洪俊说：“有了，我出个法子，你们看怎样。”他把方法一说，二人说：“行！”两人让赵福泉在屋里等着，任洪俊在旁屋保护，任永旺系上围裙扮成做饭的伙夫，挎个菜篮子去梁家大院，直奔被绑的张奎元板凳旁大喊：“别打了，别打了，老赵回来啦，正在屋等着您回去哪！”鬼子官兵一听，赵区长回来了，顾不得再灌打张奎元，恐吓百姓，一窝蜂似地奔张家抓人抢功。任永旺迅速给张奎元解绳。趁群众乱散之时，顺后街南边沟直奔往村西贺家坟。鬼子官兵到张家一看，是赵大吟子，不是赵区长，知道上当，又奔梁家一看，人散院空，不知张奎元去向，垂头丧气地撤兵向采育方向走了。到了贺家坟，张德荣拉着张奎元的手，“让你受惊了。”张奎元说：“没事，喝了点水，也算受一次考验吧。”张书记拉着任永旺、张奎元的手，兴奋地说：“我刚到这就见你们和敌人打了一场计谋战，虽然你受了苦刑，可救了我们赵区长、区小队，了不起。”不多时，任洪俊带着赵区长来了，张书记说：“好险哪，真叫同志们担心哪，总算平安地回来了。”赵区长说：“没抓到咱算捡条命，走，还得去张奎元家，商量怎样对付鬼子。”大家哈哈一笑，一起奔张家走去。

解放后，张平同志也给张奎元同志出了如下证明。

证明：

一九四五年，张奎元同志是我革命的可靠力量，经常给我四区小队作工作，了解敌情送情报，并帮助八路军抄敌人的枪支，后来情况变了，就参加了四区小队工作。当时将近秋季，国民党进攻环境变坏，各地伪保甲长起来勾结敌人向我解放军区进攻，张奎元回家工作不幸被敌人杀害。

北京市委长期工作队证明人：

张平（章）

当时我在大兴四区任区委书记

礼贤镇搂草打兔子

1944年秋后的一天，徐濞把陈平带到了冀中十分区七十六团团政委芮凤澜面前，把陈平在战斗中的重要作用做了简单介绍，芮政委紧紧的握着陈平的手说：欢迎你到革命队伍里来，你不仅把敌人引到伏击圈里来，还不顾个人安危单枪压制这么多敌人，危险的很呢，你就不怕吗？听芮政委这么一说，陈平有点不好意思了，本来我和咱们敌工部领导是商量好了，在我拿的机枪上裹块红布，临出门满脑袋净想主意骗刘占奎的膻子，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到跟前了一开仗子弹嗖嗖的从耳朵边过，我起初心里也害怕，可又怕给徐濞部长的见面礼太薄，就顾不得太多了，就想着礼的薄厚了，也就没顾上害怕，可惜的是还是让刘占奎给跑了，刚才与李苗子说话他就落后头了。没事就好，多亏了徐濞跟战士们叮嘱过，枪上盖红布的是自己人，提机枪的也是自己人，所以才没有发生误会，一直掩护陈平完成了诱敌深入的任务。陈平在这次战斗中还把自己的把兄弟黄玉宝也带了出来，此刻他一直站在几个人的身边憨厚的笑着。

陈平诚恳的把枪举起来交到芮政委面前，让他带给部队，芮政委没有接，让陈平继续扛机枪，接着去执行制定好的打援计划，跟随部队向礼贤开拔。

原来，礼贤炮楼听北面枪声一响，伪中队长首先想到的是明哲保身，按兵不动，小队长崔志信积极请战，说听枪声离咱们礼贤没多远，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见死不救，不然以后咱们遇到情况人家刘队长也来这一手怎么办。中队长一听有道理，就派了两个小队，其中让崔志信带一个小队来支援，这崔志信也不含糊，直接把自己的兄弟带到了平地村南，说了自己准备投八路的想法，这崔志信平时对人好，做事有分寸，在几个小队长里威望最高，崔在陈平的帮助下早和敌工部徐濞取得了联系，今天是按照周密的计划进行的，所以今天也是有备而来。另外，这些伪军也不傻，眼看着据点里的日本兵由多到少，老兵也被新兵蛋子替了，就知道日本人战事吃紧，日子不好过，也都给自己留条活路，这年头谁还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卖命！所以，崔志信命令他们把枪架好集合，然后自己不紧不慢一枪一枪往天上放空枪，给据点里造

成错觉的同时也告诉八路军他们处的位置。另一路从礼贤西北出发，慢慢腾腾搜索前进，八路军打援的部队枪声一响，自顾自一个劲的往回跑，跑的慢的非死即伤，十个人做了俘虏，八路军大部队紧跟着包围了礼贤东炮楼，来了个围而不打。原来，陈平、黄玉宝、崔志信三个人关系好，一起策划了投奔八路军的计划，而三个人中崔志信已经成家，顾虑比较大，所以平南敌工部考虑了一个全面的计划，围而不打正是为了把崔志信的家属接走。

夜幕降临，部队圆满完成了任务，按计划越撤退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个完美的计划又缴获了三十多支大枪，俘虏了三十多个伪军，在平南地区影响很大，受到了冀中十分区的通令嘉奖。

陈平接受新任务

陈平只身从白洋淀回到平南，住在祁各庄休息了几天，徐濞、刘志忠等几个干部开了一个会，下一步工作的重心是做伪军的策反工作，第一站就是渗透到郎各庄村。这个村子北有黄村天宫院，西南离庞各庄中堡都近，东边就是魏善庄，三面环敌，回汉杂居，情况复杂，工作非常棘手。

再难的事也难不倒陈平，他化妆深入狼各庄后，利用多年来学会的江湖上的规矩，干伪职几年以来的经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只十来天就和炮楼里的小队长、乡长、保长都混熟了。借着推牌九吃饭喝酒的机会把每个人的底细摸的门儿清，整个炮楼里都听乡长武连甲的，对准机会陈平跟武乡长摊了牌，这武乡长也是识实务的主，跟陈平推心置腹说了一大套：你们要把这二十几条人枪带走我是没意见，可小日本准让村子里消停不了，那老百姓可就倒霉了。再者说，我们投奔八路军了，狼各庄这么重要的地方，日本保不齐还要在这里设个点，到时候你们能不能打得进来真不好说，我看这么着，这地界我们还支应着，你们有事咱给办喽成不成。

陈平想到当初自己想携枪投奔共产党，刘志忠和徐濞同志也没有着急让过来，这武乡长说的也有道理，只要他们把心归了，就是给敌人心里安了一颗定时炸弹，想到这他提出了个约法三章：一，不能跟共产党八路军为敌，要暗地里支持党的地方上的工作，保护一方百姓的安全；二，如果中队接到讨伐的命令，尽早想办法给部队通知，两军开仗枪口要抬高一寸；我们的同志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有可能到据点里待两天，你们要保证同志们安全，待条件成熟，革命需要要随叫随到。

武保长和小队长都一一答应了。陈平告辞，回来把狼各庄的情况一五一十介绍了一遍，徐濞部长非常高兴，说这个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现在，礼贤的工作遇到了点问题，组织上没有更好的人选，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怎么样，陈平愉快的接受了新的策反任务。

入虎穴礼贤策反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京畿古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聚落，因其地处交通要道，是当时通往燕国都城的重要驿站。旧时镇子的东门有砖刻楹联一幅“礼贤下士”“雅歌投壶”，礼贤镇之名由此而来。唐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诗人陈子昂路过幽州台，留下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留下来千古文脉。礼贤古镇西门外原有寿峰寺，立于辽宁大安六年（1090年）的经幢证明了礼贤建镇的久远。寿峰寺木刻楹联曰“黄金台畔犹闻郭隗之言”“即墨城边宜识乐生之志”，记录了两个和礼贤相关的典故。明朱棣称帝后，迁南直隶三千户、徙山西万户到北京，部分移民落户礼贤地区，进一步促进了礼贤地区的繁荣。清初，大兴县丞短暂驻扎礼贤社。康熙四十一年（1702），南巡回程中驻蹕礼贤。

日伪时期，这里除有一个中队的伪军驻守外，有名的大汉奸胡景荣、胡显荣的老巢就在镇的西头，他们哥俩虽然被日本主子任命为大队长驻守安次，他还是留了一百多人枪看家护院。

陈平接受了任务后，选在礼贤东炮楼旁边的一个饭铺，这个饭馆坐南朝北，两间门面，穿堂门直通后院，有闲房出租，陈平就扮成收“打瓜子”的贩子住了进来，每天吃饱喝足了就出去转悠，一来二去和老板就熟了。老板又给介绍了一个炮楼里姓李的班长，几顿小酒很快就套上了近乎，先拉家常，再谈生意，后谈时局，甚是投机，慢慢的摸清了李班长的底细。原来，他是一个天津人，家有老母，生活拮据，万分无奈，干了这份伪差。陈平眼见时机成熟，亮明了自己平南县委敌工部工作人员的身份，让李班长随自己一起干革命，这李班长诉说着自己的难处，家中母亲无人照顾，陈平推心置腹的说，有两个办法，一是把老妈接过来，投奔根据地，另一个办法是索性脱了这身军装，回天津开个杂货铺，别干这个挨骂又危险的营生。李班长感叹道，我何尝不想啊，既可以陪伴在老妈身边尽孝道，又可以谋一个稳定职业，可开小买卖的本钱呢？

陈平说这事包在小弟身上了，只要你脱了这身皮，真心实意给我们办事，剩下的问题交给我。

陈平连夜在祁各庄向徐濞报告，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提议先给他两三千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徐濞部长倒大方：“咱给五千，别让人家说咱穷八路小气，也表示咱们有诚意，不过，最终目的要修改一下，咱们这么这么这么办……”

陈平转天交给李班长，到把李班长吓坏了，说什么也不敢接，陈平解释说，你的情况我跟首长一说，首长非常认可你的为人，你肯交枪反正，共产党也不能让你断了营生，把钱拿上，先去把老妈生活安排好，咱们哥俩有话好说。

李班长对陈平千恩万谢，接了钱请假回了天津，引出来后面惊动平南的一件大事。

西黄村遇敌伪金蝉脱壳

这李班长前脚走，敌工部又给陈平派了一个新任务，因为没人可派，徐濂部长就让他自己找一个帮手，互相有一个照应，陈平接受了任务，立马出发，到孙村找到自己的干哥们王殿明，并把自己用的长枪给了他。

这一夜是阴历十五左右，月明星稀，两个人先后去了西黄村、小营、李营及附近的几个村子，通知这些村子的保长按约定时间到平南敌工部驻地加禄堡开会。一路上相当顺利，不承想回来的路上在西黄村与黄村之间遇上了驻黄村的伪军巡逻队，看见两个人半夜三更行色匆匆断定是八路，问了口令不见回答举枪就打，陈平撒开嗓子喊：“官爷，别开枪，我是天宫院的老百姓，来黄村请大夫的。”边说边拉着王殿明出溜到马路沟里爬下了，这伙伪军也没上当，长短家伙一起招呼，把他们俩压的抬不起头来。

这陈平主意多，叫王殿明撒腿往北跑，差不多五百米左右等着，尽量藏好了别露头别打枪。再看陈平不着急不着慌，把外面的棉衣脱下来放在一个稍高的岗子上，从沟底撅了个树杈，摘下棉帽子挂在树杈上，朝着伪军的方向打了一梭子盒子炮，逼退了敌人，然后一猫腰顺着马路沟子迅速的找到王殿明，说了声：兄弟，走着。两个人顺着大沟先向北再向东然后向南，绕路把王殿明送回了孙村。这一路上黄村的方向枪声不断，间或还听见小队长的嘶喊：兄弟们，把他们围住了，这两个小子跑不了了，遇见咱哥们他们的死期到了……

后来听人说，巡逻队打了一宿，天亮一个活的也没抓住，一件棉袄净是窟窿飞着棉花，再看那顶帽子都没有帽子的样子了。这次遭遇战，让伪巡逻队留下了话把儿：

巡逻队的枪法准，
一宿不睡真叫狠，
当兵的臊眉耷眼，
当官的没脸见人。

里应外合端炮楼

礼贤东炮楼里的李班长拿着陈平给的五千块钱准备票回了趟天津老家，按约定回来找到陈平，商量为八路做点事，陈平在下这步棋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要把礼贤东炮楼给端喽。

腊月里的一个晚上，八点多钟，王绍基接到徐濞部长的通知，带着白金友、霍炳忠率三百多人到了荆家务村，这是一支由县大队、区小队、手枪队和七十八团的一部分组成的队伍。县长阎占彭也来了，他一个劲猛夸陈平干的漂亮，并把一支配备机枪的三十人的手枪队交给了陈平。一行人十点多进了礼贤镇，快步占据了炮楼对面的商会，翻过厕所的围墙，靠近了炮楼墙根儿，连着往房上扔了两块砖头，李班长以两声咳嗽做应答暗号，然后下房去开门。聚众打牌的伪军官问李班长干什么去，回答说买两包烟，这军官还要占便宜，让给捎两盒呢。

这李班长出得门来在预订地点见到陈平，把今天晚上的口令告诉了手枪队，然后领着队伍一直朝炮楼走来。哨兵问了口令，问李班长怎么这么多人，李班长按陈平教的答到：“他们是安定巡逻队的，过来暖和暖和。开门吧！”门一开，训练有素的战士们上房的上房，把门的把门，叫声缴枪不杀，伪军一个个乖乖的站立一排，枪不用缴，都在墙上挂着呢！一枪没放就把东炮楼给解决了。这边一得手，就开始架枪向胡部射击，王绍基带的大部队早把礼贤围了起来，机枪步枪一顿猛打，炮楼西边的伪警察所先怯了阵，赶紧喊话：“八路祖宗，别打了，我们就十几个人，我们知道八路的政策缴枪不杀，投降，都投降。”这一仗，缴获大枪一百多支，手枪八支，手榴弹十五箱，子弹万余发，连人带车装了足足五大车。

陈平先在狼各庄后在礼贤的工作，得到了平南县委的高度认可，几天以后，在西荆家务村堡垒户家里召开了由敌工部全体成员参加的关于“策反工作的政策和策略的主题会议”，平南县县长阎占彭和县财政科长出席会议，县委书记苏玉振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顺手牵羊

敌工部部长徐濞命令陈平和刘志忠、焦振铎三个人一同去大押堤炮楼，对十一区的那个伪中队喊话。喊完话，跨过铁路到大古营一带村庄去收缴“良民证”，以杜绝那一带村庄的部分投机分子利用“良民证”，私自往城里贩运猪、羊肉从中牟利。两人饭都没顾上吃，就着急执行任务去了。找到焦振铎后，同去大押堤炮楼，三个人轮番喊完话，就马不停蹄越过铁路。到大古营村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群众都早已吹灯睡觉了。他们三人从村东头进村，一眼就看见路北有一户人家，三间北房都点着灯，三个人悄悄扒开篱笆，走到窗根底下，用舌头舔破了窗户纸，往里一看，原来是有四个人正在灯下打牌。细一看蹬着炕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古营村西头炮楼里姓魏的小队长。他们看罢，一合计，就一同破门而入，三枝枪同时指向伪小队长。

陈平趁他吓得发怔的当儿，利索地下了他的手枪，递给身旁的焦振铎，老焦熟练地退出子弹，就又把枪递给了伪小队长。而后说：“走，到你的炮楼里去。”有他引路叫门，一都很顺利。进屋以后，陈平对敌小队长说，“今天我是专门接你来了，跟我们一同来的有县大队，你们的大古营村早已被包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赶快下令，集中枪枝弹药，而后找大车送走！”姓魏的伪小队长说：“那没问题。我一定照办。不过，我看你们既然来了这么多人，还是先拿下白家务中队的炮楼，到那时，你们只要喊一声，我立即就跟你们走。”陈平一见他要耍花招，就说：“甭管那么多，你先按我们所说的办！不是不相信你，如果到时你不听我们的，不就更费事了！”伪军小队长无奈，只好下令集中枪枝弹药，一共是二十多支大枪，七箱手榴弹，足足装了两大车。临行前，魏小队长哀求说：“如果咱们就这么走了，今后我们要是一回家，被他们抓住，非得枪毙不可，要是放一阵枪再走，还能落个我们没顶住，被你们打败了的名儿……”陈平等三人一商量，认为可以。结果，让他们放了二百多枪，又扔了两箱手榴弹。三人才押着二十多人和两辆大车出了村。出村一看，那个姓魏的小队长就后悔了。原来哪有什么县大队，就是他们三个人！一直走到杨各庄才碰上区小队，他们三人把这二十多人、两辆大车交给区小队，让他们直接送李家巷。三人才又返回大古营去完成收缴“良民证”的任务去了。

枪案之前

事情源起侵华日军对我冀中解放区多次扫荡后，我冀中部队之一部来到窑上、公议庄一带，日军从琉璃河、窦店、良乡和黄村调动部队围剿，在窑上村战斗中不但死伤惨重，还被八路军在转移中拔掉了北章客的河工据点。附近民团没有接应，由此引发日本人的不满，意识到散落在民间的武器不能对付八路军了，所以发起了收枪运动。

在收枪运动中，有一千多支枪被日本鬼子收缴，存放在宛平县政府所在地长辛店。

我涿良宛县长阎占彭，敌工部长陈宗奇找到大皮各庄乡乡长韩天经，来商量怎么才能把这些枪弄到手。阎占彭县长说：“韩天经同志，感谢您在前些日子收枪运动中对我们的帮助，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已经把您所所做的工作报给了上级，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司令员也知道了这件事，希望您能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贡献。”阎县长的一番话，让见多识广的韩大乡长受宠若惊：“不敢当，不敢当，这些都是鄙人应该做的。”“现在有有这么个情况，让我们的陈同志向您介绍。”陈宗奇同志开门见山：“事情是这样的，有一部分枪呢被日本人收了，集中存放在长辛店宛平县警察所，我们想不能把这些枪留给日本人，可是苦于不清楚长辛店的具体情况，为了尽可能减少牺牲，我们决定派人进去侦察一下。据我们了解，您有个哥哥叫韩天功，是宛平县的税务股长，就住在长辛店镇里，所以呢，还得麻烦您把我们的人带进去，安排好落脚点，配合我们完成这个任务。”“这个这个这个……不是我不帮忙，八路同志，鄙人是有一个哥哥在长辛店，我负责引荐也没问题，可我不敢保证进去的同志安全。一是这长辛店日本人占着，二是想把镇子里的情况摸清楚，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三来我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们没问题，可要是我哥哥一家有个好歹，我在族人面前也没法交代……”陈宗其说：“这个请您放心，您只管把我们的人带进去，见了贵兄长，您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韩股长的安全问题由我们负责，只要他不向日本人说，我保证不会有问题。”“那什么时候去？”事不宜迟，明天出发，我们给哥

哥准备好了礼物，我替同志们谢谢您！”

第二天一早，永定河左堤路上，由南向北走来了三个人，中间走着的就是大高各庄村的开明地主韩天经，从上到下一身上好的绸子衣服，头上扣一顶瓜皮帽，鼻梁上架一款时髦的墨镜，手里摇一把折扇，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怎么看都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左边这个伙计精明干练，眉清目秀，肩挑一擦食盒，他就是敌工部的郑承勤，右边挑挑子的汉子正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冀中十分区四十三区队政委岗彪！

闲言少叙，头晌午三个人就到了长辛店，卡子里的伪军松松垮垮，无精打采的对进出镇子的人进行例行检查。到了三个人跟前，只见韩天经亮出良民证：“兄弟们辛苦，本人是三区大高各庄的韩天经，这两个人是我的伙计，我们这次来呢一是看看我哥，另外我找个木匠给他打几把椅子，行个方便了哪几位。”话音未落，变戏法似的甩出几包烟卷。“感情是韩股长家里来人了，您还客气什么呀，赶紧进去吧，别耽误了晌午饭。”

一行人三拐两拐，就来到了韩天功家，叫开门，寒暄过后吃罢饭，说明了来意，韩天功汗就下来了：“八路兄弟，小人也是没有办法才干了这么一份伪差，你们干的也是掉脑袋的事，我一个出点事还则罢了，可这但凡出点事，一家老小都跟着我倒霉呀！”郑承勤说：“哥哥放心，您好好配合我们工作，最多三天，我们就走。至于现在的形势，我不说您也应该知道，日本人蹦跶不了几天了，希望您能认清形势，配合我们完成任务，也给自己留条后路。我们也不是不管不顾的人，这几天您该上班上班，我们的任务不用您参与，三天后我们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韩天经接过话茬：“哥，如果有人问起来，年轻的这位您就说是老家新添的伙计，来大地方见见世面，另外一位您就说是请的木匠，添置几件家具。其它的您放心好了。”

就这样，两个人住进了宛平县税务股股长韩天功的家，两个人早出晚归，侦察了三天，摸清了藏枪地点、守备情况和敌人的活动规律，胜利的完成了任务。临出长辛店，还忙里偷闲打出了四把太师椅，韩天功一家老小从心里佩服：八路里面都是能人！

杨福增摘掉“丧门星”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一种鸟最不招人待见，学名猫头鹰，我们这片管它叫夜猫子，人要有这个“雅号”准好不着。日本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活跃着一个便衣特务，就是活脱脱一个夜猫子，哪个人或者哪个村沾上他，一个字“没好”！这个狗特务姓桑，人送外号“丧门星”，仗着有日本人撑腰，这小子有事没事就往东西枣林庄、南北研堡一带跑，缺钱了就说你们村里有八路，找碴勒索钱财，祸害老百姓，村子里的老百姓对他又恨又怕，保长也拿他没辙。

老百姓拿他没辙，大兴县委敌工部有办法，除了他呗！张志强，杨福增，王世恒等人开会，研究怎么样为民除害。杨福增把侦察到的情况做了汇报：“这个丧门星为什么老在这一带转悠，感情他在东枣林庄有一个相好的，每每在村子里敲诈出钱来，吃饱喝足了就去情妇家睡觉，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民除害。”张志强插话道：“这是个好主意！”杨福增接着说：“我已经跟东枣林庄的保长垫话了，让他们严密监视这家伙，再来蹭吃蹭喝，嫖吃嫖住，派人给咱们送信儿，多行不义必自毙，他就是作死。”“好，就这么办。”商议妥当，同志们分头准备，单等丧门星活的不耐烦送上门来。

也该饶这小子倒霉，没出正月，这小子故伎重演，来到东枣林庄保公所，通匪通共通八路一顿咋呼，保长少不了买菜做饭打酒筹款招待他，一面派人找我们队伍。这个送信儿的在陈各庄联系上杨福增，一见面就兴冲冲的喊：“来了来了，这个丧门星来了，正在喝着呐，快点，别让这畜生跑了。”杨福增喊上另外两个人，小跑着奔向东枣林庄，两个村子隔着二里地，没一会就到了。到了村公所，这家伙早就耐不住性子，酒足饭饱后跑到姘头家里去了，只要没回黄村就行，丧门星呀丧门星，你小子的末日到了！

三个人在保长和送信人的带领下，转身奔丧门星情妇家跑去。到了院门前，杨福增对保长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还有更艰巨的工作等着你们，不要露面了，想好回头跟鬼子怎么说，剩下的交给我们吧！说着话，已经跨过栅栏，来到了东房窗户根儿，另两个人堵住了门，就跟有人喊号似的，齐刷

刷破门破窗而入，一束手电的强光照得丧门星睁不开眼。这动静光亮着实吓了他一跳，正在兴头上的他一下子就软了，就算留他一条命，后半辈子也做不成男人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再也不干这苟且之事了，给您钱，我兜里有十个大洋，不够的话容我些日子，我给您一百，不不不一千个大洋，饶我一命吧！”“姓桑的，你是坏事干尽了，你好好想想，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想活命，先穿上衣服跟我们走！”这家伙平日里派粮派款，作威作福，派头大了去了，今儿吓的连裤子都穿不上了。最后，敌工部人员把他五花大绑，用破裤衩子堵上了嘴，押到村南林子里。平日里作威作福的丧门星看见给他挖好的坑瘫倒在地：“爷爷饶命，我还有点积蓄，只要留我一条小命，您要什么我给什么！”杨福增冲挖坑的伙计摆了摆手：“姓桑的，我就纳了闷儿，谁借你的胆子，成天介正经事不干，游手好闲，东家吃西家要的，你有多少个同伙？老实交代。”丧门星调整了一下呼吸：“我们是日本便衣队的，皇军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共产党的情报，我管魏善庄火车站这一片，所以对老少爷们多有得罪。成立时五十多人，失踪了几个，现在能见上面的就剩四十多个了，经常接触的不多，我知道的跟您如实交代。”这家伙把哪个村的谁谁谁借开杂货铺为掩护搜集情报，某某某利用开大车店为掩护搜集情报，某某某利用在庙里当和尚搜集情报，还有个人成天出来要饭，实际上也是便衣队特务，谁在安定活动，谁在采育活动，谁在礼贤活动，一五一十交代起来。杨福增心想：这可是重要情报，也是今天的意外收获，怪不得几个月来我们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牺牲，感情日本汉奸的便衣队已经无孔不入了。这个丧门星作恶多端一定要除掉，不然我们的保长就会有危险，杨福增挥了挥手，两个队员挥铲把丧门星活埋了！

十里八村的老百姓知道丧门星失踪了，都高兴极了！

没多久，敌人布置的汉奸便衣队及他们布置的联络处也被我们大兴武工队给“拔钉子”了！

李聚奎调查黄村事件

1946年1月14日，李聚奎乘飞机离开承德到北平参加由北平军调处我方召开的军区参谋长会议，前来接人的是先期到达军调处的耿飏同志，机上还有从张家口接到的罗瑞卿同志。在飞机上了解到军调处于13日开始进入协和医院正式办公，而我方代表团住所在东城翠明庄饭店。

抵达北平的当晚，李聚奎向我方代表叶剑英同志汇报了热河方面的工作。因解放区的参谋长没有到齐，会议取消，叶剑英便让李聚奎先留在军调处工作。

第二天，李聚奎就代表我方进行了黄村事件的调查。

1946年1月15日上午八点，在军调处办公室，李聚奎与一名佩戴少将军衔的国民党代表和一名佩戴上校军衔的美国代表各带一名翻译乘车出发。

先经过国民党大兴县政府(南苑)，在这里做短暂停留。这时，伪县长来了，开始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地向调查组（主要是李聚奎）讲了“共军”进攻黄村的情况，说我军在黄村打了仗，拆了房子，抢走了老百姓的东西。他说完后，李聚奎反问他：“你根据什么说我军进攻了黄村？”他说：“有现场摆在那里。”这事，李聚奎在出发前就已经向我们掌握情报的同志进行了了解，知道在这一带虽然有我冀中游击队活动，但不可能到黄村去打仗。所谓“共军”进攻黄村，很可能是敌人编造的假情况，污蔑我军破坏国共和谈。所以，李聚奎觉得没有必要同他们进行争论，还是到“现场”看看再讲。

随后，李聚奎和国民党及美国代表来到了黄村。一进村，就见到有一群老人、妇女和小孩聚集在路旁，一见调查小组到来就跪下磕头。

这时国民党代表抢先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李将军，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向李将军讲。”

李聚奎一看这一群所谓的“老百姓”，不伦不类，就没有理睬他们。接着伪县政府的人员领着他们到了村边，从地里捡了几个子弹壳，说这是八路军在这里打仗时撒下的子弹壳；还领他们看了一个平顶房子上面被抓掉的花墙，说这是被八路军拆掉的；最后又领着他们到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里，指着

布满灰尘的炕席和撒着一些旧书和花生皮的地下说，这是被八路军抢了东西的房子。

看了这三处“现场”之后，李聚奎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他们说没有了。

这时国民党代表就提出要回去，美国代表也提出要回北平去写调查结果的报告。李聚奎提出“现在不能走，要在现地判明真假才走。”并指出：“所谓八路军在这里打了仗的三件证据完全是假的。”

他们听李聚奎这么一讲，一下都愣住了。这时，那位美军上校耸了耸肩，不得不让李聚奎讲下去。

李聚奎说：“首先是村边的子弹壳，根本就不是最近的。”他拿出当时从地里捡起的子弹壳，递给美军上校，说：“你是一名老军人，总知道刚打过的子弹壳是一个什么样子吧？而现在这些子弹壳，已经生了锈，少说也是半年前用过的。所以，说这是我军这几天打黄村撒下的，纯属是无稽之谈。”

“第二，所谓八路军拆了房子，而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房子上面的花墙被碰掉了几块砖，根本谈不上是拆了什么房子。”李聚奎接着慢慢地说：“如果说八路军在这里打过仗，那么留着这些花墙倒是可以作掩护，不需要把它拆掉。所以——”他说到这里目光中透出蔑视，“这不是军队为了打仗拆掉的，那是那些毫无军事常识的人有意做的假象。”

“第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间房子里撒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被八路军抢过东西留下的现场，更是毫无根据的。”李聚奎向他们指出：“你们看炕席上的灰尘，均匀地布满全炕，说明什么？说明是长时间自然落下的，而不是抢了东西留下的。这地上的书和花生皮，则是有意布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间旧房子，而它对面的西房，里面家具整齐，房子干净，还有一位年轻妇女正在做饭。那个房子里的家具没有丝毫乱动的迹象。因此，这个八路军抢了东西的现场也是有意布置的假象。”

最后李聚奎向他们说：“根据上述情况完全可以断定，八路军根本就没有在这里打过仗，所谓在这里打仗、拆房子、抢东西以及那些村民的请愿，完全是有意制造的假象。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把问题明确后再回北京。否则，今天晚上不能走。”这一番话，义正辞严，有理有据，驳得国民党代表无话可说，美国代表见国民党代表不吭声，也泄了气，只好连声说：“是的，是的”。表示同意这个判断。

调查小组回到北京后，美国代表说：“我们写一个统一的调查报告吧！”

李聚奎强调说：“写一个统一报告当然可以，但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能做虚假的表面文章。”

这时，国民党代表又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美国代表无可奈何地说：“既然你们双方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就各自写报告吧。”

后来，李聚奎把实地调查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交给美国代表，而美国代表也把他自己写的报告给李聚奎看，他们俩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一次调查，是军调处成立后的第一次小组行动，也是我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针锋相对斗争的开始，取得了很好的战果，用叶剑英参谋长的话说：“你头一炮就打响了。”这次黄村调查，在《李聚奎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录，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

王福林只身俘敌

1946年3月，王福林编到13旅骑兵侦察连。6月，冀中纵队第3支队改称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8旅。这是一支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之中具有光荣传统、威名显赫、战功卓著的老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绥远、张家口、清风店、石家庄、冀东平北、平津、太原、扶眉、兰州、宁夏等战役，以作风顽强、攻击力强悍而威震华北，战斗力在华北我军各部中首屈一指，有“野八旅”之称，是晋察冀军区头等主力师。

1946年10月，解放军打张家口的时候，有一天王福林一个人出去执行送情报的任务，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了。远处时时传来枪声，解放张家口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想到我们就要取得胜利，王福林心情愉快，眼看马上就要到部队营地了，不由得脚下加紧了脚步。

张家口的十月，天气已经转凉，树叶开始变黄，在夕阳的照射下非常好看。当走到一个小树林的时候，他忽然听到前面有人一边说话，一边向这边走来。作为一名军人，特别还是侦察连的班长，他立即警觉起来，马上隐蔽到一棵比较粗的树后面，透过树林的缝隙向外观察。

影影绰绰的一群人走来，从那些人骂骂咧咧的口气，他猜测这些不是好人。等这伙人走近，当走到离他还有十几米的时候，他终于看清了这是一伙国民党兵，一个个松松垮垮，败不成军。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只是一个人，作为军人的本能，他猛地从树后跳出来，大吼一声：“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威武的气势把这些人镇住了，吓得一个都不敢动。

其实那时王福林的枪里只有一颗子弹，如果双方真的挑起火来，王福林必死无疑。

他喝道：“谁反抗谁先死，都老老实实的。”

但是那些人是从战场上打散下来的败兵，哪里还有反抗的意识。

那些人看着从树丛里跳出来的王福林，乖乖地把枪放在了地上。

王福林看了看：“把大栓都卸下来，自己扛着枪站前边。”他严肃地命令着。

那些人就纷纷地卸下枪栓，然后把大枪杆扛在肩上。王福林挑了一个大高个的老兵，让他把枪栓收拾起来，然后排着一队走在前面。他在后面看押着，指挥道路。

到部队营地时，岗哨发现了这一队人，一拉枪栓问道：“干什么的？”

“八路长官别开枪。”领头的喊。

王福林这时跑了过来，“打开营门，这是俘虏。”

就这样，他把这些人押回到部队。有战士过来清点俘虏人数，一共是16人。

战友们看见他一个人押送回这么多俘虏，都非常吃惊。连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好你个小个子，让你送情报，回来还捎带着俘虏这么多人！”

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是我军的经典战法，解放战争期间，在平南的榆堡、固安一带，我冀中部队就进行了一次围城打援的成功战斗。

1946年12月9日，国民党九十四军向固安县城进攻，我军七十五团二营与兄弟部队相配合，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战斗的最初两天，七十五团一营、三营在团政委赵绍昌、副团长兼参谋长梁璞指挥下，在固安县城周围打击敌人。敌人为了加强攻击力量，不断地从后方抽调援兵。趁敌人后方空虚，七十五团一营、三营奉命挺进敌后，打击敌人的援军。

榆堡是敌人在平大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北平支援进攻固安之敌的补给线、交通站，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和一个保安队。为了切断北平与固安之敌的直接联系，固安保卫战开始后第四天夜里，七十五团一营、三营渡河北进，包围了榆堡守敌。为了各个歼灭敌人，迅速取得战果，三营佯攻路东之敌军，一营集中兵力攻歼路西的保安队。保安队驻在路西一所大院里，在村北口文昌阁上设有一个哨所。根据敌人的态势，一营确定：三连担任主攻，一连攻歼村北口所，二连为预备队。

午夜，三连从西边隐蔽地穿越村舍，前进到敌前沿阵地，展开部署。以全连的四挺轻机枪组成火力组，二排组成爆破组，一排为突击队。经过临战前的组织准备和政治动员，连长崔景林一声令下，火力组猛烈向敌人齐射，二排长傅存亮指挥爆破组，冒着敌人手榴弹的轰击，在敌人占据的高房墙根下进行连续爆破。刹那间，房倒屋塌，硝烟弥漫，一部分防守之敌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一排长程尚忠乘势率突击队冲进院内，占据有利地形，堵住敌人东逃之路。二排、三排也迅速冲进大院，逐屋攻歼残敌。经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了守敌，打死打伤和俘虏敌军七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五十余支、弹药及物资一部，我们只轻伤一人。拂晓，一连也胜利地攻歼了村北口文昌阁上的哨所之敌。

从北平方向来的敌增援部队一千余人，以装甲车为前导，南进增援固安。团命令一营、三营就地布防，挖掘工事。下午两点多，敌人在装甲车掩护下，

从西北方向蜂拥而来。一营营长杨国珍、教导员王康在前沿阵地指挥各连准备战斗。敌两辆装甲车在前，步兵梯次跟进，在炮火掩护下从西面向我军发起攻击。三连在正面担任阻击。当敌人冲到百米之内时，营长命令全营从正面、侧面猛烈向敌军开火。敌军冲在前面的步兵死伤过半，活下来的躲在装甲车后面团团转。营长组织侧射火力打敌步兵，并命令我连组织爆破组，攻击敌人的装甲车。连长崔景林指挥一排带爆破组抢占了西南角一个高地，向敌装甲车发起攻击。敌装甲车见势不妙，丢下步兵掉头回窜。三连乘势向敌人发起攻击，三营也从南面包抄过来。在一营、三营合击下，敌丢弃尸体和伤员，狼狈溃逃而去。我军打死打伤敌百余人，缴获轻武器一部。

七十五团为了进一步配合野战军开展战役，遂与冀中独八旅二十二团合兵北上，解放了平南重镇庞各庄。

战斗在冀中的英勇战士——耿玉亭

耿玉亭是一位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1946年8月在采育镇凤河西岸英勇就义，牺牲时为大兴县路北区区区长。

耿玉亭出生时，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加之连年灾害，民不聊生。父母希望耿玉亭的出生能够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好运，也希望他今后能够有个好未来，因此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金根”。

1934年夏，他到冯玉祥部队当兵。1937年，他来到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参加了抗日队伍。入伍一年半后，金根由于表现突出，很快被提拔为23团的连长，不久在整编中又被提拔为营长。后调到大城县大队任大队长。这时，金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玉亭。

1944年夏，耿玉亭从抗大毕业回来后担任晋察冀和冀热辽两地通信交通的交通队长。这项工作看似没有危险性，但交通线处于敌我交错活动区域，敌人为了封锁我们的联系，也经常对我交通线进行干扰破坏。面对复杂的敌情，耿玉亭一到工作岗位，就开始熟悉交通线情况，建立联系点，设置各种情报送达预案等。

交通队建立时只有5、6个人，后来增加到10余人。地委在牛头庄，距离通县100余里，这100余里是敌人封锁的重要路线，敌人经常出来盘查行人，抓捕我方人员，险情时有发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交通队几乎每天都接受任务。对重要情报交通，耿玉亭要亲自护送。经过耿玉亭交通队送达的情报，件件落实到位，没有一次落入敌人之手，保证了党中央、军区重要文件、大量书信、报刊，源源不断送往冀热辽地区。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加紧调兵遣将，收买地主武装，开始抵制共产党和八路军接收地方政府。在大兴县他们收买组织地主武装和还乡团，对共产党进行破坏、暗杀、抵制，又把人民置于血腥统治之中。

县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耿玉亭同志去路北接任区长。耿玉亭没有讲任何条件，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耿玉亭带着民政助理、组织委员田载耕、李国章，从团城出发，走了

50 多里路程，深夜来到采育区罗庄村李国章家，准备隐蔽下来恢复地区工作。

李国章家的一个汉奸亲戚知道情况后，将李国章骗出家中，对他软硬兼施地进行逼供，李国章成为可耻的叛徒，将耿玉亭供了出来。第二天，天还没亮，大兴县国民党保安三大队大队长冯兆文派中队长蔡德元带领七八十人，包围了罗庄。当耿玉亭发现敌人时，敌人已经在眼前。他和田载耕顽强抵抗，打死几个敌人后，终因寡不敌众，两人身负重伤被捕。1946 年 8 月 20 日，两人在采育镇凤河西大桥西岸壮烈牺牲。耿玉亭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英勇壮举，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影响。

围歼土匪张滑机儿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掠夺胜利果实，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处于平津冀结合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成为国民党掠夺的重点。

1946年，国民党军队对我冀中根据地的平南解放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同时还利用特务进入我解放区刺探军政情报，造谣惑众，策动叛乱，严重破坏了我解放区的建设和巩固。

1945年初秋，在盘踞河北的王凤岗的授意下，活动于平津冀地区的土匪、恶霸组织起多个“黑杀团”，共有十多股。他们抢劫商民，勒索财物，绑架、暗杀共产党员，残害无辜百姓，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农耕生产。

冀中解放区各地针对这种情况，与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先被剿灭的，是活动于平南地区的黑杀团。

平南地区黑杀团是大兴、安次、永清、固安四县的反动武装，分为两个中队。团长外号张滑机儿，是固安人。团丁有60多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地主、地痞流氓、土匪，劣迹斑斑，是一伙儿亡命之徒。

匪首张滑机儿一个人亲手杀害的我党员干部就有七八个。

“共党天下长不了，穷棒子想翻身，门儿都没有。打到河北去，抢钱抢粮抢女人。”在张滑机儿的鼓动下，土匪们穷凶极恶，在1946年的7月越过永定河窜到大兴境内。

“封锁路口，把人都集中到场院听老子训话。”张滑机儿吩咐手下的土匪。

“父老乡亲们，现在社会不安宁，我来保护你们了。你们也要拿出诚意来，慰问一下我们弟兄们，考虑到咱村小，你们就出5000大洋、5000斤白面。”

“什么，没有？别他妈的装穷，八路军来了你们怎么什么都有了？”

“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除此之外再出20个女人，模样要好的。”张滑机儿咋咋呼呼地说着。

“乱什么？要反啊？机枪准备！没有，就别怪老子不客气。老二，你是本地人，谁家有什么你最清楚，带弟兄们去给我搜。”张滑机儿说。

老二是一中队队长张崇德，是大押堤人，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土匪。

“老三，你好生看着他们，有不听话的，机枪伺候。”张滑机儿下达着命令。

老三是二中队队长韩荣俭，董各庄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面对着土匪的暴行，乡亲们是敢怒不敢言。

他们在这一带的胡作非为，很快就被报告到大兴县保安大队。

打掉这股土匪，为百姓除害！战士们纷纷请缨。

政委苏玉振、副大队长王绍基马上召集主要干部开会研究敌情。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目前，敌人有60多人，都是惯匪，战斗力很强。我们这方县保安大队成立于1946年3月，有五个中队，总人数不足200人，每个中队有一挺轻机枪，四个中队装备七九步枪，一个中队装备三八枪。但四、五中队被大队长带走执行任务去了，目前能够集中起来的只有三个中队120人，并且这三个中队还不能全带走，要留一个中队看家。同时战士们都是新兵，战斗力不强，要打掉这股土匪有困难。

副政委何全志说宛平大队就在河西岸的窑上一带，可以跟他们联合作战。

“好，那咱们就共同作战，将这股土匪一举歼灭。”政委苏玉振下定了决心。

宛平县保安大队长杨国珍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也早就对这股土匪恨之人骨了，一听说要打张滑机儿匪部，马上集合队伍，按大兴保安大队的要求准时进入预定地点。

张滑机儿一伙儿还在这里闹腾。

曹各庄村北是庄稼地，村南是一个大水塘，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公路。

“把敌人赶出村子，别伤着群众，村北是开阔地，留一个中队三挺机枪不让他们向北逃窜。其他队伍从两侧向敌人进攻，把敌人赶进水塘一举消灭。”副大队长王绍基布置战斗任务。

战斗打响了，张滑机儿想向北突围进入庄稼地，进了庄稼地就如龙入大海。但不承想，刚一出村机枪子弹就如暴雨般的打了过来。

“不好，有埋伏，快撤！”有土匪发现了我们的部队。

往哪里跑啊，东边有大兴保安大队，西边有宛平保安大队，两边加起来，人数上有绝对优势。

“缴枪不杀！”喊杀声惊天动地。张滑机儿一伙惶惶如丧家之犬，慌不择路，很快就被赶到了村南。

村南是个大水塘，水虽然不深，但这竟是胶泥，踩上去拔不出脚来，拔

出脚来，鞋就被陷进泥里。

“大哥，我的脚扎了。”

“不好了，团长，我们队长被打死了。”

土匪们乱成一团。

“稳住，稳住，跟老子往外冲。”张滑机儿还不认输。

“哒哒哒！”机枪怒吼，愤怒的子弹射向敌群。

“爷爷们，别打了，我们投降。”土匪们受不了了。

“谁投降老子就枪毙谁。”张滑机儿亡命徒的本质露了出来。

“啪！”张滑机儿倒下了，土匪们为了活命，不知是谁在背后打了他的黑枪。

“团长死了，我们投降了！八路爷爷别打了！”土匪们在泥塘跪倒一片。

此次战斗打死打伤土匪 36 人，俘虏 22 人，缴枪 50 余支，张滑机儿的黑杀团被我军全部歼灭。

赵玉春独闯虎穴

1946年春天，在解放区前沿阵地的宛平县县委、县政府，宛平县大队一起驻在庞各庄镇。为解决有了布匹而没有丝线、钮扣、领钩、裤钩而做不成军装的燃眉之急，县长马迅曾先后两次派人进京购买，但都去而不归。他想再派人去，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时，被服厂负责人赵玉春申请去完成这个任务。马迅县长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嘱咐道：要多兑换些法币，完成任务该通融的要通融。并一再叮咛，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赵玉春把兑换好的法币缠在腰里，快步流星踏上征途。当他走近黄村饮马井火车站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有一个戴墨镜的特务向他迎面走来，他只好硬着头皮朝着迎面而来的特务走去。在这万分紧急的当儿，他的老相识警长张华堂出来了，他有意识地高喊了一声，“大哥，你来接站啦？”张华堂一看是他，连忙说：“可不是吗。兄弟你要进城吗？车快进站了，快去买票吧！”这一问一答，使得那个戴墨镜的特务一声没吭，扭头就往回走。这时火车已经进站，他登上火车还没坐稳，就一眼看见还乡团队长张鹏风风火火地带着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兵丁，跑步来到车站，他心想，这小子很可能是冲我来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时，只听得火车笛一声长鸣，火车徐徐开动了，他的心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进城后，他就住在天桥一个朋友家，此人姓王名宝林，夫妻二人在这开了个理发馆。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赵玉春托朋友采取多人，多处，少量购买的办法，整整用了三天半的时间才把所需物资买齐，装了鼓鼓囊囊一大包袱。当他告别了朋友，坐火车回到黄村火车站时，太阳已经平西。他知道下了火车搜身检查这关最难过，为顺利度过这关，一下火车他就朝着接站的站警警长张华堂走去。打过招呼后，低声恳求道：“大哥，还得帮忙让我度过检查这一关！”张点头会意。二人远离检查站口，假装聊天，待检查人员撤走后张华堂说：“兄弟你这次的差使是给他们办的吧？”说着他用右手的拇、食二指做了“八”字的手势。“你怎么知道的？”“实话告诉你吧，那天你进城刚走，你们镇上的还乡团一个姓张的队长就到站上打听你的行迹。为你，

他们十多个人整整在站上等了你三天三夜，昨天傍黑才撤走，听说在路西都给你挖好了坑儿了，要活埋你呢！”赵玉春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心想此地不可久留！

张华堂把他送出了车站。他顺着京开公路往南疾步向前走着，见张庄子路口站定一人，打过照面之后，那人慌张地向张庄子方向走去。他一想这准是去报信呀！跑吧！就向有人下了命令一样，他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中堡村北方收住了脚步。回头看时，见天宫院以南的公路上影影绰绰有十多个人跑步紧追。赵玉春心想，来吧，再往前去有你们的好儿瞧。不料敌人一看到了前沿阵地，只好殃殃归去。这里赵玉春暗自庆幸跑得快，不然非把小命儿搭上不可。

天黑以后，他兴冲冲地走进县政府大门，到了马县长住所。他高喊了一声马县长，马县长听出是他的声音，快步迎出门来，说了声“可把你盼回来了！”说着他亲手为赵玉春解下背在背上的包袱。当赵玉春一五一十地向县长汇报了完成任务的经过以后，马县长高兴地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太辛苦了，我代表县政府，代表部队的全体同志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你真不愧是个智勇双全的好小鬼！”

伏击旧州壮丁队

大兴县旧州，现属廊坊市，位于礼贤南侧。抗战时期，日军在此设立有据点，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掠夺胜利果实，这里被国民党军队所占领，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的一个营，同时驻有地主武装——榴犊乡大乡队。

大队长王子贵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手下有一百多人，分为两个中队，一中队长王子清，是他的叔伯弟弟。二中队长刘廷贵，是他把兄弟。

他们盘踞在旧州城里的关帝庙，自比桃园结义的刘关张，说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此时，大兴境内我方的力量相对薄弱。县大队是新组建的，去年9月份，我大兴县保安大队主力编入了分区直属的平南支队，被抽调走了100多人，两挺轻机枪和好一些的枪支也被带走了，老兵只剩下70来人，后来陆续招收了一些，也不足200人。

情况如此，但也不容敌人嚣张。大队长王绍基，政委苏玉振、副政委王烽台研究决定，就拿这股敌人开刀。

根据情报，三天后，他们将去旧州城外30里的石庄户一带讨伐。人数是一个中队，带队的是一中队长王子清。

三位首长经研究马上部署战斗。

拂晓前部队进入预定地点，不到10点，王子清带着三十几个人大摇大摆地出现了。看他们进入伏击圈了，王大队长一声大喊，打！

战士们一起开火，打的敌人蒙头转向。

节约子弹，冲上去！王大队长命令道。

冲啊，杀啊，战士们跳出了藏身地点，扑向敌人。

别看这帮小子平时耀武扬威的，一听枪响马上就找不着北了。这会儿看这么些人扑上来了，我的妈呀，跑吧。

枪太沉，扔了。

手榴弹碍事，扔了。

这帮家伙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保命要紧。

清点战利品，打扫战场，王大队长见好就收。

半个月后，老实了一阵的大队长王子贵一伙又欢实起来了，扬言要报仇。

看来是没把他打疼啊，这回好好教训教训他。

几位领导制定计划，决定再给这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第三天上午，大乡队又来了，这回是大队长王子贵亲自带队，只留了少数人看家，近百号人全来了。

来了正好，来了就让你有来无回。

一中队堵住村口，别让他们进村，进村会伤着群众。

二中队绕过去，别让他们跑了。

好，各单位注意，打。王大队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缴来的机枪发挥了作用，子弹雨点般的射向敌人。

不好，有埋伏。王子贵从马上滚落下来，躲在了树后。

是共军，弟兄们，给我打。他叫嚣着。

冲进村去，让穷鬼给咱挡子弹。他命令着。

十几个土匪跳起来往村里跑。

啪啪啪，枪响了，埋伏在房顶、院墙后边的战士开枪了。

大队长，村里也有埋伏。匪徒报告着。

往南撤，占领制高点。等待国军支援。这小子不愧是惯匪，一点儿都不慌张。

土匪们乱糟糟地往村南跑，那里有两座废弃的砖窑，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他想错了，三中队早就埋伏在那里了。还没到跟前，三中队就开火了。

不好，大队长，我们被包围了，土匪们慌了。

冲出去，跟他们拼了。王子贵大声嚷嚷着。

土匪们的队伍松动了。

速战速决，吹冲锋号。王大队长知道此处离旧州城不远，不可恋战。

滴滴答答的冲锋号响起来了。

冲啊，杀啊，喊杀声响成一片，县大队的战士们猛虎一样冲向敌群。

跑吧，共军太厉害了，再不跑就跑不了了，敌人溃败了。

这次战斗击毙伪中队长刘廷贵，击毙 11 人，伤 5 人，俘虏 32 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武装了县大队。王子贵的队伍损伤大半，不久与别的土匪火并，被打死，这一股土匪再也闹腾不起来了。

钢筋铁骨的战士

我们曾经感动于《红岩》中的江姐，她经历了敌人的酷刑，而依然忠诚于党。今天，要说的这个人，也同样面临敌人的酷刑而坚贞不屈，他就是田载耕。

田载耕 1927 年 1 月 5 日生于大兴县长子营一个地主家庭。父亲田久儒从小就教育他，长大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从八岁起读私塾，历史上那些民族英雄的事迹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就具有爱国情怀。12 岁的时候，眼看着联庄会为抗击日寇收枪而英勇战死的乡亲们，他没有惧怕日寇的暴行，反而激发了打击日本鬼子的决心。他 17 岁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兴县采育区任财政助理、民政助理和区组织委员。因为他参加革命，敌人常来他家搜捕、威胁和敲诈勒索。有人看见他，就问：“你家不愁吃不愁穿，上有老，下有小，不在家过安生日子，非提心吊胆地去当八路，拿命闹着玩，你图什么呀？”他解释说：“我个人什么也不图，但是有日本鬼子作威作福，有冯兆文这样的土匪祸害老百姓，不打倒他们，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吗？我图的是老百姓翻身得解放！”

1947 年 7 月 26 日（农历六月初九），田载耕随区长耿玉亭来到采育区罗庄村，试图隐蔽地进行恢复地区工作。但是当时罗庄驻有冯兆文三大队的一个班，班长立即带人包围监视了他们，并亲自到采育报告了队长冯兆文。

第二天天不亮，冯兆文派中队长蔡德元带着七八十人，还有两挺机枪，包围了罗庄。当耿玉亭和田载耕发觉后，已经晚了。

俩人经过抵抗，子弹打光了。耿区长烧毁了文件。敌人见没有枪声了，就冲进院子，一阵搏斗以后，终因寡不敌众，俩人被捆绑起来，关押进采育据点

土匪在采育大集上遇见了来卖粮食的赵县营的村长郝金贵，说：“你怎么当的村长？出了个年轻的共产党。”就也抓了来，与耿玉亭、田载耕押在一起。

三大队副大队长司德庆劝降说：“只要招供，我保你没事，可以回家团

聚，也可留下来，给你个队长当。”

田载耕怒喝一声：“呸！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劝我投降，瞎了你们的眼！”

司徒庆恼羞成怒：“给我拉下去。”敌人用棍子打、皮鞭抽，凉水灌，火筷子，倒绑在梯子上，在嘴里灌辣椒水，折腾了几死几活，但未从他嘴里说出一句口供。

就连负责动刑的小队长都束手无策了，对司徒庆说：“这小子是铁了心了，我看拉出去毙了算了。”

“那太便宜了他。”司徒庆咬牙切齿地说：“给我用竹签子钉！”

耿玉亭、田载耕和郝金贵各捆在一根明柱上。几个敌人拿来一把劈得又细又尖的竹签子，先给耿玉亭钉，后又给田载耕每个手指甲里都钉了一根。穿透手指，直刺手心，每钉一根，都要晕死过去，醒过来后，问一声说不说，不说再钉。顺着十指滴血啊！

郝金贵家花了一百五十石麦子，买通了三大队和看守人员，这才免了刑。当敌人不在场时，郝金贵用牙叼着把钉进田载耕手指里的竹签子一根一根地拔了出来。又要给耿区长叼出来，耿玉亭摇了摇头，嘴唇都咬破了说：“不用了，看他们还有什么招！”

敌人终于无计可施了，于1947年8月2日，在采育西大桥下面，杀害了两位英雄。

永定河堤伏击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疯狂进攻我解放区，冀中十分区处于京津保结合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敌我争夺的重点地区。为保护胜利果实，根据上级指示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大兴县大队、大兴保田大队于1947年10月合编为大兴县独立营。王绍基为营长，王凤台为副政委。

大兴独立营成立后，挺进永定河北，开辟根据地。为打开局面，两位首长决定打一场伏击，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打好这一仗他们做了精心的准备。

10月15日拂晓，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驻在榆堡的国民党工兵二十四团一个营和固安十一区的几十名壮丁，押着几十辆大车，沿永定河堤，经过十里铺、辛安庄、马屯，到石佛寺、贾屯抢粮食去了。”

我军来到河北敌人尚不知道，敌明我暗，机会难得。

王绍基为营长，王凤台将这一情况连夜派人通知当地县委负责同志，经过商议后，决定在曹辛庄村南大堤上打一个伏击。

全营三百多人，天亮之前悄悄地开进了阵地。

曹辛庄坐落在大堤北岸，与河床平行，东西走向，有百十户人家。村与堤相距四五百米，正在射程之内。村西南堤下，原是北堤第六防务段衙门，有地上物可以隐蔽。村东南堤上有个龙王庙，虽然屋顶没有了，但砖墙还在。堤里遍植河柳，河滩上是一片豆子地，河坎直上直下，有一人多高，河水又浑又急。最有利的是，在龙王庙东边一百多米的方，河堤拐了个弯，中间是开阔地，最宜侧射。

下午两点多钟，敌人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抢够了，还在口袋里塞满了花生和小枣。他们押着几十辆大车，车上装满了抢来的玉米、花生、豆子和高粱，从石佛寺上了大堤，一直向西走来。

敌人渐渐进入了伏击圈。

王营长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抱头鼠窜。敌军官察觉中了埋伏，但又无路逃脱，硬逼着士兵冲杀，妄图杀出一条生路。

但几次冲杀，换来的只是更多的尸体。

还是壮丁队狡猾，他们熟悉地形，趁乱逃跑了。剩下的国民党工兵营士兵在阵前卖命。他们有的是七八年的老兵，武器好，清一色美式装备，凭借着堤坡和树干做掩体，负隅顽抗。

战斗打响后，又派区小队十几个人，沿着交通沟绕到西押堤，从敌军背后开了火。

敌人曾妄图沿着河滩往西冲过去，但遭到隐蔽在柳树丛中一个班的猛烈射击，又缩回去了。

一直战斗到晚上八点多钟，敌军无路可逃，只得一个个从河坎上跳进河里。

我们的战士追赶到河边时，开心地说：“他们都吃饱了，喝足了，又逛河灯去了！”

这次战斗缴获敌人三挺机枪、几十只步枪，至于扔在河里的枪弹和被水淹死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没去清查过。

首战告捷，大兴独立营的战士们信心倍增。在1947年10月到1949年初的一年多时间内战斗100余次，打死打伤敌人2000余人，缴获了一大批物资，为大兴全境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浑河双杰

在浑河岸边，丁守仁、丁守信是响当当的人物，当地人称“浑河双杰”。

他们是亲兄弟，榆堡镇留土庄村人，老大丁守仁，老二丁守信。回族，贫苦农民出身，1944年初，家乡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兄弟俩同时参加了革命，哥哥丁守仁当了民兵队长，弟弟丁守信也成了民兵骨干。

1944年7月，日军为阻碍八路军活动，强令老百姓把平大公路两侧二里地以内的高秆庄稼全部砍掉。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冀中十分区平南支队决定给敌人以打击。根据上级安排，丁守仁带领20多个民兵参加了战斗，在辛立村桥北配合平南支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战斗结束后，丁守信把4个被击毙的鬼子装入麻袋，沉入了天堂河河底。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内战爆发。1946年初夏，住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向南进攻解放区，地主还乡团趁机向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为打击地主还乡团的反动气焰，在宛平县委领导下，组成了宛平县复仇大队，田勇任大队长，丁守仁任副大队长，丁守信为一小队队长。不久，宛平县复仇大队改称良宛县复仇支队，丁守仁任副支队长，丁守信任副中队长。他们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对敌斗争英勇果敢。薛营村地主还乡团头目薛某，残酷杀害村农会、工会干部，罪大恶极。1947年4月的一天晚上，丁守信带领一个排，包围薛家，趁其不备，冲进屋内，将其生擒，为民除了一害。在战斗中，他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他常说：“枪一响，咱这一百多斤就豁出去了。”1947年深秋季节，部队攻打码头镇据点，两军对峙中，丁守信颈部中弹受伤。连长让他下去，他摸摸伤口，诙谐地说：“兔羔子的枪法是跟师娘学的，只会给人挠痒痒，光穿破了层皮，连拿个荣誉证书也不够资格，瞧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他们！”部队发起冲锋后，他一跃而上，亲手活捉了敌人一个小队长。

后来，良宛复仇支队改称为涿良宛独立营，丁守仁任副营长，丁守信担任二连副连长。

1947年春天的一个夜间，独立营转至石堡村。丁守仁等营领导设下计策，

故意走漏风声，诱敌上钩，伏击敌人。果然，第二天天刚亮，盘踞在榆堡的敌人在还乡团队长兰德友带领下，直奔石堡而来。刚到履磕村南，隐蔽在壕沟里的独立营一连战士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抱头鼠窜。兰德友退进一片坟地，吓得头都不敢抬。此时，埋伏在东麻各庄的二连在张庆礼、丁守信的指挥下，已从西、南、东三面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在四面包围下，大部敌人被击毙或活捉。

1947年6月20日下午，涿良宛独立营200多人从雄县出发，行军30余里，来到小谢村西隐蔽。小谢村是敌据点，驻有敌军一个连。村子四周有土壕围子，西口还有碉堡。天黑后，为摸清敌情，丁守信带着通讯员孙明山去捉“舌头”。在靠近据点时被敌发现，询问口令。丁守信灵机一动，立即答出：“我们是化三团的。”“化三团”是国民党王凤岗部队的番号。不想敌人不上当：“不管你是什么团，问你口令！”并用枪指上了他们。孙明山见势不好，忙一拉丁守信的衣角，两人躲到一棵歪脖柳树后面。敌人开枪射击。丁守信向孙明山要了一颗手榴弹投掷过去，孙明山也开枪还击。正在丁守信待机上去捉俘虏时，被敌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丁守信牺牲后，丁守仁继续带领涿良宛独立营英勇战斗，1950年10月，丁守仁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来以正师级离休。

刘启才饮弹牺牲

刘启才，又名刘建章，1916年出生在丰台区西管头村。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历任冀中军区战士、班长、排长，涿良宛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平南县大队大队长、平南县支队副支队长。1946年10月因叛徒出卖，在前辛庄壮烈牺牲。

刘启才自幼习武，胆子又很大，在小伙伴中间很受推崇。卢沟桥事变后，平南沦陷。刘启才和许多青年一起被日军抓到枣林庄车站做劳工，刘启才在地下党员宋焕茹的引领下秘密串联，组成敢死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磨断了绳索，杀死日军哨兵，带着缴获的枪支参加了冀中的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刘启才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勇敢的抗日先锋战士，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冀中军区派遣大批武工队员深入敌后，开辟游击战场。刘启才奉命带领一支30余人的武工队来到了永定河北。

为了不让敌人发觉，白天他们藏到苇塘里，夜晚就出来活动。当时他们弹药紧缺，为了搞到一批枪支弹药，决定先拔掉西管头村的警察所。

这天警察所长赵良，正带着几个警察打麻将牌，被突然闯进来的几个人夺去了腰间的手枪和墙上的长枪，喝令脱下警察服，说：“先借用一下！”

当天下午他们穿着警察服出现在丰台火车站对面的小饭馆里，几个刚下火车的日本军官，叽哩哇啦地正在喝酒，他们凑上去假意劝酒，敌人不知是计，喝得酩酊大醉，被下掉了枪，捆绑在椅子上。他们扬长而去，钻进一望无边的青纱帐。

1944年初，武工队先后拔除郭公庄、六里桥、长辛店、西局、芦城等据点几十处，使日军龟缩在丰台和北平城里不敢妄动。

花神庙据点是日军训练伪军的大据点，有300名伪军和一个小队的日本兵。由于局势紧张，日军晚上不敢在这儿住，只叫伪军看守。林绍德是这个据点的汉奸头子，仗着有一二百条枪，没有把游击队放在眼里。为了教训敌人刘启才决定拔掉这个据点。

为了打好这一仗，刘启才亲自察看地形，掌握敌情，和同志们研究，决定智取。当天深夜，他带领 20 多个武工队员和几十个民兵隐藏在据点周围，干掉了哨兵，上房压顶，然后开始喊话：“伪军兄弟们，我们是八路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扔手榴弹了。”敌人只听窗外一片喊口号报数的声音，吓得不得了，也不知来了多少八路军，只听房顶上刨开了洞，以为要扔手榴弹，吓得只好乖乖地把枪扔出窗外。几个企图逃跑的汉奸被刘启才一枪一个打死在墙头上，剩下的全部投降了。武工队带走了伪军的几个小队长，交给解放区审判，拉走了 189 条枪和一些粮食。其余的伪军经过教育全部释放了，一把火把这个据点烧了个净光。

1944 年 12 月，平南县大队与十分区 43 区队四大队合并，改编为平南支队，白宗善为支队长，刘启才为副支队长，平南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强大。

1946 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刘启才又带领涿良宛县大队，在永定河两岸打击敌人。1947 年 10 月的一天，刘启才和通讯员郭昆隐蔽在前辛庄堡垒户胡大娘的家里。叛徒胡景林得知消息，向宛平县的敌人报了信。敌人派出大队人马包围了前辛庄。刘启才发现冲不出去了，迅速销毁了文件，提枪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搏斗，打死打伤多名匪军。堡垒户胡大娘将他藏进地洞。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胡大娘装病躺在炕上，用身体压住洞口。敌人找不到刘启才，便下令抓来几个乡亲吊在庙里的大树上毒打。刘启才不忍心乡亲们为自己受苦，奋不顾身冲出洞口，又与敌人搏斗一番后，将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喉咙，英勇牺牲。

1984 年，芦城乡政府在前辛庄村北，当年埋葬刘启才烈士的地点为其修立了纪念碑。2004 年，大兴区人民政府对烈士墓进行修缮保护，让后人永远怀念革命先烈。

巧劫敌军饷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大兴境内的我党武装改编为大兴县大队，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后撤到永定河南休整，1947年重回河北恢复根据地。大队长王绍基想抓个舌头摸摸情况，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二中队长王泽长。

王泽长30多岁，老家山西，参加八路军后随贺龙的部队来到冀中，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他被安置到老乡家养伤，大部队撤离时他的伤还没有痊愈，组织上就把他留在了地方。

抓舌头对于王泽长来说是小菜一碟。榆堡据点驻守的是王凤岗的白脖子。这些人大多数是这一带的地痞流氓，消息灵通，抓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情报。

清早他带着侦察班出来，先到榆堡据点附近查看了一下情况，稍作准备。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白脖子犯馋偷偷溜出来喝酒，王泽长一看机会来了，也装作食客，悄悄靠上去，两家伙还没反应过来，黑洞洞的枪口已顶在了胸前。

“别说话，跟我们走。”王泽长低声命令。

“长官，您别开枪，我听您的。”这两家伙平时吆五喝六的挺牛，这回知道碰上硬茬了，乖乖地跟着他们出去。

完成了任务，顺着平大路往北返回营地。

正值中午，天气炎热。

“找地方歇会儿吧，饭还没吃呢。”有队员提议。

王泽长是山西人，滴水不漏，抓舌头的时候，也没忘把两桌饭菜卷回来。

他们选择了一处公路的拐弯处，离开公路，到一处树荫下休息吃饭。选择这里公路两边都可以看到，有情况可以随时处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安排了岗哨，岗哨设在了路边的一棵大杨树上，这里站得高看得远。

“咕咕，咕咕。”两声布谷鸟的叫声。有情况，这是事先约定好的信号。不大一会儿，一个放哨的队员跑过来。

“队长，北边来了一辆大卡车，插着旗子，是国民党的军车。”队员报告说。

“有多少人？”王泽长问。

“看不清楚，估计人不多，是敞篷的，后边没坐人。”放哨的队员回答。敞篷车，后边没人，驾驶室里坐不下几个人，王泽长盘算着。

王泽长看看地形，又看看自己身边的队员，下定了决心，干一家伙。

一切准备就绪，车摇摇晃晃地开来了。

行至转弯，“吱——”前边有树枝拦路，司机紧踩刹车，车停住了。车上下来两个国民党兵。

国民党正规军果然训练有素，下车后并没有急着搬障碍物而是端着枪警觉地四下查看。

这是死路，容易有埋伏，国民党兵意识到了危险。

倒挡，转弯儿，好像要跑。

王泽长举枪射击，队员看队长开火也纷纷射击，蒋军士兵被枪声吓了一跳，马上卧倒。

“冲！”几名队员冲上了公路。

平大路很窄，掉头不容易，司机忙了半天还没把车头掉过来。见有人冲过来，伸手掏枪射击。

“啪！”子弹在王泽长耳边飞过。

他妈的，敢开枪。一名队员开枪还击。

“哗啦！”车窗玻璃碎了。

“别开枪，那车是咱的了，别打坏了。”王泽长开始算计这车了。车拐不过来了，司机跳车要跑。没跑几步就被两名队员按倒在地。

“队长，咱发财了。”率先跳上汽车的队员打开了车上的口袋，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

“什么情况？”王泽长赶了过去。

钱，钱，还是钱。

“这么多钱，”“发财了，发财了。”大家纷纷说道。

“拉回去，打扫战场，回营。”王泽长下达了命令。

经清点，这次战斗缴获现金 8400 万元（旧币），这是国民党驻固安一个营的军饷。

夜掏小哑巴儿

小哑巴儿，原名崔树芳，是河北省易县人，他在当黑队时曾被我方俘虏，他装哑叭骗过了我方人员，释放后投靠反动地主武装，充当马前卒。先加入壮丁队，后干起了特务营生。经常打骂群众，心毒手黑，杀人不眨眼，曾多次谋杀我地方干部，做恶多端，民愤极大。

他行踪诡秘，出没无常。1947年秋季的一天，我方情报人员得知，他和老婆孩子住在庞各庄东聚成粮行院里，涿良宛县政府决定除掉这个反革命，于是派手枪队的王梦光、张英华、王永才三位同志执行这个任务。三人从北章客村动身，趁月黑天摸到东聚成后门儿，借南邻的墙头爬上房去，王永才手握美制自动步枪，腰间插着盒子枪第一个上了房，以房上的烟囱为掩体，用枪对准挂白门帘的小北屋，见屋里亮着灯有人在说话，张英华手持盒子，肩背马枪第一个下房入院，王梦光同志随后下了院子。正在屋里开会的几个乡保长，全然没发觉任何动静，张英华突然挑帘而进，用枪一指说：“不许动！”这帮家伙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张英华同志命令他们：“不准喊叫，不准出屋，只许这儿待着”，随后，王梦光和张英华二人迅速摸到三间正房窗下，破门进屋一看，只见东间屋炕上躺着一个妇女、一个小孩儿，正在睡梦中，小哑巴儿的被窝也在，人却已踪影全无。待屋里屋外搜寻时，只见西间屋里装满花生皮子，别无他物，他俩一核计，此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于是便悄然离去。当他们绕到十字街时听到街中复合号门前有人朝天上放了一枪，便倚在墙角处，准备消灭几个敌人，但听了好一阵子，没见有什么动静。他们三人便轻松地绕过西戏楼，李家菜园子，从河南村奔田窑去了。

事后，听情报人员说，他们走后好半天，乡保长们才仓惶地从屋里跑出来，竟把院内架上的葫芦给撞掉了一地。小哑巴儿当时就像刺猬一样，钻进花生皮子堆里，听了这个消息三人懊悔不及，恨自己当时没想到他会钻进花生皮堆里，虽然吓得小哑巴儿三天没敢出门，可总觉得不如逮住他解气。

解放后，此人已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在门头沟。逮捕时，他正在自磨石板，一见我公安人员便吓得魂不附体，手中工具“呱哒”一声落了地。绑赴刑场

执行枪决时，他尿湿裤裆，哆里哆嗦，一身软骨头架子，往日的耀武扬威，早已渺无踪迹。

平大路上打伏击

平大路是我冀中十分区内的一条重要交通线，对敌我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大兴独立营是我党领导下，活跃在永定河沿岸的一支重要武装。

1948年夏天，大兴县独立营参加了胜芳保卫战以后，回到永定河北，打了几次胜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7月27日那天，营长王绍基和副政委王凤台接到庞各庄区长侯希荣的一封信：在平大（京开）公路上，最近每天下午有敌人军用卡车往南去，第二天上午满载小麦返回北平。押运的敌人不多，建议打个伏击。

两位首长打开地图，认真查看了地形。经过研究，决定打一仗。

他们把伏击地点选在了小营村西，这里南距黄堡六里，北距庞各庄十二里，公路沿线只有这两个据点，附近都是青纱帐，便于设伏和撤退。

第二天拂晓，一连指导员曹治平和排长孔宪文带领一连二排进入预设阵地。

七点钟刚过，从南边公路上开来两辆军用卡车，等车开进了伏击圈，曹指导员一声令下，几十颗手榴弹在汽车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炸开了花，紧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

前面的一辆车失去控制开进了马路沟里，第二辆车的司机一看大事不好，丢下车一头钻进了路西的庄稼地。

一阵火力打击之后，滴滴答答的冲锋号吹响了，我军在机枪、步枪火力掩护下发起冲击。

时间已近7月中旬，麦收后播种的玉米已经长起来了，有人的大腿那么高，玉米地的沟垄里还种植着黄豆或绿豆，冲击速度受庄稼的影响不够快，冲至距敌六七十米处，敌人已经把重机枪从大车上拖下来，占据射击位置，开始阻拦扫射，一下打倒了我们十几个人。受敌火力压制，我正面攻击部队被迫卧倒还击。敌人的重机枪在射完一排子弹后，出现短暂间歇，我们发现敌人试图派人到车上取子弹，则集中火力射杀取子弹的敌人，连续打倒了四、

五个。

没有子弹，敌人的机枪哑了，只有三八大盖稀疏的声音，就在这时，我们从两翼攻击的连队也包抄过来，看到敌人进入包围之中，我方指战员情绪高涨，同时向敌人发起新的攻击。

为了减少伤亡，在连长的带领下战士们在冲到离敌人 30 米之内，开始用手榴弹招呼，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除数名敌军漏网外，全部被歼。

战士们在地里找到司机，把车上的 8000 公斤小麦拉到了东梨园，侯区长安排大车把小麦运往根据地。

这正是：平大路上打伏击，恶霸土匪不再狂，威震敌胆劫物资，独立营的英雄美名扬。

此后，独立营一直活跃在平大路两侧，在独立营的打击下，平大路不再任由敌人畅通无阻地运送物资，逐渐成为连接我根据地的重要交通线。

孙恕血洒长堤

孙恕是我区解放战争期间牺牲的烈士。他是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牺牲时年仅28岁。

孙恕，1921年1月生于大兴县芦城乡前辛庄一户贫农家里。曾任村抗联主任、区秘书、宛平县第四区区长、城联部内勤干事等职，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4日，在诸葛营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孙恕一家生活贫苦，十来口人，只有十几亩沙地。13岁时，因生活所迫，进城当过两年童工，受尽折磨。但是他识字很多，心灵手巧，记忆力好，会打珠算，毛笔字也写得不错。

抗日战争期间，区干部靳宗民常到前辛庄开展工作，常住他家，孙恕较早地接受了革命道理，并在抗日斗争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1944年，他刚23岁，就担任了前辛庄抗联会主任。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掠夺胜利果实，挑起内战，地主土匪趁机反攻倒算，为保护胜利果实，孙恕在上级的安排下积极开展了斗地主和妇女解放等活动。地主恶霸对他恨之入骨，想方设法杀害他。

不管敌人多么疯狂，孙恕始终在四区一带坚持对敌斗争。

1948年10月的一天，城联部内勤干事孙恕、武装部长边彭年和武工队长张云华在留民庄、前辛庄开展工作，第二天凌晨三点来到诸葛营，住在村西北角堡垒户赵书田家，同时通知了保长李玉民为我军筹备军粮。

李玉民原是为我党办事的，后来被敌人收买，充当了伪清乡队的秘密情报员。10月4日上午，李玉民向伪清乡队长贾子芬密报了这一情况。

贾子芬当即率领一百多人分南北两路包围了诸葛营，又紧缩包围圈，封锁了赵书田家

进入堡垒户赵书田家中后，他们住在了没人的西厢房，赵书田说要给他们安排饭，他们没让，一是怕麻烦老乡，二是此时点火做饭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解下干粮袋就着赵书田送来的开水吃了起来。

奔波了一天，他们实在是累了，没多久就靠在炕上睡着了。

尽管睡了，但他们依然警惕着。在战争年代同志们很少脱衣服睡觉，这样一有事起来就可以走。

孙恕和武装部长边彭年把头靠着窗户迷瞪着，大概过了有一个多小时，孙恕和武装部长边彭年都听到了房子上边有响动。

孙恕让边彭年捅醒其它人，然后用手指沾点唾沫捅破窗户纸往外一看，房顶上有几个人影晃动。

坏了！遇到敌人了，敌人把房顶压了（占领制高点，上到房顶）。看来敌人是有准备来的，我们几个要是从院子里向外冲肯定是冲不出去，好在赵书田家留有后窗户，跳出窗户就是庄稼地，那样就安全了。

孙恕让人捅开了后窗户，悄悄从里边往外溜。

孙恕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就在孙恕身子出来了一只腿还在房子里时，敌人往他们住的西厢房里开枪了。

他们冲着敌人连开了几枪，趁着夜色冲出村子，村西就是永定河大堤，过了河就是我们根据地，敌人是不敢过河去的。孙恕告诉同志们向西撤退，他说，我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你们先撤，我掩护。

孙恕在一堵矮墙后阻击敌人，估计同志们已经走远了，才边打边撤，在向永定河大堤撤退的过程中，孙恕右腿中弹了。

这回你往哪儿跑，说，你的同伙在哪儿？贾子芬恶狠狠地问。

在这儿，孙恕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轰地一声巨响，孙恕壮烈牺牲了，英雄的血染红了永定河长堤。

采育“三大队”的覆灭

提起采育“三大队”，大兴区东南一带稍稍上点儿岁数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说起这个“三大队”，名称应该是“伪大兴县警备队第三大队”，因为驻扎在采育，所以一般就叫采育三大队，或干脆就叫三大队，三大队的大队长是冯兆文。冯兆文是距离采育不远的大皮营村人，本来也是贫寒人家出身，14岁才上一年多私塾，16岁开始给人打工，18岁时进入直系军阀部队当兵。当兵以后，他开始见风使舵。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胜利，冯兆文便转身投奔奉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将部队撤回关内。冯兆文见东北军大势已去，第二年便回到家乡，先在采育镇当警察，后又到韩营村自卫团谋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度投身我冀中人民自卫军，任副营长。不久，因见我人民自卫军生活清苦，便携枪逃离。在采育镇商团谋得团长之职，以给商家护院为名，开始干起绑票、贩枪等土匪勾当。从此，冯兆文以采育为据点，扩展自己的势力，成为采育的一霸。

1938至1939年，日伪军想到采育一带收缴民间枪支，他坚决抵抗，参加了阎墨缘组织的采育下路地区反日伪收枪斗争。斗争失败后，他回到采育，继续从事土匪活动。

1945年4月底，日军近万人在通州、采育一带进行“扫荡”，冯兆文势力受到动摇，躲避到万庄一带。后在日军和汉奸的威胁利诱下，答应他回采育，允许他召集旧部，网罗土匪，成立伪大兴县警备队第三大队，任大队长。至此，冯兆文公开投敌，开始死心塌地走上与人民为敌之路。

日本投降后，冯率其汉奸武装百余人逃往南苑，被国民党大兴县政府改编为县保安总队第三大队，冯任大队长。

采育三大队在冯兆文、司德庆、蔡德元的带领下，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杀人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先后杀害县区村干部15人，无辜群众81人。包括中共大兴县一区（采育）区长耿玉亭和助理田载耕。

1948年5月，冯部被改编为河北省保安十一团，冯任团长。但是当地百姓仍习惯称之为“三大队”。

1948年12月13日，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进至采育、青云店地区，冯从采育带一部分人逃匿到永和庄村。永和庄村何姓地主，花钱在采育保安三大队给儿子买了个排长，冯兆文经常过来到他家喝酒。

冯兆文正在房间里一边喝酒，一边跟何地主聊天，突然听见房顶上打枪，他生气地问：“房顶上干嘛呢？”

“下边有队伍过。”房上回话。

他的部下一惯张扬，见村边过队伍，就向队伍开枪。

本来他们不是我东北军的目标，但是他们的举动使我南下部队受到骚扰。部队经向首长请示，命令坚决消灭这股残匪。当日黄昏时分，战士们一个进攻，就消灭了房上的土匪，院子里的也都举手投降。解放军抓住了冯兆文等数十人，消灭了作恶一方的伪河北省保安十一团（原伪大兴县保安第三大队）。

1949年4月29日，冯兆文与司德庆、蔡德元同时被大兴县人民政府在青云店公开宣判，执行死刑。

吴柳桥细心救战友

1939年夏天，为落实党中央作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党组织选派在冀南五分区党校受训的吴柳桥等人支援华中地区，目的地是江苏省灌云县。由于要过敌占区，这些被选派的干部就化装分散行动。吴柳桥与比他小19岁的同乡彭俊一起，俩人装扮成了去南方谋生的父子俩，收拾一下就出发了。

当他俩走到山东微山湖时，正遇上日本鬼子扫荡，他俩只好躲到一个叫王家峪的村子里。谁知，敌人又包围了村子，他俩夹在村民之中，从村后一条小山沟才突围出去。就这样，他们冲破敌人封锁线，穿越敌人控制很严的陇海铁路，躲过敌人的大扫荡，终于到达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吴柳桥被分配到灌云县做发动群众工作。彭俊被分配到地方武装部队。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华中五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参加了战役。吴柳桥时任运输大队长，组织群众用马车、小推车为前线运粮、运盐、运弹药。陈毅元帅曾经这样总结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毛泽东主席也亲笔题词称赞：“这是人民的胜利”。

吴柳桥在地方工作时期，深入发动群众。解放区有这样一首歌：“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厚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老百姓正是在这样的歌谣声中，推着小推车冲向战场。他们长途跋涉，冒着枪林弹雨，忍着风雪饥寒，车轮滚滚，夜以继日，不辞千辛万苦，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

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吴柳桥所支援的部队正是同他一起南下的老乡彭俊所在的部队。多年没见了，他就从撤下的队伍里寻找彭俊，但是却没有见到彭俊的身影。

吴柳桥很是担心，他就顺着刚才部队战斗过的地方往前寻找。

这里到处是炮弹爆炸后的大坑，弯曲的战壕，遗弃的子弹壳，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他紧张地在战壕中穿行，顾不得脚下的坑坑洼洼，他边往前急走，

边四下张望。突然，在一个战壕的拐弯处，他几乎踩到一个人。他停住脚，蹲下来仔细一看，这正是已身负重伤的彭俊。部队撤退的时候，彭俊已经昏迷过去。因为是在一个角落，没有被战友发现。他拍了拍彭俊的脸，大声喊着：“彭俊！彭俊！”看见彭俊还有呼吸，二话不说，就把彭俊扯起来背在背上，转身跑了回来。

被他一颠，彭俊醒了。他虚弱地问：“谁呀？”

吴柳桥听见彭俊的话，心里顿时一热，眼泪就涌了出来。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说：“你醒了？我吴柳桥，你爹！”

彭俊听见吴柳桥这个名字，心里一放松，就又晕了过去。吴柳桥说完，不见他说话，顿时心里一沉，刚才的高兴都没了。他停下来，慢慢地放下彭俊，摇了摇，“彭俊，咋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彭俊慢慢睁开眼，说：“我没事。”

吴柳桥大喊：“你吓死我了！”弯腰抱起彭俊就又跑了起来，一气儿就送进了战地医院。

激战板家窝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冀中地区以汉奸王凤岗为首的部队被为国民党反动派改编为“国军队伍”，他们作为反共急先锋开始配合国民党部队进攻解放区。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冀中十分区第20旅在旅长刘秉彦的带领下开始反击。

这次战斗是由七十五团最先打响，七十五团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八路，是我冀中十分区的主力团。

1948年深秋，七十五团从霸县东部夜间急行军向雄县板家窝一带奔袭。当日拂晓赶到板家窝，为摸清敌情，派通信班的班长郭建华一人到前方侦察敌情。

部队的作战方案是，以七十五团三个营又一个团直属机炮连之兵力，彻底歼灭王凤岗保安一旅的一个营。具体部署是以一营在南边，二营在东面，三营和直属机炮连作为战略预备队，包围歼灭敌人的这个营。

当时二营动作太快了，一下就插到了敌人驻地。

郭建华侦察时，发现敌人部队才起床正在出早操时，敌人也同时发现了郭建华，幸亏敌人出早操没随身带着枪，等拿了枪追赶郭建华时，他已经跑出很远了。

郭建华回来报告说：“敌人兵力大概在一个营左右，才起床，正在出早操，还没有吃早饭”，正在这时，敌人追赶着也打到了前沿阵地，二营部队一看敌人部队上来了，打！长枪、短枪、机枪、手榴弹一顿猛打，敌人死伤不少。

当部队追击到雄县小庄村一带时与王凤岗的主力精锐部队保安一旅遭遇，于是，一场决定冀中十分区敌我力量平衡的激烈决战开始了。

敌情有变，部队迅速从围歼战改为防守阵地战，王凤岗保安一旅和“土顽”（地方杂牌反动武装）开始向七十五团疯狂地进攻。

七十五团迅速将这个情报上报旅部。这是送上门来的肥肉。王凤岗是在本地经营多年的惯匪，十分油滑，我主力多次围剿都被他避开了，这次七十五团充当了诱饵，钓到了大鱼。

刘秉彦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很快计划制定完成并传达到各作战单位。

七十五团固守待援，任务艰巨，既要守住阵地，还要粘住敌人，让敌人觉得有利可图，别认为这是一块硬骨头，啃不动跑了。

为保存实力，七十五团的防守阵地采取三角形配置，前轻后重。

前边的人员少，但任务艰巨，要给敌人留下我方人员不足的假象。

这样前面打得异常艰苦。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到了这样的情况：机枪的枪管打得发热不能再发射子弹，只好找旁边的小河沟里用水冷却枪管接着再打，机枪手牺牲了换上副射手接着打，有的连队阵地被敌人突破，敌我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拼刺刀。

敌人越聚越多，三个主力团再加上“土顽”部队全都围上来了。

这时刘秉彦司令带着二十旅的援军赶到了，从外围将王凤岗保安一旅和“土顽”包围的严严实实。援军到了，消灭敌人的时候来了，同志们冲啊，七十五团在中间开花，内外夹击。

敌人的战斗意志完全瓦解，部队不停的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

敌人的部队乱了阵脚，开始毫无秩序的向外突围，四处乱窜，炮火准备之后，部队发起了对敌人的总攻。敌人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板家窝一战，王凤岗的主力部队保安一旅被彻底歼灭。从此冀中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了反攻阶段。

击毙张俊谦

1948年春，涿良宛县第三区驻履磕村。有一天，区委书记唐志彬，县手枪队长王梦光和队员王永才、寇金荣等七位同志，住在南地村。早饭后，忽然听见东南方向上响了一枪，高度警惕性促使他们要看个究竟，于是他们七个人便向响枪的方向曹各庄村挺进。刚一进曹各庄村，正好碰上一位拾粪的老乡，王永才同志就问：“刚才这边响了一枪是怎么回事？”“唉，那是庞各庄的小哑巴儿跟还乡团队长张俊谦他们，带着有一连人，刚把赵树森给追的往石堡方向跑了。”唐志彬考虑到老赵他们人熟地灵，对敌人的活动规律也摸个八九不离十，他们就地对策，便转移到前曹各庄村东南去了。王永才说：“今天这个伏击，咱们是十拿九稳。”接着他又向王梦光 and 老唐建议说：“老寇腿上有伤，别叫他跟咱一块儿，如若追击或迅速转移他准跟不上，最好让他隐蔽在壕围子里，准备打回头，这样可以发挥他的威力。咱们几个人散开后，在小树林里选好面向交通沟的有利地形，然后咱们就可以抽袋烟随便聊聊。我断定敌人在石堡不敢久留，一会儿他们就得回来，一准顺这条交通沟走，当敌人接近村庄时，咱们给他来个迎头痛击，他们准往村围子里跑，那时老寇便可大显身手，准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大家一致同意。

果不出所料，不到一个时辰，敌人就从石堡那边过来了。只见他们个个洋洋得意，歪戴帽儿，横挎着枪。有的嘴里叼着香烟；有的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儿；有的说说笑笑漫不经心，毫无戒备。一个留分头，穿皮鞋，高大肥胖的人走在最后边，他不是别人正是乡队长张俊谦！当这伙匪徒走到村边时，王梦光同志一声令下“打！”叭叭叭，嘟嘟嘟，一阵排子枪打得敌人像火燎蜂房、汤浇蚁穴一样，四散逃跑。多数敌人都扑向壕围子，他们刚一露头儿，老寇迅速地扔出两颗手榴弹，紧接着又打出一条盒子枪，敌人知道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个个抱头鼠蹿。小哑巴儿带一帮人向北逃跑了，没去追他们；另一部分则夺路往东南，不要命似的向黄堡炮楼奔跑，挨了一顿兜屁骨枪连头儿都没敢回。最后只剩下乡队长张俊谦和他的护兵两个人。他俩边跑边还击，

跌跌撞撞地跑进村南的梨行，企图抵抗一阵儿，再待机逃走。谁知，正好钻进我们的火力网。区委书记对不远处的老王说：“先别伤害他，留个活口教育他改邪归正，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手枪队长向他喊话，“张俊谦，别跑了，投降吧！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反动透顶顽固不化的张俊谦，一言不发连头也不回，活像一头肥猪，怎么拼命跑也跑不动，只好不时的用美国搂子搭在肩上往后还击。他的护兵虽然跑得了，可又怎么能扔下主子不管呢？只好边跑边还击，回过头来用自动步枪掩护他，同时也想寻找机会和我们顽抗。当张俊谦一步一步地走近一棵梨树下刚要卧倒时，老唐一看他顽固到底死不回头，生气地说，就让你死在这儿吧！叭一枪，张俊谦应声倒下，一伸腿一蹬眼一命呜呼了。护兵一看主子死了，正想换上自动步枪插梭后，冲出包围圈逃走，王永才说：“你也跟他一块去见阎王爷去吧。”二拇指一动，只见护兵的整个身子向后一挺，仰面朝天躺倒在地，纹丝没动就死了。就在一刹那间，他的自动步枪却冲天空响了一梭子。手枪队的几位同志走到近前一看，两个人都停止了呼吸。他们捡起美国搂子，拿起自动步枪，还有百余发子弹。之后，他们找到老寇一齐回驻地去了。

激战河西营

1948年初，解放战争早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但是地处平津保三角区顶点的平南地区环境还相当恶劣，涿良宛县长李景森被捕牺牲；该县独立营营长李润波在辛庄突围战中负伤；安次副县长刘正风等数人被敌人熏死在地道；该县独立营营长张贝珍在柳桁村反围剿中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十分区，战士们群情激愤，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为了贯彻十地委关于“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各种形式的斗争”的精神，以大兴、涿良宛、新固三个战斗力比较强的县独立营组成“北进支队”，代号“延水河部”，挺进大清河北，向永定河沿岸对敌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配合全国战场作战。

王凤岗匪军一年来在大清河永定河间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领导决定在河西营打一个村落防御战，好好教训一下王凤岗。

各部按计划进入阵地，4月29日清晨等来了自投罗网的敌人。当敌人借助猛烈的炮火冲到涿良宛独立营和大兴独立营阵地前五十米左右时，王绍基营长一声令下，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成片的敌人或死或伤倒下一大片，命大的出溜下交通沟没命似的往北跑，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这一幕乐坏了大个子代理连长田熙德，率先持枪冲向溃兵，战士们紧随着田连长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将大部分敌人消灭在这条沟里，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打一仗了，可把田熙德和他的战友乐坏了！

敌人随后又向一连连的阵地发起了几次冲锋，除了留下几十具尸体没有别的收获，狡猾的敌人把主攻方向转向了二连。二连连长傅金山也不是好惹的，没等敌人靠近我方阵地，就派霍星瑞排长做好了埋伏。冲锋号一响，就消灭了三十几个敌人，据后来俘虏的匪兵说，里面愣有吓死的。

前边打着仗，乐坏了村里的老百姓，纷纷送来了煮鸡蛋、炒花生、贴饼子、烙饼，一年来受王凤岗的窝囊气可让子弟兵给出了。

再战王凤岗

河西营一战，把敌人打的落花流水，同时还带回来了三个活的，俘虏供认，这次的主攻部队是七团和十七团，这边打着仗，七团在大范庄吃晌午饭，被打散和消灭的部队就是掩护主力吃饭的，午后就会发动大规模进攻。得到了这个情报，营长王绍基和副政委王烽台商量一下，重新把部队做了部署，派通讯员把情报报告了领导、涿良宛独立营、新固独立营，专等王凤岗来送死。

再说王凤岗，一年来平南作威作福没吃过亏，今个损兵折将，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根本不把眼前的这支部队放在眼里。酒足饭饱，要找回丢掉的面子，给死去的弟兄一个交代，同时，调来了炮兵，反复向我军阵地射击，观察我兵力部署。这小子家底挺厚，竟连续炮击了三十分钟，然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从东（新固独立营阵地）、西（涿良宛独立营阵地）、北（大兴独立营阵地）三面开始进攻。

单说我大兴独立营的战斗，狡猾的敌人利用我方各部队的结合部及柳桁子做掩护，出其不意的冲到我方部队前沿，这里是二连的防区，傅金山和付连长命令上刺刀，在冲锋号的激励下向老虎一样冲向敌人，一点不夸张，战争年代很多敌人一听我们的冲锋号就吓的尿裤子，丧失了战斗力，战士们面对远远多于我们的敌人毫无惧色，与敌人展开肉搏。这时候，王绍基营长派来的预备队也加入战场，敌人扔下武器和同伴的尸体屁滚尿流的撤出了战斗，督战队也阻止不了他们后退的脚步！

战斗进入了间隙，敌人迟迟没有动静，也不知道他们憋了什么屁。王绍基营长和王烽台副政委一合计，由王副政委带两个排去冲一冲敌人，摸一下敌人的动向，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王烽台带着战士们摸索前进来到了贺尧营，发现匪军一部正在向西南方向移动，不管三七二十一迂回截击这部分敌人。这些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还有埋伏，自相践踏，又倒了一大片，丧失了战斗力。十七团团长翟宗周也在乱战中一命呜呼了。

眼见天就要黑了，王凤岗害了怕，他知道我军擅于夜战近战的特点，怕自己走上部下的死路，仓惶向永清西北逃去。

这一仗，我以二十多人的伤亡，重创王凤岗匪军七团、十七团，毙、伤、俘敌一千多人，把敌人打的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一蹶不振，实现了战役预期目标，为恢复大清河永定河地区工作和迎接平津战役打下了基础。

冀中军区为此颁布嘉奖令

“延水河部”自本月 23 日挺入大清河北敌纵深后连获胜利，尤其开口及河西营两战，给狡猾的王凤岗匪军以沉重打击。特通令嘉奖。

